

老年

柴霍甫短篇傑作集

第八卷

老年

趙景深譯



上海開明書店刊行

民國十九年三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二年十月三版發行

實價大洋八角

(實價不折扣  
外埠酌加寄費)

柴霍甫短篇傑作集卷八

“老 年”

(本及叢)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柴 霍 甫

譯者 趙 景 深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杜 海 生

印刷者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五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分店

## 自傳

我，柴霍甫，在一八六〇年一月十七日生於泰甘盧（Taganrog）。起初我在康士坦丁教堂旁的希臘文學校裏受教育；後來就進了泰甘盧中學；一八七九年我進了莫斯科大學的醫科。我那時對於各科都很茫然，不記得爲什麼要選醫科，但既選以後，也不懊悔。第一年我開始在週刊和日報上投稿短篇小說，這些文學上的事業，很早的在八十年代已經成爲永久的職業性質。一八八八年我得到普希金獎金。一八九〇年我到沙哈連島去旅行，後來寫了一本遊記，講到那兒的殖民地和囚犯。除了評論，雜文以及我日常在報上的投稿（那些現在已經很難搜集）以外，我二十年來的文學生涯，已經寫了三百多篇長短篇小說。我還替舞臺寫戲劇。



當然，醫藥的研究對於我文學作品有很大的影響；牠比較擴大了些我觀察的範圍，牠使我得到豐富的知識，這是只有曾經當過醫生的作家纔寫得出來。牠還有引導的力量，大約因為我與醫藥接近，纔能免去許多錯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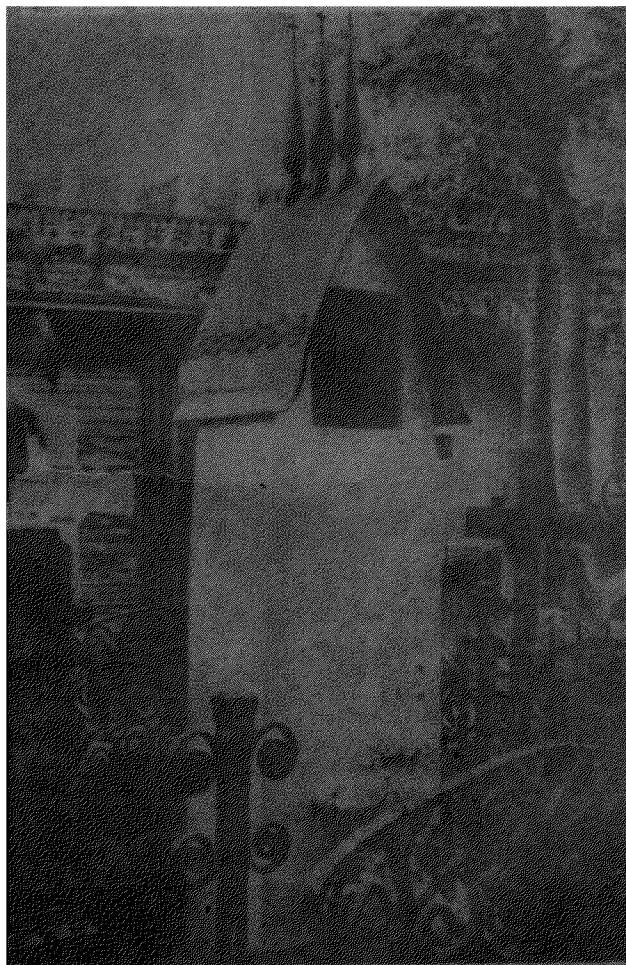
我總想與自然科學和科學方法接近，我想盡力與科學事件相合；如果辦不到，那寧可不寫。我也知道藝術創造的情形並不完全與科學事件和諧。在舞臺上不能表現中毒而死完全與真的一樣。但是科學事件的和諧甚至在這種情形之下也應該感到——那就是說，一定要使讀者或是觀察者明白，只是由於藝術只得如此，而他也須是能夠了解他的。

我不屬於懷疑科學的文學家；我也不屬於任意幻想的文學家。

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一日

目 录 的 者 作 :





幕 之 着 作

# 目次

自傳	卷首
主教	一
信	二八
夢魘	四九
謀殺者	七四
漂泊者	一二二
學生	一四七
老年	一五三
醉酒	一六三

唱詩班·····	一七四
乞丐·····	一八三
校長·····	一九三
熱病·····	二〇六
父親·····	二一八
六號室·····	二三八

插 圖

作者的瞑目

作者之墓

## 主 教

在櫻欄節前夜，彼特洛夫斯基老修道院裏正做着晚禱。分櫻欄的時候已經將近十點，燭光薄暗的燃着，燭心應該剪剪了；一切都好像在霧裏一般。在這修道院的微光裏，人羣似乎像海一般的嘯着，主教包特近三天來身體不大好，他覺得不論男女老少，面孔都好像是一模一樣的，個個人來拿櫻欄的時候，眼睛裏總有同樣的表情。在霧裏，他看不見門人羣動着動着，好像沒有一個完。女信徒們唱着聖詩，一個女尼爲明天做着禱告。

多麼的熱悶呵！晚禱做得多麼長久呵！主教包特疲倦起來了。他的呼吸漸漸的加速，

喉嚨漸漸的焦乾，肩酸腿顫，疲倦到了萬分。宗教的熱狂，尖銳的叫喚，攪擾得他很不愉快。忽然，不知是做夢還是神經錯亂，主教彷彿看見了他那九年不見的母親馬雅：也許是與他母親面貌相同的老太婆，從人羣中走到他的面前來，在他手裏接過櫻欄以後，臨走時不住的回過頭來看他，溫柔慈祥的微笑着，直到擠入人叢中不見，還留着微笑的餘影。不知爲甚，眼淚便從他的臉上流下來了。他的心裏感到平靜，一切都好了起來，他不住的向左邊女信徒方面去看，聽見她們都在念着禱告文，在灰暗的微光裏，一個人都不認識，於是他哭了起來。眼淚在他的臉上和鬚鬚上閃耀着。在他的近旁也有人哭了，遠遠的還有一位也哭了，還有許多位，許多位，都哭了，漸漸的全個修道院都充滿了低泣。漸漸的，在五分鐘以內，尼姑唱起聖詩來；大家便都停止哭泣，一切又同以前一樣了。

不久晚禱便做完了。主教驅車回家，在月光下，快樂和諧而又沈重的鈴聲充滿了花園。白牆，墓上的白十字架，白楊，黑影，以及天空裏恰恰照在修道院上的月亮，現在都似乎愉快的過着牠們的生活，與人類十分親近。這時正是四月初，在溫暖的春天以後，漸漸的

寒冷起來；一陣微霜，在這柔和而又寒冷的空氣裏，可以嗅到春的氣息。從修道院到城裏這一段路是沙地，馬只好慢慢的走，平靜而又光輝的明月照在馬車的兩旁，包特在車內看見許多人從修道院踏着沙地走回家去。大家都沈入深思；四圍的一切似乎溫和，年青而又親密——樹，天空，甚至月亮都一般的可愛，你以為牠們怎樣，牠們總能隨你的心意，變換牠們的調子。

後來車到了城裏，在大街上走着。店門都已經關了，只有大財主歐拉金的商店，正在試着新電光，輝煌有如白晝，引得一羣閒人圍攏來看。後來又走到黑暗荒涼的寬闊街道，過了一條街，又是一條街；又走到大路，開曠的田野，可以嗅到松樹的香氣。忽然在主教的眼前顯現一道高牆，牆後的高樓映在月光裏面，樓旁有五個發光的金色圓屋頂：這就是包特所住的潘克拉泰夫斯基僧院。在僧院上面，同樣的也有夢一般的冷靜的月亮。馬車趕到門口，在沙上發着碎聲；月光把僧院的黑影映在沙地上，石階上有一陣脚步聲……他走到自己的小廬裏，那未入僧籍的小僧向他說道：『主教呵，你剛走不久，你的媽



媽就來了。」

「我的母親麼？她是幾時來的？」

「在晚禱前來的。她先問你在哪裏，後來她就到修道院去了。」

「那麼方纔我在修道院裏所看見的就是她了。天哪！」

主教歡笑了。

小僧繼續說：「她吩咐我告訴主教，明天她再來。她的身邊帶了一個小姑娘，是她的孫女。她們住在阿夫斯揚尼珂夫旅館裏。」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十一點多。」

「唉，真悶人！」

主教在客廳裏坐了一會，自知時已不早，不便再出去了。他的手足有些僵硬，頭有些痛，遍身發熱，很不舒服。他休息了一會，便走到寢室裏去，在寢室裏坐了一會，依舊想念着

他的母親。他的母親已經有了九個孩子，四十幾個孫子。起初，她與她的丈夫在一個可憐的鄉間住，她丈夫是當助祭的；她在那兒住了很久，從十七歲住到六十歲。主教回想到自己幼時，從三歲想起，與母親相處的情況——他真喜愛她呵！甜蜜而又可寶貴的兒時，回憶起來是多麼的有趣呵！爲什麼過去的光陰便永不再回呢？爲什麼回憶的情況比真實還要光明，還要滿足，還要愉快呢？他在兒時或是少壯，每逢有病，他的母親是多麼的撫愛他呵！現在他的禱告夾雜着回憶，似乎光明得好像火焰一般，愈燃愈亮，一面禱告，一面還是想念着他的母親。

他禱告完畢，便脫下衣服就寢，立刻在黑暗裏，他的心裏想起他的亡父，母親和他的家鄉來。梭勃里……車輪的旋轉聲，綿羊的鳴叫聲，夏天晴和之晨的鐘聲，窗下的吉卜希人——呵，思想起來，多麼的甜蜜呵！他記起來梭勃里的神父西蒙——溫和慈愛；他是個瘦瘦的小人兒，他的兒子卻是個高大漢子，研究神學，說起話來總是粗聲粗氣的。神父的兒子與女廚子吵架，罵女廚子道：『你這耶和的驢子！』神父西蒙聽見這話，羞得不敢開

口，因為他讀過聖經，從來不記得有這樣一隻驢子。來梭勃里繼任的神父便是戴揚，他極歡喜喝酒。來梭勃里的教師馬德華也是一個神學生，為人溫和而且聰明，不過也是一個酒鬼；他從來不打學生，不知爲甚，牆上總要掛着許多籐杖，下面寫着警戒學生的話。他有一條黑狗，名叫新泰克斯。

於是主教笑了。離來梭勃里六里便是奧尼諾村。那兒的神像很奇怪。在夏天村中的人時常把神像擱着，排着隊在鄰村出會，整天的搖鈴，從這村經過那村，那時主教總覺得愉快在天空顫抖着，他（那時他的名字叫做白路夏）時常跟隨着神像，科頭跣足，帶着純樸的信仰和微笑，歡樂無窮。他現在記起，在奧尼諾村，常有一羣人圍着做彌撒祭，神父李克沙爲節省時間起見，時常叫他的聾子姪兒易乃林代讀要求地下安眠的人名，這些都是死者的生存親朋。向李克沙懇求的。易乃林每讀一次，可得五戈比或十戈比，在他行將就木，頭髮灰頹的時候，曾經接到過這樣一封信：『易乃林，你真是一個傻子。』直到十五歲，白路夏還沒有開知識，懶得讀書，大家都想不讓他學牧師，要把他改學商業；有一天，

他到奧尼諾村的郵局去取信，把郵政局的局員看了許久，問道：『請教，你的薪水是怎樣算的，按月呢還是按天？』

主教想了一會心思，在自己身上畫了一個十字，翻了一個轉身，要想拋開心思睡覺。『我的母親來了，』一想到這兒，他就笑了。

月光偷偷的窺入窗扉，地板上灑着白光，影子也照出來了。蟋蟀不住的叫着。神父謝索在隔壁打呼，他那老年的鼾聲顯出寂寞孤單，甚至飄泊的氣韻。謝索以前是主教的看門人，現在方纔稱爲神父。他年已七旬，住在離城十二里的僧院裏，有時也住在城裏，三天以前纔從城裏到潘克拉泰夫斯基僧院裏來，主教留他多住幾天，以便暇時談談教裏的事情……

一點半鐘的時候，朝禱的鐘響了。主教聽見神父在咳嗽，噤咕着說話，好像很不滿意似的，又聽見他後來立起身來赤着腳在各個房裏走來走去。

主教喚道：『神父謝索。』

謝索回到自己的房間，一會兒就拿着蠟燭，穿上靴子過來了；他穿着睡衣，戴着頭巾。主教坐了起來，說道：『我睡不熟，一定是不舒服。究竟是什麼病，連自己都不知道。也許是發寒熱罷！』

謝索站在旁邊，打了一個呵欠，說道：『主教，你一定是受了涼。應該拿牛脂來擦擦，天哪，饒恕我這個罪人罷！』

他說：『今天歐拉金家裏試用電光。我不大高興！』

神父謝索年老背駝，時常不滿意於一些事情，兩眼圓睜，好像螃蟹那樣的把眼睛突出。

他一面出去，一面說道：『我不高興，我不高興。該死的東西！』

## 二

第二天是櫻欄節，主教在城裏的大坐堂裏做功課，又去拜訪城裏的主教和一個病

得很重的老太太，（那老太太是將軍的寡婦）拜訪過後，便坐着馬車回家。在一兩點鐘的時候，他歡迎客人與他同餐——他的母親和他的姪女迦雅，迦雅是個八歲的小姑娘。在用餐的時候，春天的陽光照入窗內，光輝映在白檯布和迦雅的紅頭髮上。隔着兩層窗子，他們能夠聽見花園裏的烏鴉和掠鳥的叫聲。

他的母親說：『我們有九年沒有會面了。昨晚我在修道院裏看見你，天哪！你的容貌一點也沒有改變，只是瘦了一點，鬍子長了一點。聖母呵，聖母呵！昨晚做禱告的人都不由的哭了起來。我看了看你，忽然也哭了，可是卻說不出什麼緣故來。』

她雖是說得這樣親熱，他卻能看出她很爲難，不知該喊他親熱一點，還是恭敬一點，又不知該不該笑，她覺得自己不是主教的母親，而是助祭的妻子。迦雅看着她的伯父，眼睛連眨都不眨，要想知道他是哪一種人。他的頭髮蓬鬆着，好像日暈一般；插了一把小梳子，繫了一條天鵝絨的帶子。她的鼻子略向上仰，眼睛非常狡猾。這個姑娘，未用午餐以前，曾經打破一隻杯子，現在她的祖母，一面談話，一面便把迦雅面前的酒杯和茶杯移開，恐

怕她又要打碎。主教聽他母親說話，記起許多年前，她常帶領他和他的兄妹到她所認為富家的親戚家裏去；那時她很當心她的孩子們，現在她又當心她的孫子們，已經在撫養着迦雅了……

她告訴他道：『你的妹妹薇蘭有四個小孩了，迦雅是大的一個。你的表弟神父伊凡得了肺病，不知怎的，竟在三天前死去，我那可憐的薇蘭便成了乞丐了。』

主教又問到他的長兄：『尼堪諾現在怎樣了呢？』

『謝謝上帝，他還好。雖然他一身之外，別無長物，但他卻還能夠維持生活。只有一件事：他的兒子，也就是我的孫子，尼古拉夏，不願做教會裏的事。他進大學去學醫去了。他覺得這樣比較好一點，誰知道呢！也許這是上帝的意思罷！』

迦雅說：『尼古拉夏要割死人的屍體呢。』「不留神，水便打翻在她的膝上了。」

她的祖母從她的手裏把杯子拿了過來，溫和的說道：『孩子，坐好。禱告罷，禱告過後就可以用午餐了。』

主教溫和的撫着他母親的手和肩膀說道：『我們許多年沒有見面了！母親，我在遠方遙遙的想念着你，苦苦的想念着你。』

『謝謝你呀。』

『每逢靜夜，我孤寂的獨坐窗前，聽見戶外樂聲悠揚，不由的便想念起家鄉來。母親呵，那時節，我情願拋棄所有的一切，只想回家看看你的慈顏呵！』

他的母親微笑了，面上顯出喜悅的光彩，但立刻她的面容又嚴肅起來，說道：

『謝謝你呀。』

他的態度忽然變了。他看着他的母親，不懂她的面部怎麼會有如此膽怯的表情，更不懂她說起話來怎麼如此恭敬。這是什麼緣故呢？他幾乎不認識她了。他的心裏很悲傷。頭又痛了起來，和昨晚一樣。兩腿非常疲乏，喫起魚來一點沒有味道，時時覺得口渴……

午餐後，來了兩個富家的姑娘和幾個地主，扳着面孔，默默的坐了一點半鐘。修道院長是個不說話的聾子，有事來看他。後來便搖鈴同做晚禱；太陽落在樹林後，白天已經過



去了。他從教堂裏回來，又做了一個禱告，便即就寢，用被褥暖暖的包着自己的身子。

他一想起午餐時所喫的魚便不高興。月光使他着了惱，他又聽見談話的聲音。在隔壁房間裏，也許在客廳裏，神父謝索正在高談着政治：

『現在日本人在打仗了。日本人是與蒙特尼格羅人一樣的；他們是同種。他們要一同受土耳其人的管轄了。』

後來他又聽見母親馬雅的聲音：

『我們禱告以後便喝茶。後來又到葉谷家裏去，於是我們……』

她不住的說『喝茶』或是『喝過了茶』好像她畢生唯一的事就只有喝茶似的。主教慢慢的，疲倦的記起他所教過的學校。他在學校裏當了三年希臘文的教授；那時他沒有眼鏡，簡直不能讀書。後來他做了僧侶，還做過學校的視察員。在三十二歲的時候，便當了那個學校的校長，還當了主教；從此他的生活便安閑愉悅起來；似乎這種生活很長很長，看不見邊際。後來他病了，面黃肌瘦，幾乎連眼睛也快要瞎了，受了醫生的勸告，

便放棄了一切，到外國去。

隔壁的謝索問道：『後來怎樣呢？』

馬雅答道：『後來我們便喝茶……』

迦雅喫驚的說：『咦，你是綠鬍子，』說時她笑了。

主教記起白髮的神父謝索，鬍子確有一點綠色，他也笑了。

謝索很不高興，大聲的說道：『上帝可憐我們罷，這位姑娘怎麼辦呢！頑皮的孩子！坐好！』

主教完全想起在外國時他所服務的白色的新教堂。他又想起溫暖的海的聲音。在他的平房裏，他有五間高大明亮的房間，書房裏有一張新的寫字檯，還放了許多書。他讀書很多，時常還寫一點東西。他又想起那時他很繫念故國，每天一個瞎眼的丐女，在他的窗下，彈着吉他，唱着戀歌，他一面靜聽，一面便不由的想到往事。但八年匆匆的過去了，他又回到俄國來當副主教，一切的過去，如煙如霧，好像是在做夢……

神父謝索拿着蠟燭，走到寢室裏來。

他驚訝的說：『我說！主教，你已經睡了麼？』

『怎麼？』

『時候還早，十點鐘都不到呢。我今天買了一枝蠟燭；想替你遍身用油擦一擦。』

主教坐了起來說道：『我發熱……確實應該調理一下。頭又痛得利害……』

謝索脫去主教的衣服，用油來擦他的胸和背。

謝索說：『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天哪……就是這樣。今天我進城，看見首

僧薛同基……我同他喝茶。這個人我很討厭。我不歡喜他。天哪……就是這樣。我不歡喜他。』

三

城裏的主教是一個肥胖的老人，得了痛風病，在牀上睡了一個多月。主教包特差不

多每天都跑去看他，還看見許多求他幫忙的人。現在他極不高興，感到空虛，他們所請求的事，一點點小事就要痛哭流涕；他可憐他們的愚蠢和膽怯；這些無用的瑣事，一件一件的堆了起來，壓迫得他很難過，現在他似乎已經很能明白城裏的主教的苦處。城裏的主教幼年寫了一篇意志自由的教義，現在的自由似乎都消磨在瑣事裏面，再也不會想到宗教上面的問題去了。包特也許在國外多年，許久沒有同俄國生活接觸；他不覺得愉快；在他看來，鄉下人都是粗野的，求他幫助的女人都是愚蠢的，僧侶學校的師生都是沒有受過教化，甚至是野蠻的。來往的文件總有好幾萬；這些文件是多麼的麻煩呵！全縣的高等牧師要替僧侶記上操行分數，無論老少，連他們的妻子兒女都要記錄——五分，四分，還有的是三分；關於這件事他要談到讀到，還要寫正式的詳細報告。簡直沒有一分鐘的空閒；他的靈魂整天的受着痛苦，只有在教堂裏禱告時，方纔能夠得到一些兒安靜。

他的本性雖是沈默寡言，謙和有禮，卻不願人家敬畏他。他看見省裏的人，總覺得他們很可憐似的。個個人走到他面前，就要害怕，甚至連年老的僧正都怕他；個個人都伏在

他的脚下，不久以前，一個鄉間僧人的妻，老太婆跑來求他，嚇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就這樣毫無所得的走了。他本來是不能說別人的壞話，也不能夠討厭人家，做主教的人是應該謙和的。可是請求的人太多了，太麻煩了，他忍耐不住，就要發脾氣，把他們的請求書丟在地上。整天的在那兒，沒有一個人把他當作貼心的朋友，坦白的向他說話。甚至他的母親也與從前不同了！他很奇怪，爲什麼他的母親同謝索這樣的有說有笑，同他的兒子卻這樣的拘束，不大說話呢？在他面前最能灑脫不拘，說點心腹話的，只有一個老謝索，他畢生伺候主教，包特已是他第十一個主人了。主教很高興他，自然，他也是一個可怕而沒有趣味的人，不過比別人真誠些罷了。

主教在禮拜二做過禱告以後，便在城裏的主教家裏接受請求書；又生了許多氣，怒冲冲的趕着馬車回家。他同以前一樣的不舒服，恨不得一回家就睡覺，誰知剛剛回到家裏，謝索便告訴他，一個年青商人名叫歐拉金的，素以慈善爲懷，有要緊事想要見他。主教沒法，只得去會歐拉金。歐拉金談了一個鐘頭，話聲很高，幾乎與喊叫相差無幾，簡直聽不

清他說些什麼，

他臨走的時候，說道：『上帝允許的，極其要緊！主教，照環境說，一定要這樣的！』

他走了以後，尼庵的住持又從遠方走了來。她剛剛走，鐘又響了，他又不得不到教堂裏去做禱告。

晚間僧侶們和諧的唱着聖詩。一個年輕的黑鬚僧引導着禱告；主教聽見新郎半夜裏進來，和天堂大開盛宴一類的話，自己覺得無須懺悔，也沒有災難，心裏非常平靜。他想到遙遠的過去，在他幼年 and 少年時代，常唱着新郎和天堂的歌，現在那過去又顯現在眼前——那樣的活潑，美麗，愉快，在如今是不可復得了。也許在別的世界裏，或者將來的生活裏，我們想到遙遠的過去，也就是現在的生活，或者也有一樣的感覺，以為現在是活潑，美麗，愉快的呢！誰知道呢？主教坐在聖殿旁邊。那地方很黑暗；主教的眼淚滴了下來。他以為像他這樣的地位，應該得到的一切，都已經得到；不過一切都模糊，他還缺少一樣最要緊的東西。他不想死；只想得到過去所夢想的東西；以前他在學校和外國，也渴望着

想得到這個東西。

他聽着歌聲，心裏想道：『今天他們唱得多麼好呵！多麼好呵！』

#### 四

在禮拜四這天，他在大坐堂裏做彌撒祭；這一天是洗腳的日子。做過以後，人們都各回家中。陽光滿佈，天氣溫暖，水在小溝裏流着，百靈鳥的歌聲，不住的在城外的鄉間叫着。樹兒已經醒了，歡迎的笑着，蔚藍的天色罩在樹上，遠遠的伸展開來，沒有邊際。

主教回家以後，喝了一點茶，換了衣服，便往牀上一倒，吩咐小僧把百葉窗關閉起來。寢室裏黑暗無光。他是多麼的疲倦呵！腿和背感到一種冰冷重壓的痛苦，耳朵裏好像雷鳴一般。隔了許久，他還是睡不熟——眼睛剛剛一閉，一件小事煩擾他的腦子，便許久許久不能入睡。昨天隔壁的談話聲，茶杯聲，茶匙聲……馬雅很快樂的講一個故事給神父謝索聽，而謝索卻帶着惡意的說：『不好聽！還有麼！』主教又悲傷起來，他的老母這樣開

誠佈公的同謝索說話，而對於她自己的兒子，卻很害羞，說話很少，即在很少的話中，也說得不爽快，在這三天內，一看見他，總要藉故外出，因為她在他面前，總好像不大能夠十分隨便。他的父親呢？如果他還在世，大約他在主教面前，也是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隔壁有一樣東西落在地上打破了；一定是迦雅打破了一隻茶杯或是一隻盤子，因為神父謝索忽然吐了一口痰，發怒的說：

『這孩子怎麼屢次不改呢？上帝饒恕我的罪惡罷！我沒有這樣大的耐心來管她了。』  
於是一切都沈默了。等到主教睜開眼睛，看見迦雅在他房間裏站着不動，呆看着他。

她那紅頭髮，與平時一樣，蓬鬆得很高，好像日暈。

他問道：『迦雅，是你麼？在樓梯下面開門關門的是誰呢？』

迦雅說：『我沒有聽見。』於是她凝神細聽。

『有人剛剛走過去。』

『伯伯，那是你自己冒裏的聲音。』



他笑着摸摸她的頭。

停了一會，他問道：『你說表哥尼古拉夏割死人的屍體，真的麼？』

『是的，他是在研究呀。』

『他很溫和麼？』

『他很溫和的，不過他喜歡喝酒。』

『你的父親是怎樣死的呢？』

『爸爸很軟弱，很瘦很瘦，一下子喉嚨就作起怪來。那時我和弟弟費達都害了喉病。伯伯呵，爸爸死了，我們的病也就好了。』

她的顫顫抖抖着，眼睛裏淚珠晶瑩着，一點一點的滴了下來。

這時她悲哭起來，淒然的說：『主教，伯伯呵，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都失了依恃，生活

非常困難……親愛的伯伯……發點慈悲……給我們一點錢用罷。』

他也感動得落淚，幾乎說不出話來。於是他摸摸她的頭，拍拍她的肩，說道：

「我的孩子，很好很好。到了復活節，我們再仔細的商量罷……我要幫助你……我要幫助你……」

他的母親悄悄的，膽怯的走了進來，在神像前禱告。看着他還沒有睡，說道：

「你要喝一口湯麼？」

他答道：「謝謝你，我不餓。」

「我看你的神情，似乎有病一樣。大約你有病罷？整天的奔波，整天……唉，我一看見你這種樣子，就要心痛好了，復活節快到了；上帝呀，到了那時你就可以休息了。到了那時，我們可以暢暢快快的談話，現在我卻不願打擾你，不願說空話來分你的心。迦雅，來罷，讓主教好好的睡一下子罷。」

主教記起，在許久以前，他還是一個小孩子，有一次當着教堂裏主要的人，她也向他說過同樣的話……她走出房間的時候，偷偷的看了看他，眼睛裏帶着膽怯而又憂慮的神情，而又極其慈愛。在這個當兒，主教方纔感到她還像是他的母親。他閉上了眼睛，似乎

想要睡覺，但兩次聽見隔壁的鐘響，和神父謝索咳嗽的聲音。他的母親又走了進來，膽怯的看了他一分鐘。他彷彿聽見有人趕着馬車到自家門前來。忽然有敲門聲，關門聲，小僧走到寢室裏來。

他喊道：『主教。』

『什麼事情？』

『馬車等在門外；做早禱的時候到了。』

『現在幾點鐘？』

『七點一刻。』

他穿上衣服，趕車到大坐堂裏去。在念『十二福音』的時候，他要站在禮拜堂中間不動，第一個福音最長而又最美麗，由他親自來讀。他感到一種信仰而又勇敢的心境。他把第一福音『人子現在是光榮了』這句話默默的記在心裏；他一面念，一面不時的舉起他的眼睛，看見兩旁都是光明的海，蠟燭急急的說話，但在過去的一些年，他辨不清楚

人面，好像幼時和少壯，四面圍着他的人，都是和現在一樣的；年年禱告的人都好像是一樣的，沒有一點改變，這樣的事不知幾時纔可以做完。

他的父親是個助祭，祖父是個僧侶，曾祖父也是個助祭，他的全家，也許從俄國自有基督教以來，都是幹這種教會裏的事情。那鐘聲好像在他的心裏生了根，自出娘胎就帶了來，永遠的聽得牠敲着敲着，不會斷絕。在禮拜堂裏，尤其是在他做禱告的時候，他便感到愉快和力量。讀到第八福音，他的聲音漸漸的微弱起來，幾乎連咳嗽聲都聽不見了。他的頭痛得很厲害，他恐怕自己要跌下來。他的腿的確已經十分麻木，所以他漸漸的已經感不到自己有腿，不懂他自己站在什麼地方，也不懂是怎樣站法，又怎麼不會跌倒……

早禱做完，已經十二點一刻。他回到家來，立刻上牀去睡，連禱告也不做了。他不能說話，只覺得自己的腿站不起來。他拿被褥蒙着頭，忽然間想到外國去，非常的想到外國去！他感到寧願死，也不想看這些破爛的百葉窗，低矮的天花板，也不想嗅濃重的教堂氣息。只要有一個談得來的人，能夠使他開開懷也好！

他聽見隔壁的脚步聲響了許久，猜不出究竟是誰的脚步聲。後來門開了，謝索走了進來，手裏拿了一枝蠟燭和一個茶杯。

他說：『主教，你已經睡了麼？我用火酒和醋來擦你的身體。遍身擦過以後，人就舒服起來了。耶穌基督呵……就是這樣……就是這樣……我方纔在禮拜堂裏……我不高興禮拜堂。主教，我明天一定要走了；我不想再在這兒做下去……耶穌基督……就是這樣……』

謝索不願在同一個地方久住，他好像已經在潘克拉泰夫斯基僧院裏住了整整一年似的。總之，只是聽他說話，不能知道他是什麼地方的人，也看不出他究竟信不信神，究竟歡喜什麼人和什麼事情；他不知道自己怎麼會是一個小僧，他也沒有工夫去想這些，好像他做僧人的時候已經很早很早，不易記起了；又好像他生來就是僧人似的。

『明天我要走了；上帝保佑他們罷。』

主教竭力提起嗓子，溫和的說：『我很歡喜同你談談……總是沒有閑空。我在此地，

什麼事情都很模糊，什麼人都隔膜……」

『你要是高興，我不妨遲到禮拜日纔走；就這樣罷；我不能再住長了。我厭倦起來了。』

主教溫和的說：『我不應該當主教，應該做鄉村裏的牧師或是助祭……就是只當一個小僧也好……一切麻煩的事壓迫着我……壓迫着我呵。』

『什麼？耶穌基督……就是這樣。主教，好好的睡罷……空談有什麼用呢？一點好處也沒有。再見罷！』

主教整夜都沒有睡覺。早晨八點鐘他吐血，吐在碗裏。小僧喫了一驚，先到僧院長那兒去報信，又到城裏去請僧院裏的醫生來。醫生是個年老的矮子，拖着灰色的長鬍子。他在主教身上察驗了許久，不住的搖頭，皺着眉毛說道：

『主教，你知道麼，你得了傷寒病了。』

主教不住的吐血，人立刻灰白，瘦削，萎靡起來；他的面孔皺縮了，眼睛睜得很大，似乎老了，矮了，他自己感到瘦削了，軟弱了，一切都似乎沒有意義，退得很遠，很遠。

他心裏想道：『好極了，好極了！』

他的老母進來了。她看見他那大眼睛和皺縮的面孔，噢了一驚，立刻跪在牀前，吻他的面孔，肩膀和手心。她也覺得他瘦削軟弱，現在她忘了他是主教，狂吻着他，當他是她極其親密的小寶寶。

她說：『包特，我兒，我的乖乖……你怎麼弄到這種地步呢？……包特，告訴我！』

迦雅面色灰白而且嚴肅，站在祖母身旁，不懂得她伯伯是怎麼一回事，也不懂她祖母怎麼會愁容滿面，說出這樣傷心可憐的話。現在他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什麼都不清白。只覺得自己是與普通人一般的，正在田畝間很愉快的走着快步，不住的搖着手杖，在他上面是蔚藍的天，照着陽光，現在他自由得好像小鳥一般，愛到什麼地方就到什麼地方！

母親又問道：『包特，我親愛的兒子，告訴我，怎麼一回事？我的寶寶！』

謝索在房間裏踱來踱去，發怒道：『不要吵擾主教，讓他好好的睡罷……這有什麼用呢？……沒有用的。』

三個醫生來了，商量了一陣，又走了出去。白天很長，說不出的長，晚上來了，又慢慢的過去了。到了禮拜六早晨，母親正靠在客廳的睡椅上，小僧跑來，請她到寢室裏去；主教快要斷氣了。

第二天是復活節。城裏有七十二個禮拜堂和六個僧院；單調而且愉快的鐘聲從早晨敲到晚上，顫抖着春天的空氣；鳥兒唱着歌，陽光照得極其光明。大街上人聲嘈雜，有奏手風琴的，有喝醉了酒唱歌的。午後人們都在大街上走來走去。

總之，一切都是愉快的，一切都是滿意的，完全同去年一樣，將來也永遠一樣。

一個月以後，新的副主教選了出來，從此誰也想不到包特，他早已完全被人家忘記了。只有死者的老母，還同她那助祭女培，住在遙遠的小縣城裏。每逢晚間到牧場上去牽牛回來的時候，她便同別的老太婆談起她自己的兒子和孫子，並且特別提出她有一個兒子是當主教的，說這話時，非常膽怯，恐怕人家不相信她的話……

的確，有幾個老太婆不相信她。



## 信

尊貴的神父吳格甫是縣裏衆牧師的監察員，年已五十，因為滋養得好，所以面孔還是很漂亮的，臉上永遠顯出嚴肅莊重的神情，習慣成自然，總以為他自己應該矜持。他正在小會客室裏踱來踱去，非常疲勞，焦燥的想着同一件事，『這位客人幾時纔肯走呢？』他爲了這個念頭，非常煩惱，沒有一分鐘不想到的。客人名叫史達材，是離城很近一個鄉村裏的牧師，爲了他自己一件不愉快而且討厭的事情，已經在吳格甫這兒坐了三個鐘頭了，現在他還要坐下去，他坐在小圓桌旁的角隅裏，臂倚在一本很厚的賬簿上，並無要走之意。這時已經是晚間九點了。

誰也不曉得他幾時纔不說話，幾時纔肯走。常有這樣的人，甚至擅於交際的，都看不

出他們那疲勞忙碌的主人隱隱的是在恨他們，但在外表上卻又竭力掩飾，假裝出高興的樣子來。但是史達材牧師卻早就看得清清楚楚的了，他知道他在此地很惹人厭，很不相宜，尊貴的神父晚間會做過很早的晨禱，中午會做過長時間的彌撒祭，非常疲勞，想要休息；每分鐘他都想立起身來就走，但他卻不立起身來，依舊坐在那兒，好像是在等待什麼似的。他是一個六十五歲的老人，骨瘦如柴，背佝如弓，顴骨突出，皮膚黝黑，紅紅的眼皮，背又長又狹，好像一條魚；他穿了一件淡紫色的聖袍，太大了，不很合身。（是一個新死的年輕教士的寡婦送給他的）外面罩了一件白色的布衣，披着聖帶，穿了一雙笨重的高靴，從這靴子的式樣和顏色看來，可知史達材牧師是把牠兼當作套鞋用的。不管他春秋已高，地位並不算壞，可是他那無神的紅眼睛，他那頸背上白髮的陰影，他那駝背，都顯出卑下可憐的樣子來……他坐在那兒動都不動，也不說話，只是小心的咳嗽，彷彿恐怕他咳嗽的聲音會被人看出他是躲在角隅裏似的。

老人是因事來拜望尊貴的神父的。兩個月以前，他被免職查辦，現在正要開審。他的

失職之處很多，他喜歡恣意飲酒放縱，與別的牧師勾結，把教會的賬目弄得一塌糊塗，報不出來——這都是以前對他的攻擊；此外還有謠言，說他以前販賣非法的妻子給人家，並且出售禁食的證明書，並且假公濟私拿聖餐給那些從城裏來的文武官員喫。又有謠言說他要養九個孩子，這些孩子跟他一樣的沒有出息。孩子們都毀了，沒有受過教育，在家裏一點事情都不做，女孩子都很醜陋，沒有人要。

尊貴的神父也不教訓，只是在室內踱來踱去，一句話都不說。

後來他用小手指觸着一隻在籠內睡熟的金絲雀，停在黑暗的窗旁問道：「你今天不預備回家去了麼？」

史達材牧師喫了一驚，小心的咳了一聲，很快的答道：

「家麼？吳格甫呵，家我是管不了的。你知道，我已經免了職，叫我有什麼法子好想呢？我到這兒來是想避開人們注意我的目光。你知道，免職是一件丟臉的事。再說，我有事情要請求你，明天天亮以後我就要在大衆面前被審問了。」

吳格甫打了一個呵欠說道：「你住在哪裏？」

「我住在柴維謹家裏。」

史達材牧師忽然想起，再過兩小時，吳格甫就要做復活節祭，他覺得自己很討厭的。坐在那兒，非常慚愧，便決定立刻就走，讓這個疲乏的人休息一下。於是老人立起身來要走。但在他告別以前，卻站着潤喉一分鐘，猶豫的看着吳格甫的背，依舊帶着朦朧的希望。與以前是同樣的表情；他的臉上顯出羞愧，膽怯和勉強的笑容，彷彿他不大尊敬他自己的。他與吳格甫握手，粗聲顫抖着笑道：

「尊貴的神父呵，再給我一點好處罷：在臨別以前，請你吩咐僕人，給我……一杯伏加酒喝。」

吳格甫厲聲說道：「現在不是喝伏加酒的時候。你應該自重一點。」

史達材牧師更加慚愧起來；他笑了，忘記他要走的決心，又倒在椅子上來。尊貴的神父看他那種可憐無告的面孔，以及佝曲難伸的身體，不禁有點憐憫他了。

他想要調和他自己的厲辭拒絕，只得安慰他道：「爲了取悅於上帝的緣故，明天我們就可以喝酒了。這一季一切都很順適。」

吳恪甫本來相信人是可以改善的，現在他心裏燃燒着憐憫的感情，便覺得這個名譽敗壞的老人，纏繞在罪惡和軟弱的網內，已經不可救藥，人間沒有一種權力能夠使他的脊骨伸直，使他的眼睛復明，使他的強笑除去，他那膽怯的不愉快的笑聲是想遮掩他那可厭的面容的。

現在這老人在吳恪甫眼裏看來，不再是罪人，而是被侮辱的不幸者了；吳恪甫想到他的妻子，他的九個孩子，想到在柴維謹家裏那種醜陋的乞丐住屋；他又想到一般人爲了某種緣故，很喜歡看教士喝酒，當局犯罪；他又想到現在史達材唯一的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愈死得早愈好，永遠與人世告別。

一陣脚步聲。

門口有低低的聲音問道：「神父吳恪甫，你還沒有安寢麼？」

『沒有。會吏進來罷。』

會吏劉必謨是吳格甫的同事，年紀也很不小，頭頂上禿了一大塊，不過他的頭髮還是黑的，人也似乎很有精神，深黑的眉毛好像高加索的山民一般。他走了進來，向史達材鞠了一躬，坐了下來。

吳格甫問道：『近來有什麼新聞沒有？』

會吏答道：『什麼新聞？』停了一會，他微笑了笑，答道：『你的孩子年紀愈小，你的麻煩也就愈小；你的孩子愈大，你的麻煩也就愈大。吳格甫呵，長此下去，我真不知如何了結。這是一個有規則的笑劇，如此而已。』

他又停了一會，微笑得更加張大了嘴，繼續說道：

『今天李可來從哈谷回來，他同我談起我兒伯德。他說他曾經見過伯德兩次。』

『那末他同你談些什麼呢？』

『他使我很不高興，上帝祝福他罷。他的意思似乎是想討我歡喜，但我仔細想想，實

在沒有可以歡喜的地方，我不應該歡喜，倒應該傷心……他說：「你的伯德過得很適意，他比我們舒服得多了。」我說：「謝謝老天爺！」他又說：「我與他共餐，因此看見了他的全部生活。他的生活好像紳士似的。誰也沒有他過得這樣舒服。」我當然很感興趣，便問道：「你午餐用些什麼菜呢？」他說：「第一道菜好像是魚湯，後來就是鴨舌和豌豆，還有燒火雞。」我說：「四句齋喫火雞麼？真有趣，四句齋喫火雞麼？」

吳格甫睜大了兩眼，譏諷的說：『這有什麼奇怪呢？』他一雙拇指按着腰部，拿出講道或者讀經（在縣校教授學生時的讀經）的音調來說道：『人們之所以不守齋戒有兩種原因：有的由於放縱，有的由於不信上帝。你的伯德便是由於後一種原因。』

會吏膽怯的看了看吳格甫嚴肅的臉說道：

『下面還有更糟糕的事情呢……我們談話時，討論到這樣那樣，後來他就談到一件使我不敢相信的事情上來，他說我的兒子跟別人的太太同居。她在他家裏替代妻子和女主人，倒茶接客，無一不來，彷彿她是他正娶的妻子似的。他跟這個毒蛇同舞了三年』

之久。真是一個有規則的笑劇。三年之中，竟連一個孩子都沒有。」

史達材牧師沙聲的咳嗽，咯咯的笑道：「他們不會這樣的貞潔罷！會吏先生，他們一定有孩子的——一定有的，不過不留在家裏罷了！他們把孩子送到育嬰堂裏去了！嘻嘻……」史達材不住的咳嗽，一直咳到噎住了咽喉。

吳恪甫厲聲說：「史達材，不要多嘴。」

會吏暗地裏瞥了一下史達材佻曲的背，繼續說道：「李可來問伯德：「替你上菜的這位太太是誰？」他說：「她是我的妻子。」李可來又問他：「你是幾時結婚的呢？」伯德卻說：「我們是在顧禮谷飲食店裏結婚的。」」

吳恪甫的眼睛閃閃發光，額角上變了顏色。伯德即使不犯罪，吳恪甫對他也沒有好感。據說吳恪甫從小就有些憎惡他。吳恪甫記起伯德在學校裏當小學生的時候——他記得很清楚，他覺得伯德從小就有些古怪。伯德不敢進聖殿做事，招呼人又沒有禮貌，進屋又不畫十字，最使人注意的，就是火氣過盛，非常喜歡談話——吳恪甫以為小孩不應



該多講話，多言是有害的。加之吳格甫和會吏都非常喜歡釣魚，但伯德卻瞧他們不起。伯德當學生的時候，總也不肯到禮拜堂裏去，每天要到十二點纔肯起牀，喜歡管閒事，熱心的替人家解決難題。

吳格甫走到會吏面前，氣憤憤的望着他說道：『你預備怎麼樣？你預備怎麼樣？這是當然的結果！我早就料到你那伯德是不會有出息的！以前我怎樣告訴你，現在我也怎樣告訴你。你所播的種，現在應該收穫了！你就收穫罷！』

會吏望着吳格甫的臉，溫和的問道：『你以為我播的是什麼種呢？』

『你兒子不好，不怪你怪誰呢？你是他的父親，他是你養出來的！你應該訓誡他，叫他要怕上帝。小孩總應該教訓的！你把他帶到世界上來，但你卻沒有訓練他走正路。這是你的罪惡！你的過錯！你的恥辱！』

吳格甫踱來踱去，不住的說話，連疲倦都忘記了。會吏的禿頭和前額上，大滴的汗滴了下來。他待罪似的，舉目望着吳格甫說道：

『尊貴的神父，你以為我沒有訓練他麼？上帝可憐見我們罷，難道我不會盡我為父的責任麼？你要知道，我曾經想盡方法使他學好。我曾經禱告過，並且盡我畢生所能，使他受完全的教育。他進中學的時候，我還替他請了許多家庭教師來，並且他在大學裏得了學位。至於我沒有本領約束他的心，吳恪甫呵，你一定也明白，我的確是不在行！有時他到這兒來做學生，我教訓他，他總是不肯聽我的話。我如果對他說，「到禮拜堂裏去，」他就要問我，「為什麼？」我如果再加以解釋，他就要說，「為什麼有什麼好處？」或者他就要拍着我的肩說道：「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對的，不確的，假設的。我不知道什麼，父親呵，你也不知道什麼。」』

史達材牧師粗獷的笑着，潤了潤喉，指手畫脚的彷彿想要說話。尊貴的神父盯了他一眼，又厲聲說：

『史達材，不要多嘴。』

老人笑了，臉上露出高興聽會吏說話的神情，彷彿覺得世界上除他以外，還有一個

罪人，使得他非常歡喜。會吏誠懇的說着，心痛萬分，眼淚不禁滴了下來。吳格甫很可憐他。吳格甫說話已不像先前那樣的嚴厲：『會吏呵，只怪你不好，只怪你不好。你既會養他出來，也就應該會教訓他。你應該在他的兒時訓練他。要想糾正一個學生，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沈默了一會；會吏握緊雙手，嘆息着說道：

『你要知道，我總有法子對付他的！』

『自然要對付他囉！』

又沈默了一會，吳格甫打了一個呵欠，同時嘆息着問道：

『誰在讀使徒行傳呢？』

『葉師哲。葉師哲時常在讀使徒行傳。』

會吏立起身來，懇求的樣子看着神父，問道：

『吳格甫神父呵，現的我應該怎麼辦呢？』

『你高興怎樣辦就怎樣辦；你是他的父親，我可不是他的父親呀。你總比我知道得清楚一點。』

『吳恪甫神父呵，我不知道怎樣辦！謝謝你，告訴我怎樣辦罷！說來你不相信，我心痛得很呢！現在我不能睡熟，不能沈下心去，假期現在於我已經不是假期了。吳恪甫神父呵，告訴我怎樣辦罷！』

『你應該寫一封信給他。』

『怎樣寫法呢？』

『你應該寫，他不許再有這樣的行爲。要寫得短，但卻要嚴厲而且周到，不要寬恕他的罪惡。這是你做父親的責任；如果你像這樣寫，你就算盡了你的責任，而你的心也就不至於不安了。』

『那是自然。不過我寫給他一些什麼話纔好呢？如果我寫信給他，他一定要回信問我，爲什麼幹什麼？爲什麼這是罪惡？』

史達材牧師又粗獷的笑了起來，不住的舞弄着手指。

他尖聲的說：『爲什麼幹什麼？爲什麼這是罪惡？有一次我使一個紳士懺悔，我告訴他，過度信仰上帝的憐憫是一種罪惡；他就問我，「爲什麼？」我想要回答他，不過——』

史達材說這話時拍着他自己的前額，『我這兒卻什麼也沒有。嘻嘻嘻……』

史達材所說的話，以及他對於並不可笑的話發出粗獷的高聲大笑，使得吳恪甫和會吏極不愉快。吳恪甫又想說『不要多嘴，』話到唇邊，又收了回去，只是皺了一皺眉。

會吏嘆息着說：『我不能寫信給他。』

『你不能寫，倒要誰來寫呢？』

會吏低着頭，撫着胸說道：『吳恪甫神父呵！我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但上帝卻賜給你判斷力和智慧。你一切都知道，一切都了解。你能夠駕馭一切，而我呢，連怎樣措辭都不會。你做做好事罷。教我怎樣寫信。教我說什麼，怎樣說……』

『寫信有什麼可教的呢？寫信是用不着教的。坐下來寫罷。』

「唉，吳格甫，給我一點面子罷！我求求你！我知道他看見你的信，一定要害怕，一定要聽你的話的，因為你瞧，你也是受過教育的人呀。做做好事罷！我坐下，你來念。明天寫信是罪過的，現在正是時候；我的心就不至於不安了。」

吳格甫看會吏這樣哀求，又想到討厭的伯德，便答應來念信了。他叫會吏坐下，他開始念起信來。

「你寫罷……」親愛的兒子呵，耶穌升天了……」驚嘆號。「我聽到一種謠言，再來個夾註號，「這謠言是從哪兒聽來的，你用不着管」又是一個夾註號……寫好了麼？」你所過的生活與上帝的法律和人類的法律都是不相合的。無論奢侈的安慰，世界的光榮，喬裝的文化，都不能遮掩你異教的行爲。在名義上你是一個基督教徒，但你的本性卻是一個異教徒，與別的異教徒一樣的可憐而且可惜——最可憎的是，別的異教徒，本來不知道基督，情猶可恕，而你卻是得過基督教的寶藏的，卻忍心拋棄，未免有些喪心病狂了。我不願把你的罪惡逐一列舉出來，好在你自己心裏也明白；我可以說，你之所以

趨於毀滅，是由於你對於上帝沒有信心。你以為你自己多麼聰明，你誇耀你的博學，但你卻不知道徒有學問，沒有信心，就不能使你的人格高尚，就要把你降到與下等動物爲伍，所以……」全信都是像這樣嚴厲的調調兒的。

會吏寫完了信，高聲朗誦，滿面笑容，亂跳亂跑。

他握緊雙手，看着吳格甫說道：「天才，真是天才！上帝竟賜給你這樣的天才！呵，聖母呵！我就是再活一百年，也寫不出這樣好的信來。上帝是多麼的愛你呵！」

史達材神父也熱烈的讚美。

他立起身來，搖着手指說：「沒有天才是寫不出這樣好的信的！他的修辭可以打倒一切的哲學家，使他們閉口無言。智慧！光明的智慧！尊貴的神父，你如果不結婚，早就可以做主教了！」

吳格甫在信中發洩了怒氣，心裏覺得好過了一點；於是他又感到疲倦了。會吏是他的老朋友，所以他毫不遲疑的對會吏說：

「會吏，走罷，上帝祝福你。我要在睡椅上打盹半小時；我一定要休息一下。」

會吏帶着史達材一同走了。復活節的前夜總是這樣的，街上很黑暗，滿天閃耀着明亮的星。在溫和沈靜的空氣裏，有一陣春天的香氣。

會吏讚美着說：「他念了多久呢？十分鐘，一分鐘也不多！要是別人，一定要花一個月的工夫，纔能寫出這樣一封信來。嚇！多麼聰明，我簡直不能用話形容出他的聰明來！不可思議！實在是不可思議！」

史達材經過泥濘的街道，撈起聖衣，說道：「教育！我們當然不能跟他比。我們是聖房司出身的，而他卻受過充足的教育。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這是不容否認的。」

「今天做彌撒祭時，你可以聽他讀拉丁文的聖經！他不但懂得拉丁文，還懂得希臘文……」會吏忽然像記起什麼似的，又說：「呵，史達材，史達材！現在伯德可要搔頭皮了！他要閉口無言了！現在他問不出『爲什麼』來了。這叫做以智克智哈哈！」

會吏愉快的高聲笑着。自從給伯德的信寫成以後，他變得很安靜，很愉快。他感到他



自己已經盡了爲父的責任，加之他又相信這封信有莫大的力量，於是他就非常歡欣了。他一面走進自己家裏，一面說道：「伯德（一譯彼得）的原意是石頭。我的伯德卻不是石頭，而是一塊破布。一根毒蛇纏繞着他，他就讓她纏繞，也不去踢開她。哼！你想，天下居然有這樣的婦人，上帝饒恕我罷！她難道這樣不要臉麼？她纏住了那孩子，黏牢了他，把他繫在她的褲腰帶上……真該死！」

「也許不是她纏他，倒是他纏她罷？」

「總之她是一個不要臉的東西！並不是我袒護伯德……他一定會改過的。他看了這封信，一定要搔頭皮的！他一定要羞得滿面通紅！」

「會吏呵，這封信的確寫得不錯，但是我可不替你送。放在這兒算了罷。」

會吏驚問道：「什麼？」

「會吏呵，不要送去！把這封信送去有什麼意思呢？如果你送去了，他念過了……不就完了麼？你只是使他更加煩惱罷了。饒恕他罷。讓他去罷！」

會吏驚訝的看着史達材的黑臉，又看了看他那不卸的聖衣，在黃昏裏好像翅膀一樣，不禁聳了聳肩。

他問道：『我怎肯就像這樣的便宜的饒恕他呢？我要拿上帝的道理來管他。』

『饒恕他不也是一樣麼？你待他寬厚，上帝也會饒恕你的。』

『但他是我的兒子呀！對不對？難道老子不該管教兒子麼？』

『管教他麼？自然——自然應該管教囉！你管教他不要緊，爲什麼要說他是異教徒呢？會吏呵，你要知道，這樣是有損於他那自尊心的……』

會吏是一個鰥夫，他所住的屋子三面開窗。他的長姊是個老童貞女，替他照料家務。不過她在三年以前，腿已無用，終日只好睡在牀上；他很怕她，服從她，沒有她的話在前，是什麼事也不敢做的。史達材與他一同走了進去。他看見桌上已經做好了復活節的餅和紅蛋，忽然哭了起來，也許是在想念他自己的家鄉，他要想把落淚轉爲嘻笑，立刻又粗獷的笑了。

他說：『是呀，我們立刻就要開齋了……會吏，時機不可失去，現在來喝一小杯罷。你說好不好？我們喝的時候，不要讓那老太婆曉得。』他低聲說出末一句來，偷看了看門口。會吏一句話也不說，把酒壺和酒杯移給史達材。他打開了信，高聲朗誦。這封信使他很愉快，猶之他寫這信時，是一樣的愉快。他高興得不住的搖頭擺腦，彷彿他嘗着了甜頭似的。

他說：『哈哈，這封信寫得多麼好！伯德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封信給他。這正是他所需要的信，可以使他害一場熱病……』

史達材似乎是不自覺的，又替自己倒了一杯伏加酒，說道：『會吏，我說，你把信攔下來罷！饒恕他罷，讓他去罷！我告訴你……我的心話。一個人自己的父親不能饒恕他，還有誰來饒恕他呢？這樣他一生就得不到饒恕了。會吏，你想沒有你，人家就要欺負你的兒子；你看，世界上有誰是可憐你兒子的我……我……再喝一杯。不多喝了。你且坐下，寫信給他說，「伯德，我恕了你！」他就懂——了他就感——動了！老人家，我自己也懂得……會

吏，我是說我自己。以前我與普通人一樣，什麼都不苦悶，但現在我已名譽掃地，只希望有人能夠饒恕我。你要記得，我們所要饒恕的是惡人，不是善人。比方，你那長姊是善人，就無須你來饒恕他。你應該饒恕那令人討厭的人……』

史達材手托着頤默想。

他又想喝酒，但卻竭力抑住，嘆息着說：『會吏呵，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件可怕的事情！我的母親生我下來我就是有罪的，我活在世上也是有罪的，直到死時我還是有罪的……上帝饒恕我這個罪人罷！會吏，我走錯路了！我是不能拯救！彷彿我不但是以前走錯了路，就是在老年——臨近死之門的時候……我……』

老人非常失望，又喝了一杯酒，於是立起身來，坐到別的部位子上。會吏手裏依舊拿着信，在房間裏踱來踱去。他在想着他的兒子。他不再感到煩悶和憂傷；一切煩悶和憂傷都跑到信裏面去了。現在他只是幻描着伯德；他想像他的臉，他想到過去的時日，他的兒子在假期總回來與他同住。他只想那好的，溫暖的，動人的一面，這些事我們就是畢生去想，

也不會感到困倦的。他因為想念兒子，把那封信又讀了一遍，躊躇的望着史達材。

史達材搖搖手說道：『不要送出去。』

『我一定要送出去；一定要……使他明白一點，橫豎是一樣的。就這樣罷……』

會吏從桌上拿起信封，剛要把信裝進去，忽然又抽了出來，坐在桌旁，照自己的意思，在信底上加了幾行字：

『現在來了一個新巡按。這位先生比以前那位還要活潑。他擅長跳舞，會說話，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所以此地的姑娘全都瘋了似的趨就他。據說，軍長柯士奇立刻就要被開除。他做得真不錯！』他非常高興，不加思索的就把信裝了進去，也不管這幾句話會不會破壞全信嚴肅的空氣，信封好後就放在桌上最容易看得見的地方。

## 夢 魘

顧麟是一個三十歲的年輕人，在地方廳做永久職員，剛從彼得堡回到波里蘇弗縣來，立刻派一個驛使到新基羅村去把牧師葉可夫召來。

五點鐘以後，牧師葉可夫來了。

顧麟在門口遇見他，說道：「我很想跟你認識認識，我在此地服務了一年；似乎我們彼此早就應該認識了。我很歡迎你！」顧麟把葉可夫打量一番，不覺驚訝起來，又說：「你怎麼這樣年輕呢？你今年多大？」

牧師葉可夫說：「二十八歲……」他輕微的握着顧麟伸出來的手，不知爲甚，臉孔竟紅了起來。

顧麟把客人請到書房，便更加仔細的把他打量了一番。

顧麟心裏想道：『他的臉怎麼這樣奇怪，好像女人一樣呢！』

牧師葉可夫的臉上的確有許多地方像女人：朝天鼻子，光亮的紅頰，灰藍的大眼睛，眉毛細得簡直看都看不見。他那紅色長髮，光滑而且乾燥，一直線的垂到肩上。他的鬍子只有一點點在嘴唇上面，稀少得不成樣子，因此神學校的學生都稱之爲『搔癢鬍』。這鬍鬚稀少透明，既不能摸，又不能梳，只能捻捻……這種稀少的鬍鬚都胡亂的堆在嘴唇上，彷彿葉可夫牧師爲了想穿牧師的衣服纔把假鬍鬚亂貼上去似的，中途爲了有事，不會貼完，纔弄成現在這種雜亂的樣子。他穿了一件淡咖啡色的衣服，兩臂上都有大塊的補釘。

顧麟看了看葉可夫醜醜的衣裾，心裏想道：『真是一個怪人，第一次到人家家裏來，連衣服也不肯穿得講究一點。』

於是他移動一把安樂椅到桌前，不像先前那樣的有禮貌，隨意說道：『牧師，請坐，請

坐。」

葉可夫牧師在手巾上咳嗽，很不自在的坐在椅子的邊上，不敢坐進去，兩手恭恭敬敬的放在膝上。他那種矮小的身材，狹窄的胸部，出汗的紅臉，第一下就給了顧麟一個很壞的印象。顧麟簡直想不到俄羅斯有這樣一個不成體統的牧師；他又看見牧師雙手垂直，坐在椅子邊上，太不尊嚴，並且還露出卑污諂媚的樣子。

顧麟望矮椅子背上一倒，說道：「牧師，我請你來，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我想幫助你做一件有益的事情……我從彼得堡回來，在桌上看見地方裁判長葉谷的一封信，要我在我所管轄的新基羅村開一個教會學校。牧師呵，我全心全意的高興……此外，我還熱心的接受了他的提議。」

顧麟立起身來，在書房裏踱來踱去。

「自然，葉谷和你大約都知道我處理這件事沒有多少錢。我的房產都典押給了人家，我當一個永久職員，完全是靠薪俸過活。所以我不能十分幫助你，但我總當盡力來幫



你的忙……牧師，這個學校你預備幾時開辦呢？」

牧師葉可夫答道：「有了錢的時候就可以開辦。」

『大約你自己總有一點公款罷？』

『一點也沒有……鄉下人在集會的時候說是要出錢，每人答應出三十戈比一年；你知道的，這不過是一個允許罷了！第一，我們至少總要有兩百盧布纔行……』

顧麟嘆息一聲道：『呸，是的……不幸我現在沒有這個數目，我把一切的錢都花在旅行上了，現在還負了債呢。讓我們來一同想一個計畫罷。』

顧麟於是高聲的計畫起來。他解釋他的意見，還看着牧師葉可夫的臉，要想尋出同意或是同情的神氣。但牧師的臉卻是冷淡不變的，什麼也沒有表示，只有壓抑的羞愧和不安。像這樣的情景，人家一定要以為顧麟所談的事情是很隱微的，以致牧師葉可夫聽不懂，而又不願意人家看出他不懂，只好正正經經的來聽了。

顧麟心裏想道：『顯然這個人是不大豁達的，他太害羞，而且還太愚蠢。』

僕人端了兩杯茶，放在一個茶盤裏，此外還拿了一罐餅乾，送進書房裏來。直到此時，葉可夫牧師纔活了轉來，甚至還微微一笑。他拿起茶杯，連忙就喝。

顧麟高聲說道：『我們可要寫一封信給主教呢？你要知道，照理說來，不是我們，也不是杉士突，卻是較高的教會權威，提出這個教會學校的問題的。他們真應該分擔一點基本金。我記得有這樣一筆款子是專爲開辦學校用的。你對於這件事難道一點都不知道麼？』

葉可夫牧師正傾注全神在喝茶上，所以不及立刻回答顧麟的問題。他擡起灰藍的眼睛，看着顧麟想了一會，彷彿是在回想顧麟的問題似的，搖了搖頭。他的臉上佈滿了快樂和最平常的散文的胃口。他每喝一口茶，就要啜啜嘴唇。喝到最後一滴，便把茶杯放在桌上，後來又把茶杯拿了起來，看了看茶杯底，又把茶杯放回桌上。快樂的表情從他的面部消失……後來顧麟又看見客人從罐子裏拿起一塊餅乾，咬了一口，又拿在手裏轉了一轉，連忙往口袋裏一塞。

顧麟很看不起，侮蔑的聳了聳肩，想道：「簡直不像一個牧師！究竟還是牧師的貪婪呢，還是孩子的氣息未除呢？」

顧麟替客人又倒了一杯茶，還送他到門口，回來望睡椅上一倒，氣得要命，想起方纔牧師葉可夫的卑鄙樣子，非常不快。

他想到：「那個人真是奇怪的野獸！又醜，又鬆弛，又粗野，又愚蠢，大約他還愛喝酒呢……天哪，這樣一個牧師，也配領導人麼？他應該是人們的表率呀！每逢做彌撒時，他說「尊榮的牧師呵，你的祝福」的時候，一定是很滑稽的。這樣一個尊榮的牧師！一個尊榮的牧師連架子都沒有，會把餅乾藏在口袋裏，好像小學生一般……哼！天哪，主教怎麼不生氣，會叫這種人來當牧師？不知人們還要說些什麼閒話呢？人們應該要有……」

於是顧麟想到俄國牧師應有的品行。

「比方，如果我是牧師……一個受過教育的牧師，喜歡工作，可以做許多有益的事情……我早就把學校開成功了。至於講道呢？如果牧師是熱心服務的，他所講的道一定

也非常能夠感動人！』

顧麟閉起眼睛，心裏立刻造出一篇演說辭來。不久他便坐在桌前，很快的把這篇演說辭寫了下來。

他想到：『我要把這篇東西交給紅頭髮的葉可夫，叫他到禮拜堂裏去讀……』

第二天是禮拜，顧麟清晨趕車到新基羅村，去解決學校的問題。藉此他還想看看那兒的禮拜堂。那兒的路雖然很壞，那一天卻是晴明的早晨。陽光照得很亮，依戀於一堆堆的積雪上。雪離開大地的時候，閃耀着寶光，看起來是很傷人眼睛的，冬天的早穀已經顯出綠色來了。烏鴉尊貴的在田野上飛。一隻烏鴉落到地上，跳了幾跳，腳纔站得穩。

顧麟向着禮拜堂走去，這座禮拜堂是木頭搭成的，破舊而帶灰色。門廊的柱子以前會漆過白色，現在白漆已經完全褪落了，那神氣好像兩個笨拙的光桿。門上的神像好似一大團黑塊，看不清面目。這種窮相感動了顧麟，使他的心軟了下來。他溫和的垂下眼簾，走進禮拜堂，站在門口。禮拜剛剛做起頭。一個老聖房司彎着腰，正在發出空洞不清的次

中音讀着『定時功課』。牧師葉可夫引導禱告，也不用執事，燃着異香，在禮拜堂裏走來走去。如果不是顧麟在進這破落的禮拜堂時心裏軟了下來，看見葉可夫這副神情，真要幾乎失笑出聲。矮矮的牧師穿了一件皺縮的聖衣，是醜醜的黃色，衣服長得不成樣子，衣襟拖在地上。』

禮拜堂裏的人沒有坐滿。顧麟看了看聽道的人，不禁詫異起來：他只看見老人和小孩，此外什麼都沒有看見。……二三十歲的小夥子到那裏去了呢？少年和成人到那裏去了呢？他在那兒站了一會，再仔細把年老的人打量一番，方知他自己錯把年輕人看成老人了。他總不明白他自己的錯覺是怎樣來的。

禮拜堂的裏面與外面一樣的寒冷陰鬱。神像上和深棧色的牆上沒有一處不被時間所侵蝕。那兒有許多窗子，可是裏面總是薄暗的，總是灰色的。

顧麟想道：『純潔的靈魂在此地也能夠禱告的。羅馬的聖彼得教堂以偉麗感動我們，此地卻以卑微和純樸感動我們。』

後來他看見葉可夫牧師走上聖殿做彌撒祭，他的信仰心便煙一般的消逝了。因為葉可夫年紀很輕，又是從學生剛升上來的，所以態度極不尊嚴。他禱告的時候，聲音高低不勻；他笨拙的鞠躬，很快的走路，鹵莽的開門關門……老聖房司又是聾子，又有毛病，聽不清楚禱告，每每容易引起小小的誤會。有時葉可夫還沒有念完禱告，聖房司就高聲的回答起來了，又有時葉可夫早已禱告完畢，這位老人家還在假裝豎着耳朵聽的樣子，對着聖殿，一句話都不說，直等到人家拉他的衣角，他纔醒悟過來。老人家說話總是說不清楚，喘着氣，顫動着嘴唇。唱詩班裏有一個小孩矮得比欄杆還要低，在下面禱告的人都看不見他的頭，這樣一來，便更顯得沒有尊嚴，沒有禮儀了。小孩唱的是尖銳的假聲音，似乎想要擾亂音樂的和諧。顧麟站着聽了一會，便走到外面吸煙去了。他很失望，看着灰色的禮拜堂，幾乎有一點厭惡了。

他嘆息道：『人家都說宗教的情感逐漸消失了……我也頗以為然！像這樣的牧師多出幾個，宗教便要送終了！』

顧麟三次走回禮拜堂，每一次都受到很大的試探，要想再走到外面空氣流通的地方去。他一直等到葉可夫牧師將彌撒祭做完，纔走到葉可夫家裏去。牧師的房屋在外面看來，與鄉下人的房屋沒有什麼分別，不過房頂上的草比較光滑一點，窗子裏面還有白色的帳幔。葉可夫牧師領導顧麟走進一間光亮的小室，門是泥做的，牆上糊滿了劣等的紙；雖說是照相架很漂亮，鐘擺的下端還有兩把剪子，那地方總覺得太寒儉。誰要是看見牧師的傢俱，一定要以為他是一家一家的湊攏討來的；有一家給他一個三腳圓桌，又有一家給他一個矮子，又有一家給他一把椅子，椅背已經幾乎脫了筍頭，又有一家給他一把很高的背的椅子，椅墊幾乎陷了下去，還有一家似乎很慷慨，給了他一把講究的睡椅。這把睡椅漆了深紅的漆，油漆氣很難聞。顧麟起初想坐一把椅子，轉念一想，還是坐在矮子上了。

葉可夫牧師替他把帽子掛在不成形的大釘子上，問道：『你大約還是第一次到我們的禮拜堂裏來罷？』

「是的，第一次，牧師，我同你說，在我們商量事情以前，你可以先給我一點茶喝麼？我口渴得厲害呢。」

葉可夫牧師眨了眨眼睛，喘了喘氣，跑到牆後面去了。顧麟聽見低語的聲音。

顧麟想道：『我想，大約是跟他的妻商量罷，看一看紅髮人的妻子怎樣，倒也是頗有趣的。』

一會兒葉可夫牧師回來了，面紅氣喘，勉強做出微笑的樣子，坐在睡椅的邊上。

他也不看顧麟，自言自語的說：『他們正在燒茶呢。』

顧麟驚詫的想道：『哎呀，他們還沒有燒茶麼？又要等待許久了。』

他說：『我把寫給主教的信的草稿帶來了。喝過茶以後，我可以念給你聽；也許你可以添加一點意見……』

『很好。』

沈默了一會。葉可夫牧師偷偷的看了看牆，理了理頭髮，打了一個噴嚏。



他說：『今天天氣很好……』

『是的。昨天我聽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杉士突決定要把學校交給教會去辦了，這是很好的消息。』

顧麟立起身來，在泥地上踱來踱去，表示他的意見。

他說：『這倒很好，如果牧師能夠稱職，並且知道他們這種工作的重要，那就好了。不幸我所知道的牧師，學問和道德，連當軍隊裏的書記都夠不上，更不用說是當牧師了。教師即使爲害，比當牧師究竟要害人害得少一點。』

顧麟偷看了看葉可夫牧師的臉色；他正彎腰坐着，想到別的事情上去，自然顧麟所說的話，他沒有聽見。

一個婦人的聲音在牆背後喊道：『葉可夫，到這兒來。』葉可夫牧師嚇了一跳，跑了出去。又是一陣低語的聲音。

顧麟口渴得要命，非常想茶喝。

他看了看錶，想道：『不行；在此地等茶喝是辦不到的。大約他們不大歡迎我罷？』主人一句話也不同我說；他只是坐在那兒眨眼睛。』

顧麟拿起帽子，等待葉可夫牧師出來，就向他告別。

顧麟回家的時候，在路上忿忿的想道：『我白白的糟塌了一個上午，木頭蠢東西！學校的事，他一點都不關心，好像我不關心去年的雪一般……我不想與他共事了！開起學校來一定是要失敗的！如果地方裁判長知道他是這樣一個牧師，他一定不會急急於談起要辦學校的。我們首先應該改委一個尊嚴的牧師，然後纔能談到學校的問題。』

現在顧麟幾乎是在恨葉可夫牧師了。這樣一個人，他那種穿了皺縮長袍古怪而又可憐的樣子，他那種女子一般的臉孔，他那種做禱告時的態度，他那種卑詞屈膝的表情，一切都傷害了顧麟心中在溫暖角隅裏所藏着的宗教感情，以及保姆說給他聽的童話。顧麟爲了葉可夫自己的事，溫暖而又誠懇的去看葉可夫，結果是得到葉可夫的冷淡和漠不關心，顧麟實在有些按捺不住他的怒氣……

就在那一天晚上，顧麟在房間裏踱了許久，默默的想着。於是他決定坐在桌前，寫一封信給主教。在要錢和祝福學校以後，他便很溫和的，好像他是主教的兒子一般，說起新基羅村的牧師。他寫道：『他很年輕，沒有受過充足的教育，我疑心他過的是酗酒的生活，實在不配當一個牧師，不能滿足俄羅斯人民的願望。』

顧麟寫完了信，長嘆了一聲，上牀去睡，自以為積了一件功德。

禮拜一早晨，他還睡在牀上，僕人便跑來說，葉可夫牧師來訪。他不想起來，便叫僕人去回說不在家。禮拜二他到地方廳去開會，等到他在禮拜六回來，僕人說是他不在家的時候，葉可夫牧師每天都來訪過他的。

他心裏想道：『大約他喜歡我的餅乾罷？』

到了禮拜日晚上，葉可夫牧師又來了。這一次不但是衣襟齷齪，就是帽子也是非常齷齪的。與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一樣，他滿面流汗，只敢坐在椅子邊上。顧麟決定不談到學校——免得把珠寶亂丟。

葉可夫牧師說：「顧麟，我帶來一張學校用書表給你……」

「謝謝你。」

一切都顯出葉可夫牧師此來在用書表以外，還有別種目的。他露出非常窘迫的樣子，同時臉上還有一種胸有成竹的神氣，大約主意早已打好了。他掙扎着想說一點重要的事情，非常需要的，還想克服他的膽怯。

顧麟忿忿的想道：「他爲什麼啞口無言呢？像他這樣倒很舒服！我可沒有這樣大的功夫來陪他。」

牧師要想避免沈默的難堪，遮掩內心的掙扎，只得勉強裝出笑容，這種笑容發現在通紅的臉上，加之灰藍的眼睛呆呆的不動，使得顧麟回過頭來，不願去看。他感到一種憎惡。

他說：「牧師，對不住得很，我有事情要出去了。」

葉可夫牧師喫了一驚，好像一個睡熟了的人，被別人猛擊一拳似的，他依舊勉強笑



葉可夫牧師不知爲甚面色灰白，遍身顫抖起來，很快的說道：『不呵，不呵，上帝不許的！如果你有猶疑，不要緊，不要緊。你知道的，我可以在暇時替你抄寫的……這樣便可以增加我的收入……不要緊，你可不要爲了我這點小事操心呀！』

『唔……你的收入……但是你要曉得，我只給我的書記二十個盧布一個月呢。』

葉可夫牧師看了看他，低聲說道：『天哪！我只要十個盧布。十個盧布就夠了。莫說你……你聽了這話要驚奇，無論誰聽了這話都要驚奇的。貪心的牧師，撈錢的牧師，他把錢用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我自己也感到我很貪……我罵我自己，責備我自己……我羞得不敢正視人們的臉……顧麟呵，我拿出我的良心來同你說話……我請誠實之神做我的證人……』

葉可夫牧師換了一口氣，又繼續說下去：

『在路上我把懺悔詞預備得好好的，想說給你聽，現在……我統統都忘掉了。我連一個字都想不起來了。我當牧師每年有一百五十盧布，個個人都很奇怪，不知道我的錢

用到什麼地方去了……我要老老实實的把這筆賬算給你聽……我哥哥包特開了一個教會學校，每年我要津貼他四十盧布。他一切都有，我供給他的錢，不過是買買紙筆罷了。」

顧麟聽客人說出這樣窮苦的話來，感到一種緊壓，不知如何纔能叫他不出眼淚纔好，連忙搖着手說道：「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不過你說這些話有沒有什麼意思呢？」

「此間的各種團禮，因為我是牧師，都要我捐款。他們要我捐二百盧布，我答應每月捐十個盧布……你算算看，還剩多少！再說，老余立梅我至少要給他三個盧布一個月。」

「余立梅是誰？」

「余立梅是一個牧師，那時我還沒有到新基羅村來。因為我來了，把他的位子……擠掉了，你要曉得，他還住在新基羅村呢。他沒有地方好去。沒有一個人肯幫助他。他雖然是年紀老了，究竟是個有身分的人，我總不忍看他沿路乞討！如果他有什麼不測，我在良心上也說不過去！自然是怪我不好！他……在各處負債；你要知道，我總是責備我自己，不

曾替他把債還清呢。」

葉可夫牧師從座位上站了起來，發狂一般的看着地板，在房間裏踱來踱去。

他舉起手來，又把手放下，囁咕着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上帝呵，救救我們罷，可憐我們罷！我既沒有忠心和力量，又何必擔這個重任呢？我的失望將無有已時了！聖母呵，救救我罷！』

顧麟說：『牧師，不要傷心了。』

葉可夫牧師繼續說道：『顧麟，我餓得要命呵。請你仁愛的饒恕我罷，我已經到了力盡的時候了……我也知道，如果我向人家乞討，個個人一定都肯幫助我，不過……我不能這樣做！我害羞。我怎麼好意思向鄉下人乞討呢？你是地方廳的職員，一定也知道……我能夠向乞丐去乞討麼？至於向富翁和地主乞討，我又不願意！我還有一點自尊心！我害羞。』

葉可夫牧師搖了搖手，發狂的用兩隻手搔着頭髮。



『我害羞！天哪，我害羞！我很驕傲，不願人家看出我的窮困！顧麟呵，你來看我的時候，我的屋子裏正沒有茶！一撮茶都沒有，你要知道，那時我的驕傲心不肯讓我把實情告訴你！我的衣服上有許多補釘，自己也很慚愧……我慚愧我的聖衣，我的飢餓……一個牧師不是應該驕傲的麼？』

葉可夫牧師站在書房中間，好像他不曉得顧麟在身邊似的，自己問起自己的話來。

『如果我忍受着飢餓和侮辱——不過，天哪，我還有妻子呢！我是將她從好人家裏娶過來的呀！她做不慣粗笨工作；她很嫩弱；她喫慣了白麵包，喝慣了茶，睡慣了毯子……在家裏她總是彈着鋼琴……她很年輕，還不到二十歲……她自然喜歡熱鬧，歡喜出去闖門子……她與我同居以後，簡直連女僕都不如；她羞得不敢見街上人的面。天哪，天哪！她惟一的希望就是我在拜訪歸來，帶回一個蘋果或是一片餅乾來給她喫……』

葉可夫牧師又用雙手搔了搔頭髮。

『我們彼此感不到互相戀愛，只是互相憐憫……我總是憐憫的看着她！天哪，怎麼

會讓我們過這樣窮苦的生活呢！這種事情，人們即使看見報上這樣載着，也是不會相信的。……我這種罪要到幾時纔受得完呢！」

顧麟聽他的聲音，幾乎嚇得喊叫起來，連忙勸他道：「牧師，何必這樣悲觀呢？」

葉可夫牧師好像喝醉了酒似的，囁咕着說：「顧麟，請你寬宏大量，饒恕我罷。饒恕我罷，這都……沒有什麼要緊，你可不要爲了我這點小事操心呀……我罵我自己，時常罵我自己……」

葉可夫牧師向四圍張了一張，又低聲說道：

「有一天大清早起，我從新基羅村到盧奇可弗村去；我看見一個婦人站在河岸旁在做一件事情……我走近面前去一看，幾乎疑心我是花了眼睛……可怕極了！醫生伊凡的妻子正坐在那兒洗衣服呢……醫生的妻子，女子師範的畢業生！你要知道，她起身很早，從鄉間走半里路到河邊來洗衣，恐怕被人窺破……她不能夠沒有驕傲心！她看見我站在她的旁邊，窺破她的窮困，不禁滿臉通紅……我也紅了臉——我害怕，便想幫她

洗，她連忙把衣服藏起來，恐怕我又窺破她衣服的檻褸……」

顧麟坐了下來，幾乎是恐怖的看着葉可夫牧師的臉說道：『這一切太不可信！』

『太不可信！顧麟呵，醫生的妻子還要自己在河下洗衣服，你自然不相信！隨便哪一個地方都沒有這樣的事情！我是牧師，應該不管她麼？但我又有什麼法子好想呢？我時常沒有病，也假裝有病，來請她丈夫診治！你說太不可信，這是真的！連我自己也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你知道的，在彌撒祭的時候，我從聖殿裏看下去，余立梅和我的妻都面有餓色，醫生的妻子手都凍紫了。說來你不相信，我站在那兒，失去了知覺，好像傻子一樣，直等到聖房司喚我，我纔覺醒過來……太難爲情了！』

葉可夫牧師又踱來踱去。

他搖着手說道：『耶穌呵，聖徒呵！我不能盡職了……你同我說起學校，我呆坐着好像一個傻子，一個字都沒有聽清楚，除了食物以外，什麼都不想……甚至在聖殿上……唉……你猜我做些什麼？』葉可夫突然立起身來，又說道：『你要出去了。恕我，我沒有說』

什麼……怨我……」

顧麟同葉可夫握了握手，沒有說話，看葉可夫走到門廊，纔走回書房，站在窗口。他看見葉可夫牧師走出大門，把寬邊的帽子蓋住眼睛，慢慢的在大路上走，垂着頭，好像很慚愧似的。

顧麟想道：『我沒有看見他坐過馬車。』

一個牧師每天步行來訪他，他不敢想下去了；從這兒到新基羅村總有五六里路，路上的泥濘又極其不便行走。遠遠的他又看見馬車，夫安諸和孩子白萊孟跳過泥濘，濺了葉可夫一身，來求葉可夫祝福。葉可夫便脫下帽來，慢慢的替安諸祝福，又祝福那小孩，撫着他的頭。

顧麟用手遮着眼睛，他覺得他的手上溼了。他離開窗子，模糊的眼睛向房間的四面一看，他依舊似乎聽見膽怯的濁聲似的。他看了看桌上。僥倖葉可夫在匆忙之間，忘記把演說詞帶走。顧麟連忙把演說詞撕得粉碎，往字紙籠裏一塞，方纔安心。

他往睡椅上一倒，哀哀的說：『我當了一年地方廳的職員，竟不知道這樣一回事！真是瞎眼的木頭，超羣的泥偶！我一定要趕快幫助他們，一定要趕快！』

他心裏很不安，團團轉着，手指按住太陽穴，要想在腦子裏挖出一點東西來。

『二十號我就可以得到我的薪俸二百盧布了……我要藉口一種很好的方法，送他一點錢，還送一點給醫生的妻子……我要請他在我這裏做一種特別的職務，也假裝病來請醫生醫治……像這樣做法，可以不致有傷他們的自尊心。我還要幫助余立梅牧師……』

他用手指計算着錢數，又怕這兩百盧布不夠付車夫，僕人和肉錢……他不由的想起最近的過去，他胡亂花去他父親的遺產，二十歲的時候嫖妓宿娼，每天給馬車夫郭士梅十個盧布，還送許多貴重的禮物給女優。唉，這些胡亂花去的三盧布和十盧布的鈔票，是多麼的有用呵！

顧麟想道：『老余立梅每月只要三個盧布就可以生活，牧師的妻子只要一個盧布』

就可以買一件襯衣，醫生的妻子也只要一個盧布就可以僱一個洗衣婦。總之，我要幫助他們！我要幫助他們。」

顧麟忽然想起他向主教秘密告發的信，是他在一時氣憤之間寫出來的。他一起起這件事情，就滿面羞慚，對不住自己的內心，對不住看不見的真實。

這就是一個過分舒服，關心窮人而又不甚了解他們的公子少爺有心想要幫助窮人的開始和結局。

## 謀殺者

晚禱在伯羅哥那亞車站舉行。大神像飾以金框，油漆着閃光的顏色。在大神像前，站了一羣鐵路工役和他們的妻子兒女，還有在鐵路附近做工的木匠和運木料的人。大家都默默的站着，爲電光和雪風的吼叫所攝，電光和雪風無目的地在外面遊戲，不管這一晚是通告節的前夜。從微丹耶皮羅跑來的老教士領導晚禱；聖房司和馬脫非正在唱着。

馬脫非滿臉歡喜；他伸長了頸子歌唱着，好像他想騰空而起似的。他唱的是次中音，吟誦讚美詩時也是蜜一般香甜動聽的次中音。當他唱天使報信時，他搖着手臂，好像是

一個領唱者，要想以次中音跟隨聖房司重濁的低音，成功一種非常複雜的調子，從他的臉上看來，可以知道他非常得意。

後來晚禱過了，他們全都悄悄的散去，那兒又黑暗而且空了，跟着就是一陣靜默，這種靜默只有在曠野孤立的車站裏，可以感到；或者森林裏，只有風聲，什麼都聽不見，也有這種情景。四圍空虛以後，一切生命的疲倦也漸漸的抹去了。

馬脫非住在他堂兄的酒店裏，離車站不遠。但是他不想回家。他坐在酒排間裏，與侍者低聲的談話。

『我們磚瓦廠裏自己有唱詩班。我不妨告訴你，我們雖是工人，我們唱起詩來可是一等，刮刮叫的。時常有人請我們到城裏去，有一次代理主教伊凡在三一教堂裏做禱告時，主教的唱詩班在右邊唱，我們的在左邊唱。後來他們還在城裏埋怨着我們，說我們唱得太久。他們常說：「工廠唱詩班真唱得長。」真的，我們在六七點鐘光景唱聖安諾的禱告和讚頌起，一直唱到十一點多纔唱完，所以我們有時要唱到夜半纔回工廠。這真有趣。』



說着，馬脫非嘆了一聲：『這是多麼有趣呵！余爾吉，現在我在我父親家裏可就不舒服了。最近的教堂也有四里遠；我的身體軟弱，不能走遠路；那兒簡直沒有會唱詩的人。我們家裏是不會泰平的；過了一天又一天，天天只聽見咆哮，吵罵，只看見污穢，齷齪。我們像鄉下人一般，全都在一個碗裏喫東西，酸菜湯裏有甲蟲……余爾吉呵，上帝不給我健康，不然我早就走了。』

馬脫非是一個四十五歲的中年人，外貌不大健康；他的臉上起了皺紋，他那衰弱稀疏的鬍子是灰白的，這使得他看上去老了許多年。他說話的聲音微弱，慎重，咳嗽的時候總是撫着胸，他的眼睛顯出不安和焦燥的神情，只有絕頂聰明的人纔有這樣的眼睛。他喜歡很冗長的敘述，有一次在工廠裏他舉起一口重箱子，害了疝氣病，因此變而為『絞腸痛』，只得在磚瓦廠裏辭了工，回到家鄉裏來；不過他究竟害了什麼病，連他自己都不明白，他簡直不曉得『絞腸痛』是什麼意思。

他替自己斟了一點茶，繼續說道：『不瞞你說，我是不高興我的堂兄的。他比我年紀

大，我罵他實在罪過，我怕上帝，但我實在按捺不住了。他是一個頑劣，乖戾，該罵的人；他是我親戚和工人的仇敵，時常發脾氣。上禮拜天，我溫和的請求他道：「堂兄，我們到白霍莫弗做彌撒祭去罷。」但他卻說：「我不去；那兒的教士是一個賭鬼；」他今天不到這兒來，他說，因為從微丹耶皮羅來的教士是吸烟喝酒的。他不歡喜牧師！他自己做彌撒祭，做定時祈禱，做晚禱，他的妹妹就權當作聖房司；他說，「讓我們在上帝面前禱告罷！」於是她那像火雞似的低微的聲音就說道：「上帝，憐憫我們罷……」就是這樣，這真是罪過。每天我對他說：「堂兄，你想想你所做的事情罷！堂兄，你懺悔罷！」他可是一點也不關心。」

侍者余爾吉倒了五杯茶，放在茶盤裏，送到侍者室裏去。他剛剛進去，就聽見喊叫聲：

「豬彘，這是你招待的禮貌麼？你簡直不懂得怎麼伺候！」

這是站長的聲音。又有膽怯的喃喃聲，後來又是粗厲的怒喊聲：

「快點呀！」

侍者非常沮喪的走了回來。

他低聲說道：『以前我可以使伯爵和王子滿意，但是現在我卻連伺候茶水都不會了……他居然在教士和女人們面前直呼我的名字！』

待者余爾吉以前也曾自己有過錢，在某省某大城的頭等車站上開過點心店。那時他穿過燕尾服，戴過金鏈條。但是後來命運竟一天比一天的壞，他浪費了許多錢來裝修；又被職員搶了錢去，漸漸的不支，就移到別的冷清的車站上去做生意。在那兒他的妻子又偷了他的一切銀錢捲逃。於是他又移到第三個更小更下等的車站，只賣點現成食物，不再賣熱點心了。後來又搬到第四個車站。漸漸的改變他的位置，一步步的下陷，終於跑到伯羅哥那亞來，不賣別的，只賣茶和廉價的酒，點心只有煮硬雞蛋和乾臘腸，臘腸還有一股柏油氣，他自己也嘲諷似的說，這是只配給音樂隊喫的。他的頭頂全禿，有很大的藍眼睛，雜亂的濃鬍子，這濃鬍子是他時常對着鏡子梳理的。過去的回憶不住的糾纏着他；他受不了『只配給音樂隊喫』的臘腸，站長的無禮，鄉下人的爭斤較兩，他以爲飲食店不能還價，猶之藥房不能還價是一樣的。他頗自慚於貧窮和卑下，這種自慚現在是他生

活的主要興味。

馬脫非聽他講過以後，說道：『今年春天到得很遲，這是很好的；我最不喜歡春天。余爾吉，春天是泥濘滿地的。他們在書上寫的是：春天，鳥鳴，日落，但這有什麼愉快呢？鳥就是鳥，如此而已。我喜歡好同伴，喜歡聽人說話，喜歡談宗教，或是在唱詩班裏愉快的歌唱；至於那些什麼夜鶯呀，花呀——謝謝，算了罷！』

他又談起磚瓦廠和唱詩班來，但余爾吉只想到自己的貧窮和羞慚，不住的聳肩默想。馬脫非說聲再會，逕自回家。

沒有下霜，屋頂上的雪已經融化了，雖然雪片仍是大塊的落着；雪片在空中旋轉得很快很快，沿着鐵路，在白雲裏彼此追逐。鐵路兩旁的橡樹，在月亮的微光裏，沈長而且鬱悶的響着。月亮是高高的藏在雲裏。每當暴風撼樹時，牠們是多麼的可怕呵！馬脫非在鐵路旁沿着砌道走着，蒙着手和臉，風打在他的背上。忽然間有一匹小馬，滿身遮着雪，在他眼前出現；一輛雪車沿着石砌的路走來，一個農人，也是滿身遮着雪，頭蒙了起來，在揮他

的鞭子。馬脫非回頭一看，好像幻景似的，忽然雪車和農夫都不見了，他加快脚步，突地驚嚇起來，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他走到十字路口，看見旗號手所住的黑暗的小屋。柵門是開着的，雪片旋轉着好像騎掃帚的女巫。在那兒鐵道橫過一條大路。右邊離十字路口不遠，路旁有陶麗荷的酒店，這酒店同時又是驛站的旅舍。此處晚間總有燈光透露出來。

馬脫非回家以後，各房間都嗅着香氣，甚至在院子裏也是煙霧騰騰的。原來他的堂兄還在做晚禱。晚禱在禱告的房間裏舉行，在對着門的角隅裏，有舊式祖傳神像的寶座，鍍了金身，左右兩面牆上都飾着新舊式的神像，有的有寶座，有的沒有。桌上有直拖到地的布幅，是天使報信的神像，在松木的十字架和香爐旁邊。蠟燭正在燃燒着。桌旁有一個讀經臺。當馬脫非經過禱告的房間的時候，他停了脚步，在門口張望了一下。那時葉可夫正在讀經臺前讀經；他的妹妹愛麗是個又高又瘦的老太婆，穿了一件深藍色的衣服，繫了一條白頭巾，正在與他一同做晚禱。葉可夫的女兒黛霞，是一個臉上有斑點的十八

歲的醜姑娘，也在那兒禱告，與平時一樣的赤腳，穿的衣服就是夜深時取水給牛喝的那件。

葉可夫低低的鞠躬，唱着詩道：『主給我等光明，光榮歸主。』

愛麗手托着腮，懶懶的尖聲唱着。樓上，在天花板上，有模糊的聲音，好像是威嚇或是凶兆。樓上久已沒有住人。窗子釘上了板，空瓶子四散的放在地上。現在風發出沈濁的聲音，就好像有人在樓上奔跑似的。

樓下的一半開了酒店，陶麗荷的家住在別一半。所以每逢酒醉的客人在酒店裏吵鬧的時候，在各個房間裏每一句話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馬脫非住在廚房隔壁，廚房裏有一個大竈，從前那兒當驛站旅舍的時候，每天的麵包就是在這大竈上烘的。鼠霞迦自己沒有房間，與馬脫非住在竈後的同一個房間。晚間時常有一隻蟋蟀在那兒叫。老鼠是跑進跑出。

馬脫非點燃蠟燭，開始讀起向車站警察借來的一本書。他坐在那兒的時候，晚禱已

經做完，他們全都上牀睡了。黛霞迦也躺了下來。她立刻就有了鼾聲，但不久又醒來，打個呵欠說道：

『馬脫非叔叔，你既沒有正經事，何必浪費蠟燭呢。』

馬脫非答道：『這是我的蠟燭，我拿我自己的錢買的。』

黛霞迦略一翻身，又睡熟了。馬脫非坐了許久——他沒有睡——他讀完最後一面時，從盒子裏拿出一枝鉛筆來，在書上寫道：

『我馬脫非已經讀過這本書，以為這是我所讀過的書中最好的一本書，為此我感謝這本無價之書的所有者，未受任命的鐵路警官曹可甫。』

他以爲在別人的書上寫了這些字是很有禮貌的。

## 二

在通告節那天，郵車過後，馬脫非坐在酒排間裏，一面講話，一面在喝檸檬茶。

侍者和警察曹可甫聽着他說。

馬脫非說道：『不瞞你說，我在教堂裏讀新約裏書信的時候，還只有十二歲，我的父母非常高興，每年夏天我常與我親愛的母親朝拜聖地。有時別的小孩唱歌，捉龍蝦，而我總是依在我母親的膝下。比我年長的都褒獎我，實在，我有這樣的好品行，我自己也很得意。後來我母親祝福我，送我進磚瓦廠，我常在工作時間以外在我們的唱詩班裏唱次中音，再也沒有比這件事更使我愉快的了。不用我說，我是不吸煙，不喝酒的，貞潔的生活着；但我們全都知道這樣一種生活方式是人類仇敵所不喜悅的，不潔的鬼有一次想要毀滅我，先使我的心陰暗，如同他現在對付我堂兄似的。第一，我發誓每逢禮拜日喫齋，任何日都不喫肉，日子久了，我的各種幻想都來了。四旬齋的第一禮拜，直到禮拜六，聖父們預備了乾食的食品，但軟弱的人或是工作過勞的人喝一點茶是並不算罪過的，不過我一直到禮拜日都沒有喫一點麵包屑，後來全四旬齋我不喫一滴油，在禮拜三和禮拜五，我也是一點都不喫。在稍小的齋日我也是這樣。有時在聖彼得齋日，我們工廠裏的孩子們



都喫魚湯，而我卻離開他們一點，獨自在啃乾麵包。自然，一種人有一種人的本領，我可以說，我自己並不覺得齋日有什麼難受，真的，只要誠心，什麼事都容易辦。在四旬齋的前幾天，我只感到飢餓，後來習以為常，就容易一些，一個禮拜以後，簡直完全不在乎了，只覺得腿上麻木，好像腳不著地，騰在雲裏霧裏似的。再說，我時常舉行各種懺悔；我時常在晚間起來禱告，鞠躬到地，時常把大石從這兒搬運到那兒，時常赤着腳在雪地上行走，甚至我還戴鐵鍊。光陰容易，你知道，有一天我在一個教士面前懺悔，忽然我起了這個念頭，我想，這個教士娶了妻，吸煙喝酒，無一不來——他怎麼能夠替我舉行懺悔呢？他比我的罪大，他有什麼權力來赦我的罪呢？我敢說，我不敢喫齋油，他竟敢喫鱈魚。我又跑到別的教士那兒去，真是不幸得很，他是一個大胖子，穿了一件絲織的聖衣；他的衣服響着，好像女人一般，還有滿身的烟氣。我在齋日又到大教堂裏去懺悔，就是在這兒，我的心裏還是感到不安；我總疑心教士們的生活是不按照規則的。此後我心裏就找不到一個禱告的地方；有一個地方他們禱告念得太快，又有一個地方禱告有錯誤，又有一個地方聖房司口吃。

有時，上帝恕我這罪人罷，我竟站在禮拜堂裏，心中燃着怒火。像這種地方我怎麼能夠禱告呢？我以為禮拜堂裏的人不是按時畫十字的，又不肯好好的聽道，我睜眼一看，總覺得他們都是些酒鬼，他們破壞齋戒，吸烟打牌，生活懈怠。只有我是依照着十誡生活的。狡猾的鬼並沒有熟睡；牠愈變愈放肆。我在唱詩班裏也不唱了，禮拜堂裏也完全不去了；我自以為是個正直的人，禮拜堂有污點，所以與我不合——真的，我好像下凡的天使一般，驕矜自大，一切都不信仰。後來我就想自己建造一個禮拜堂。我從一個蕘婆子那兒租了一間極小的房子，在墓地附近，離城市很遠，也像我堂兄那樣，做一個禱告的房間，我也有禮拜堂的大蠟燭，還有真的讀經臺。在我自己的這個禱告房間裏，我守着愛多斯聖山的規則——那就是，每天我在夜半舉行朝禱，未敢稍懈，在十二聖人節的前夜，我的朝禱竟延長到十小時，有一次還延長到十二小時之久。照規矩，教士們在唱詩和讀經的時候是可以坐的，但我想比教士們更好，時常總是從頭站到尾。我唱詩讀經，時常是很遲緩的，帶着眼淚和嘆息，舉起雙手，我時常禱告後就去做工，一點不睡；真的，我就是在做工的時候也

禱告的。全城裏的人都這樣說：「馬脫非是一個聖者；馬脫非醫治病人和沒有知覺的人。」自然，我從來沒有醫治過病人，但是我們都知道，只要有異端邪道起來，女人們總是羣往馳之。她們就好像蒼蠅遇見了蜜似的。老太婆和各種的女人都追蹤到我這兒來，俯伏在我的脚下，吻我的手，說我是一個聖人，是什麼什麼，甚至還有人看見我的頭上有圓暈。我的禱告房間裏擠滿了許許多多人。我又租了較大的房間，因此就有了按時的巴比倫塔。鬼完全抓住了我，以他不潔的蹄子在我眼前完全遮蔽了光明。我們的行爲好像瘋子一般。我讀，老太婆和別的女人們唱，她們不喫不喝，站了二十四小時之久，忽然她們顫抖起來，好像害了寒熱病似的；後來這個也叫，那個也叫——真是可怕！我也遍身顫抖，好像一個猶太人下油鍋似的，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我們的腿亂跳起來。這真是怪事：我不想跳，而逼得我不得不跳，不得不亂搖手臂。後來我們全都叫着啼着，跳舞，彼此追逐——到跌倒爲止，像這樣狂亂，我就姦淫起來了。」

警察笑了，但是他看着別人不笑，他也就嚴肅起來。他說：

『這是火神教。我聽說他們在高加索全是這樣幹的。』

馬脫非自己在神像前畫了個十字，動着嘴唇繼續說道：『但是我沒有被天雷打死，我那死去的母親一定在另一世界裏替我禱告過。那時城裏個個人都把我當作聖者，甚至好人家的太太和紳士也時常祕密到我這兒來求安慰。後來我跑到我們的教徒烏息普那兒乞求饒恕——這一天是饒恕節——他用鐵鈎把門扣緊，房間裏便面對面的只剩下我們兩個人。他就斥責我，不瞞你說，烏息普雖沒有受過教育，卻是一個有腦子的人，個個人尊敬他，怕他，因為他很嚴肅，過着敬畏上帝的生活，工作勤苦。他做過城裏的縣長，在禮拜堂裏又做過將近二十年的司事，還做過許多善事；他把整個的新莫斯科路鋪上石子，又把禮拜堂油漆一新，把柱子裝飾得好像綠沸銅一樣好。他把門扣上，那末——他說：「你這惡徒，我找了你好久了……你以為你是一個聖者，不是，你不是聖者，只是上帝的背叛者，異教徒，行惡之人……」他說了又說……我簡直學不上來，真是又有辯才，又聰明，彷彿是寫下來的文章，非常動人。他說了兩個鐘頭。他的話打入我的心坎；我的眼睛

睜得大大的。我聽着，聽着，就——嗚咽起來！他說：「做一個平常人罷，你喫喝穿衣禱告應該與平常人一樣。凡是超乎平常的都是異端；你的鐵鏈是異端，你的禁食是異端，你的禱告房間也是異端。這都是驕傲。」第二天是禮拜一，我得了病。我害了疝氣病，進了醫院。我非常疲倦，哀哀的哭泣，遍身顫抖。我以為從醫院到地獄，在我面前有一條直路，我幾乎死了去。我纏綿牀褥，一直病了六個月。病愈以後，第一件事就是懺悔，按照着規則做聖餐禮，又成爲一個人了。烏息普看見我回家，便勸諫我說：「馬脫非，記好，凡是超乎平常的都是異端。」現在我已經與平常人一樣的喫喝，一樣的禱告……現在我遇見有烟氣和酒氣的教士就不罵他了，因爲教士，自然，也是一個平常人。但是不久我聽說城裏或是鄉間有聖者出，可以幾個禮拜不喫東西，自己立有規則，我就知道這是誰的工作了。先生們，這就是我過去的生活。現在，像烏息普一樣，我也時常勸諫我的堂兄堂姊，斥責他們，但我只是曠野裏的呼聲。上帝沒有允許我這種天才。」

馬脫非當然不會給人什麼很深的印象。余爾吉沒有說什麼，只是把櫃臺上的酒具

移去，警察就談起馬脫非堂兄的富豪來。

他說：『他一定至少也有三萬。』

警察曹可甫是一個結實的人，紅頭髮，養得很好，面部很胖，（他走起路來，兩頰不住的顫抖）長官不在的時候，每每蹣跚而坐。他說話的時候，身體不住的搖晃，無心的吹噓着，他的臉上帶着自滿的神氣，彷彿他剛用過午餐似的。他想賺錢，時常談到錢，帶着嚙賞家的氣味。他做着代理的職業，如果有人想要出賣房產馬匹車輛，都跑來找他。

余爾吉點頭道：『是的，我敢說，至少有三萬。』他又對馬脫非說：『你的祖父有很大的財產。很大很大，全都傳給你的父親和你的叔叔。你的父親年紀輕輕的死掉，你的叔父就獨管家產，後來，自然就傳給了葉可夫。那時你與你的母親出外朝拜聖地，又在工廠裏唱次中音，他們不讓草生在他們的腳下。』

警察搖晃着身體說：『你應該分一萬五，酒店是你與堂兄共有的，所以財產也應該是共有的。真的。如果我處於你的地位，我早就要在法庭裏起訴了。一方面我要起訴，在案

件進行的時候，我還要將他的臉打成菓子醬。」

葉可夫是爲人所不滿的，因爲他的信仰與別人不同，就是不大信教的人也要憤慨。警察不滿意他，還因爲他也轉賣馬匹和車輛。

侍者忌妒的望着馬脫非，向他說道：『你不跟你的堂兄打官司，是因爲你自己有許多錢，一個人只要可以生活，一切就都馬馬虎虎，要是我，處於這種地位，一定是不肯甘心的……』

馬脫非就說他一點錢都沒有，但是余爾吉卻沒有聽見。余爾吉只想起他自己的過去，以及他每天所受的侮辱。他的禿頭出汗，面孔通紅，眨着眼睛。

他煩惱的說：『該詛咒的生活！』他用力拿臘腸往地板上一擲。

### 三

據傳說，酒店是在亞歷山大一世時，一個寡婦和她的兒子移居此地時造的；她的名

字就叫做陶麗荷。黑暗的院落和門時常是關着的，人們驅車過此，常有非常不安和重壓的感覺，好像裏面住有妖巫或是盜賊似的，尤其在月夜，更覺陰森可怕。馬車夫經過此地以後，時常回過頭來望望，立刻加緊了馬鞭逃去。旅客都不願在此地住，因為這個旅舍裏的人不大和氣，並且索價甚昂。院子裏連夏天都是泥濘滿地的；大肥豬常躺在那兒，陶麗荷所養的馬在院子裏亂跑，不加繩索，有時跑到院外，好像瘋了似的，在大路上亂闖，驚嚇了朝山的女人。那時路上有許多車輛，還有一長串貨車連續走過，發生了各種事情，例如，三十年前有幾個貨車夫與過路的商人爭吵，把他殺掉，直到現在，離酒店半里遠，還豎着一個傾斜的十字架。此外還有帶着鈴鐺的郵車和鄉間紳士的睡馬車經過；又有一羣有角的牛經過，一面叫着，一面踢起路上的灰塵來。

有了鐵路的時候，起初這地方只有一個月臺，只稱爲休息處。十年以後，纔造成現在的伯羅哥那亞車站。舊驛路上的車差不多完全停止，現在只有本地的地主和農人驅車過此，但工人在春秋兩季卻在此地成羣的走着。驛站旅舍也改而爲酒店；上層爲火所焚



毀，屋頂鐵鏽成黃色，蓋着院子的屋頂漸漸的傾斜下來，不過大肥豬還是在院子裏喫着泥濘。與以前一樣，馬也時常跑了出來，甩着尾巴，瘋狂一般的在路上衝着。他們在酒店裏賣茶，乾草，雀麥和麵粉，還有伏加酒和啤酒，可以在店裏喝，也可以帶回去；他們賣酒是偷賣的，非常小心，因為他們沒有領過執照。

陶麗荷的家族以虔信著名，世代信教，因之人家替他們家裏起個綽號，叫做『聖潔之家』。但是，大約因為他們是分住的，所以每每歡喜自作主張，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理想，他們做夢，疑惑，改變信仰，差不多每隔一代總有一種他們自己的特別信仰出現。建造這酒店的曾祖母陶麗荷是信仰舊教的；她的兒子和她的兩個孫子（馬脫非和葉可夫的父親）跑到奉正教的禮拜堂裏，款待牧師，虔誠的在新神像前禱告，與信舊教一樣的熱心。年老的兒子拒絕食肉，自立不言的規則，以說話爲罪惡；孫子們特別的地方，在於他們解釋聖經並不簡單，常要在聖經裏尋求隱藏着的意義，以爲聖經裏每一個字都含着一個神祕。

陶麗荷的曾孫馬脫非幼年就與各種的夢想和幻想掙扎，幾乎毀了他自己；另一曾孫葉可夫是信奉正教的，但是自從他的妻子死後，他就不到禮拜堂裏去，而在家裏禱告了。他的妹妹愛麗學着他的樣，也變了心；她自己不到禮拜堂裏去，並且還不讓黛霞去。據說愛麗在年輕時常在微丹耶皮羅赴自鞭教，她現在還祕密的做自鞭教徒，這就是她繫白頭巾的緣故。

葉可夫比馬脫非大十歲；他是一個很漂亮的高大老人，很長的灰鬍子幾達腰際，濃眉顯出嚴肅的表情，甚至帶一點兇殘的樣子。他穿一件上等布料的短外衫，或是黑羊皮衣，總想穿得乾淨；他甚至晴天也穿套鞋。他不到禮拜堂裏去，因為他覺得禱告做得不合法，又因為教士在不合法的時間裏喝酒並且吸煙。每天他在家裏與愛麗讀經，唱詩，做禱告。在微丹耶皮羅他們在朝禱時不讀頌主文，甚至在大節期也不做晚禱，但他在家裏常把每天所要讀的經一句句統統讀完，一行也不遺漏。他在暇時，還高聲的讀使徒行傳。每天的生活他常嚴肅的依照着禮拜堂的規則去做；因此，如果在四旬齋有幾天『爲了

守夜的緣故』可以喝一點酒，他也可以喝酒，甚至不想喝，他也要勉強喝。

他讀經，唱詩，燃香，禁食，並不是爲了想在上帝面前納福，只是爲了守秩序。人要是沒有宗教就不能生活，宗教應該在某種秩序內一年年，一天天的表示出來。所以每天早晨和每天晚上，一個人應該恰恰在那個時候，在上帝面前說出那樣合式的話來。一個人應該生活，因此禱告是使上帝愉快的，所以每天一個人都該讀經唱詩來使上帝愉快——也就是說，應該照着禮拜堂的規則去做。因此約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定要在復活節念，從復活節到升天節不能唱『相遇最多』等等。這種規則的自覺及其重要使得葉可夫在做功課時非常滿意。如果偶因重要事情——例如，驅車進城，到銀行去，等等——打斷了他的秩序，他的良心上也就要感到不安和失意。

後來他的堂弟馬脫非突然從磚瓦廠裏回來，住在酒店裏，當作自己的家一樣，就在那一天起，擾亂了他所定下來的秩序。他不願與他們一同禱告，不按着定時喫菜喝茶，起身很遲，藉口身體軟弱，每逢禮拜三五喝牛乳；差不多每天逢着他們在禱告的時候，他就

要跑進禱告房間裏去，喊叫着說：『堂兄，你想想你所做的事情罷！堂兄，你懺悔罷！』這些話使得葉可夫很生氣，愛麗一點也不能忍受，破口大罵；或是到了晚間，馬脫非要偷偷的跑到禱告房間裏，溫和的說道：『堂兄，你的禱告是上帝所不喜悅的。因為聖經上寫着，先與你弟兄和睦，然後再供獻你的禮物。你重利借錢給人，又做酒販——你懺悔罷！』

葉可夫並不看重馬脫非的話，只把他的話當作沒有腦筋的人的遁辭，他只曉得說，愛你的鄰居，與你的弟兄和睦，等等，只是因為他們怕禱告，禁食，讀經；他們看不起利息，只是因為他們不喜歡工作。自然，貧窮，沒有積蓄，沒有存款，比謀富要容易得多。

但是他到底是煩惱的，不能像以前一樣的禱告。他剛剛走到禱告房間裏，打開書來，他就怕他的堂弟要跑來阻止他；果然馬脫非出來了，他顫抖着聲音喊道：『堂兄，你想想你所做的事情罷！堂兄，你懺悔罷！』愛麗就發脾氣，葉可夫氣咻咻的喝道：『出去！』而馬脫非總要這樣的回答他：『這房屋是屬於我們兩個人的。』

葉可夫又唱詩讀經起來，但他已不能恢復平靜，不知不覺的就在聖經上打起瞌睡

來。他雖是把堂弟的話當作無意識，但是爲了某種緣故，他一想起富人不能進天國的話，又想起前年他販私馬賺了一大筆錢，又想起有一天他妻子還活着的時候，一個酒徒在他的酒店裏喝酒喝死了，他就覺得非常心虛害怕……

現在他晚間已經不能酣睡，很容易醒，他還能聽見馬脫非也是醒着，不住的喘氣，渴慕着他的磚瓦廠。每逢葉可夫在晚間翻來覆去的睡不熟的時候，他就想到販私馬和酒徒，以及福音上所說的駱駝穿針眼。

彷彿夢寐再也不來尋他似的。真是不幸，雖然已是三月末，每天還是落雪，樹林吼叫着，好像是冬天，誰也不相信春會要來。這種天氣使人憂鬱，吵鬧，怨恨，到了晚間，風在天花板上發出沈濁的聲音，彷彿有人住在空樓上似的；漸漸沈思重壓在他的心上，他的頭發燒，就不能熟睡了。

在好禮拜五以前的禮拜一早晨，馬脫非在他的房間裏聽見了黛霞向愛麗說：

「叔叔馬脫非說，過幾天可以不用禁食了。」

馬脫非記起昨晚他與黛霞整個的談話，他忽然痛心起來。

他好像病人似的，悲哀的說：『女孩子，不要做壞事！你不能够不禁食；我們的主他自己也禁食了四十天。我只是說，禁食對於一個壞人是沒有好處的。』

愛麗一面洗地板（她常在工作日子洗地板，一做起這件事來，遇見人就要生氣）一面嘲諷似的說：『你不妨去聽磚瓦廠工人的話，他們可以教你爲善。我們知道他們在工廠裏是怎樣禁食的。你最好去問你的大叔——問他的愛人，他在禁食的日子怎樣與那毒蛇似的女人喝牛乳。他教訓別人，卻忘記了他自己的那條毒蛇。你只要問他留下錢來給誰——給誰？』

馬脫非在他生活的一時期中，做禱告時曾與老太婆和未嫁的姑娘跳舞，彼此追逐，又與一個做工的女人結合，跟她生了一個小孩。他把這件事很祕密的隱瞞起來，不讓別

人知道。他回家的時候，就把他在工廠裏所儲蓄的錢，全都交給這個女人，還問地主借錢來做他的旅費，現在他只有幾個盧布，便拿來作爲買茶與蠟燭之用。後來他的愛人寫信告訴他，說是他的孩子死了，問他她對於這個錢將怎麼辦法。這封信是工人從車站上帶來的。愛麗截取了這封信，折來讀了，從此以後便每天罵馬脫非的愛人。

愛麗繼續說道：『你想想罷，九百盧布，你拿九百盧布來送給毒蛇，又不是親戚，只是工廠裏的小家碧玉，你這天火燒的！』她愈說愈冒火，尖銳的喊道：『你有話說麼？可惡的東西，我要把你碎屍萬段！把九百盧布當作一個小錢用。你應該拿給黛霞用——她是親戚，不是外人——或者送給白來夫養育瑪亞的孤兒，也是很正當的。你那毒蛇怎麼不死，那個女鬼，我三次詛咒她！我咒她永不見天日！』

葉可夫喊她，這時應該做功課了。她洗了一個臉，繫上白頭巾，現在洗靜而且溫和，跑到禱告房間，到她所愛的哥哥那兒去。她與馬脫非說話，或是在酒店裏替農人預備茶，她總顯出一個眼光犀利，脾氣極壞的老太婆；但在禱告房間裏她的臉色就變得嚴肅而

且溫和，看去年輕了不少，很有禮貌，有時還微微一笑。

葉可夫禱告溫和而且悲哀，如他在四旬齋所做的一樣。他念了一會就停，聽聽室內所統治的靜默。接着他帶着滿意的神情，又念了起來；他合掌祈求，溜着眼睛，搖頭嘆氣。但是忽然有一陣聲音。警察和余爾吉跑來看馬脫非。每逢有外人進屋，他煩惱起來，就高聲的讀經唱詩，聽見人聲以後，他又悄悄的低聲唱讀起來。他在禱告房間裏能夠聽見侍者說話：

『西岐布弗的鞭鞭人將他的事業賣了一千五。他要五百現款，其餘可用借據。馬脫非，你做點好事，借給我五百罷。我每月可以給你二分利。』

馬脫非驚詫的叫道：『我哪裏有錢呢？我沒有錢！』

警察解釋道：『二分利一月真是天上掉下來的呢。你把錢放起來，被蟲蛀爛，豈不是一個錢都拿不到麼？』

後來客人們走了出去，跟着便靜默了。葉可夫剛想又讀經唱詩起來，忽然門外有一



個聲音說道：

『堂兄，你將馬借給我到微丹耶皮羅去罷。』

這是馬脫非的聲音。葉可夫又煩惱起來。

他想了一會問道：『你能夠套哪一匹馬去呢？有人套栗色馬取豬去了，我正想套雄

馬到徐特基羅去，禱告做完後就要動身。』

馬脫非煩惱的問道：『堂兄，怎麼你能分配馬匹，我卻不能呢？』

『因為我用馬是爲了正經事，不是爲了享樂。』

『我們的財產是共有的，所以馬也是共有的，堂兄，你要放明白一點。』

沈默了一會。葉可夫不再禱告，只等馬脫非離開門口。

馬脫非說：『堂兄，我是一個病人。我不想財產——你要就給你罷，你拿去罷，只給我

一點點錢養病罷。你肯給我錢，我就走。』

葉可夫沒有響。他想要除去馬脫非，但他卻不能拿錢給他，因爲他的錢全都放在營

業上，再說，陶麗荷全家從來沒有分家過。分家的意思就是敗家。

葉可夫不說什麼，還是等馬脫非走，不住的看着他的妹妹，恐怕他干涉，又要有一陣吵罵的風波，與早晨一樣。後來馬脫非終於走了，葉可夫還是念下去，但他現在已經沒有那種興致了。他的頭昏沈沈的，因為不住的俯身，眼前發黑，並且不高興自己溫和憂鬱的聲音。他有了這種精神上的憂傷，晚間他就不能熟睡了；白天他很害怕，就好像有鬼坐在他的頭上和肩上似的。

照例做完了禱告以後，心裏大不高興，他就動身到徐特基羅去。在去年秋天，一隊鐵路工人在伯羅哥那亞附近築界堤，曾欠酒店十八盧布，現在他就到徐特基羅向工頭取錢。路被融雪和雪風所破壞，變成深黑色，有許多破洞，一部分已經完全不能走了。雪水流到兩旁的路下去，所以他只能在中間一條狹路上驅車，遇見阻礙物，轉折是很為難的。天空從早晨起就是陰沈沈的，溼風吹着……

一長串雪車向他迎面走來；農婦的車內運的是磚，葉可夫只得讓路。他的馬陷在雪

裏，直到肚腹；雪車向右傾側，爲防止傾跌起見，他就側身向左，像這樣坐了許久，直到雪車慢慢的從他的身邊完全走過爲止。在風聲裏，他能夠聽見雪車軸的響聲，和雄馬的喘息聲，農婦談論他道：『這是聖潔之家裏的人，』還有一個農婦憐恤的看着他的馬，說道：

『彷彿雪要積到葉哥來節似的！馬可受不住了！』

葉可夫縮着身子，坐得很不舒服，因爲怕風，把眼睛閉了起來，那時馬和紅磚還是不絕地在他面前經過。大約因爲他不舒服，他的腰又痛，他就立刻心煩起來，他所要做的事，在他看來，覺得不很重要，他想，明天可以差工人到徐特基羅去取的。於是又與以前不眠之夜一樣，他想起駱駝的經意，各種記憶又都爬到他的心上。他想到農人把偷來的馬賣給他，想到酒徒，想到農婦拿火壺來典質給他。自然，每一個商人都是想盡方法來賺錢，但葉可夫一想起他在做生意，就要傷心；他想到別處去做事；一想起每天要做晚禱，他就感到疲倦。風一直向着他的臉上吹，貫進他的領子裏，彷彿向他低聲說着他的心曲，從廣大的平原過來……葉可夫看着那幼時看慣了的平原，記起他年輕時也有這樣的煩惱，這

樣的念頭，有了夢想和幻想，信仰就動搖了。

他獨自在空曠的平原感到失意，於是勒回馬頭，慢慢的跟着一長串雪車向回路走去，農婦們笑着說道：『聖潔之家裏的人折回來了。』

回家以後，爲了禁食的緣故，菜也不燒，茶也不烹，這樣，就覺得這一天更加長了。葉可夫早已把馬送到廐上，把麥粉趕快送回車站，拿起讚美詩來看，但晚間卻還是離得很遠。愛麗已經洗過一切的地板，沒有事做，就來糊箱子，箱蓋的裏面都糊上瓶子的招紙。馬脫非饑餓而且憂鬱，坐下念書，或是跑到荷蘭竈旁，慢慢的考察磚瓦，使他回想起工廠來。黛霞迎睡熟了；她醒來以後，又汲水給牛喝。她在井裏取水時，繩子忽然斷了，桶跌了下去。工人就找船鉤，想把桶鉤出來，黛霞迎赤着腳，腿紅得好像鵝腿一樣，跟着他在雪泥裏走，不住的說：『太遠了！』她的意思是說井太深，鉤不能到底，但工人不懂她的話，以爲她妨害他，便轉過身來，用不恰當的話罵她。那時葉可夫恰恰走到院子裏來，聽見黛霞迎在那兒，很長很快的回罵工人，這種話是她只有在酒店裏的酒鬼們那兒可以學得來的。

他喫了一驚，向她喝道：『不知廉恥的女孩子，你說的是什麼話！什麼話！』

她煩惱而且沈悶的，看着她的父親，不懂得她爲什麼不能說這些話。他想勸告她，但她反而很野蠻而且愚昧的打他；他直到此時，纔知道她沒有宗教。他覺得以前他在樹林裏和雪裏，過着喝酒和發誓的生活，也是和這女孩一樣的野蠻而且愚昧，他沒有勸告她，只是搖搖手，就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去了。

那時警察和余爾吉又跑來看馬脫非。葉可夫以爲這些人也沒有宗教，他們對於宗教，一點也不關心；人的生活，在他看來，是奇怪的，麻木的，愚蠢的，簡直與狗一樣。他科着頭在院子裏走來走去，後來又捏緊了拳頭，跑到大路上。那時雪大塊的落着。他的鬍子在風裏吹了開來。他不住的搖頭，好像有一樣沉重的東西壓在他的頭上和肩上，又好像有鬼坐在他的頭上和肩上。他以爲不是他自己在走，而是一隻野獸，一隻可怕的大野獸，他只要大喝一聲，就可以聲震樹林和平原，使得個個人喫驚……

他回到屋子裏去的時候，警察已經不在那兒，但侍者卻坐在馬脫非的房間裏，算着數珠。他有一種習慣，差不多每天到酒店裏來；從前他是來看葉可夫，現在他卻是來看馬脫非了。他不住的打着算盤，臉上出汗，好像是很用力，也許是他想借錢，也許是他摸着鬍子想形容從前他在頭等車站裏常預備香檳酒給軍官喝，大餐是他親自動手來做鱈魚湯。在這個世界上，除了酒排間以外，沒有一樣可以使他感到興味的，他所能夠談的，也只是喫的東西，酒類，以及餐桌上的裝飾。有一次他拿了一杯茶給一個年輕的女人喝，她正在哺乳給她的嬰孩喫，他想對她說一句客氣話，於是他就像這樣說道：

『母親的胸脯是嬰孩的酒排間。』

他在馬脫非的房間裏一面算着數珠，一面就向他借錢；他說他在伯羅哥那亞再也生活不下去，他把這話重複了好幾次，好像要哭了出來似的：

「我有什麼路走呢？現在我有什麼路走呢？請你告訴我罷。」

於是馬脫非走到廚房裏，剝了幾隻熟山芋的皮，大約這還是他昨天喫剩的。這時房間裏靜悄悄的，葉可夫以爲侍者已經走了，正是做晚禱的時候，連忙把愛麗喊到，當作沒有人，在房間裏，毫無煩惱的高聲唱了起來。他又是唱詩，又是讀經，但是心裏卻在說着別樣的話：『上帝，恕我罷！上帝，拯救我罷！』他接連的俯身到地，一次又一次，好像非力竭不止似的，只管搖頭，所以愛麗驚奇的看着他。他怕馬脫非進來，又知道他一定要進來，於是怒不可遏，既不能禱告，又不能繼續俯身到地了。

馬脫非輕輕的開了門，走進禱告房間裏來。

他嘆了一口氣，斥責的說：『罪過，罪過！懺悔罷！堂兄，你想想你所做的事情罷！』

葉可夫捏緊拳頭，不去看他，因爲一看了他，也許就忍不住要打他，葉可夫很快的就走出房間。他感到他自己是可怕的大野獸，與方纔在大路上那樣。他穿過過道，走到灰色的齷齪房間，那房間煙霧騰騰的，農人們就在那兒喝茶，他在那兒從這一角踱到那一角。

的走了許久，他的脚步很重，以致架上的酒瓶叮噹響着，桌子也搖晃起來。他現在感到他自己是不滿意於他的宗教，不能照往常一樣的禱告。他應該懺悔，應該再加一番思索，用別的方法來禱告，來生活。但是怎樣禱告呢？也許這些都是魔鬼的試探，並無須改換方法罷？……應該怎樣辦呢？他應該做些什麼呢？誰能指導他呢？多麼迷茫呵！他停了脚步，搔着頭髮默想，但馬脫非在他身邊，不能容他默想。他很快的跑回房間裏來。

馬脫非坐在廚房裏，拿起一碗山芋在喫。附近爐旁愛麗和黛霞正面對面的坐着紡紗。在爐與桌子之間，（馬脫非就坐在桌旁）放了一塊鐵板，鐵板上放了一塊冷鐵。

馬脫非問道：『堂姊，給我一點油罷！』

愛麗問道：『誰像你這樣，在禁食的日子還要喫油呀？』

『堂姊，我不是教士，是一個俗人呀。我因為身體軟弱，不但想喫油，還想喫牛乳呢。』

『要是你在工廠裏的話，喫什麼我都不管。』

愛麗從架上拿了一瓶齋油，很生氣的朝馬脫非面前一攢，惡毒的笑着，顯然是高興



他竟是這樣一個罪人。

葉可夫嚷道：『我對你說，你不能喫油！』

愛麗和黛霞迦喫了一驚，但馬脫非卻把油倒在碗裏，繼續喫着，裝作沒有聽見。

葉可夫嚷得更high：『我對你說，你不能喫油！』他滿臉通紅，拿起碗來，舉得高過頭頂，用力往地上一摔，打得粉碎。他發怒的吼道：『你敢還嘴！』其實馬脫非並沒有說話。他又重複說了一句：『你敢還嘴！』把拳頭在桌子上一擊。

馬脫非面色灰白，立了起來。

他嘴裏還在咀嚼，一面說道：『堂兄——堂兄，你想想你所做的事情罷！』

葉可夫嚷道：『馬上替我滾出去！我對你說，滾出去！』他討厭馬脫非皺紋的臉，他的聲音，他那鬚鬚上所黏着的山芋屑，以及他咀嚼時的神情。

『堂兄，你平下氣來罷！地獄的驕傲已經迷住你的心了！』

葉可夫躁着腳說：『住口！你這鬼，走開！』

馬脫非也生了氣，不禁高聲說道：『你要曉得，你是上帝的背叛者，你是異教徒。該詛咒的鬼遮蔽了你的真光；你的禱告上帝是不接受的。趁現在懺悔還來得及！罪人的臨終是可怕的！堂兄，懺悔罷！』

葉可夫抓牢他的臂，拉他離開桌子，而他的面色更加灰白，喫驚而且迷亂，喃喃的說：『怎麼？你想怎樣？』他掙扎着，要想用力脫出葉可夫的手，突然抓住了葉可夫的衣領，用力就扯；愛麗恐怕他要打葉可夫，她尖叫一聲，抓起齋油瓶來，用力向她所恨的堂弟的頭蓋骨上擲去。馬脫非搖晃了幾下，立刻他的臉上平板而且冷淡。葉可夫不住的喘氣，激動情感，只覺得油瓶擲得好，可惜雖打中了頭，馬脫非卻不跌倒，他好幾次（他記得清清楚楚）用手指指鐵板給愛麗看。血滴在他的手上，他聽見黛霞迦一聲絕叫，鐵板已打在馬脫非的頭上，馬脫非應聲而倒。葉可夫怒氣已消，知道出了事了。

愛麗手裏依舊拿着鐵板，憎惡的說：『這個工廠野獸，就讓他腐爛罷！』血污的白頭巾滑到她的肩上，她那灰白的頭髮很是凌亂。她又說：『他真是咎有應得！』

一切都可怕。黛霞迦坐在爐旁的地板上，手裏拿着紗嗚咽，不住的下拜，每一下拜就喘一回氣。但是最害怕的是葉可夫，他看見血山芋簡直不敢踐踏，更使他害怕的是他所要未曾預料的一件事，好像一個惡夢壓在他身上，這件事似乎最爲危險。這就是侍者余爾吉站在門口，手裏拿着數珠，面色灰白，驚嚇的看着廚房所發生的突變。葉可夫回轉身來，很快的跑到過道，從過道跑到外面，要想抓住余爾吉，便跟着他走。

他在雪上擦乾淨了血手，一面走，一面想。他心裏在打主意，他想，他們的工人早已走了，並已請求在鄉村的家裏過夜；昨天他們殺了一隻豬，所以雪地裏有一大灘血跡，雪車上甚至井的一邊都有血跡，所以即使葉可夫全家都有血跡，也似乎不至於引起疑竇。把謀殺罪隱藏起來當然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自首了呢，警察就要吹哨，譏諷的笑他，從車站奔來；農人也要來圍觀，警察要縛起葉可夫和愛麗的手，嚴肅的把他們帶到鄉間法庭，又從那兒解到城裏，路上個個人就要指着他們，歡悅的說道：『他們竟拘捕聖潔之家裏的人呢！』——像這樣是要使得葉可夫更加痛苦的，無論如何，他想延長一些時間，不願

現在受辱，寧肯待之將來。

他趕上余爾吉說道：『我可以借給你一千盧布……你要是洩漏出去，事情可就糟了……總之，人死不能再生；』他好容易追着侍者走，而侍者連頭也不回，跑得比以前更快，葉可夫繼續說道：『我可以送你一千五……』

他跑得喘不過氣來，只得停了脚步。余爾吉則走得更快，大約是怕他自己也要被他們打死罷。直到過了鐵道，再走一半路，就可以到軍站，他纔敢偷偷的回頭一望，路便走得慢了。紅綠的燈光已經在車站和沿着鐵道閃耀；風已經沉下去，但雪花依舊下墮，路又變白了。余爾吉在車站停了脚步，想了一會，決定走了回來。這時天已經黑了。

他遍身顫抖的說：『葉可夫，給我一千五，我一定不洩漏出去。』

## 六

葉可夫的錢有的存在城裏的銀行裏，有的借給人家；自己家裏只留一點點錢，以備

不時之需。他跑到廚房裏找火柴，火柴燃着青光時，他看見馬脫非仍躺在桌旁的地板上，但現在他身上已經鋪了一塊白布，除了他的靴子以外，什麼都看不見。一隻蟀蟋在叫。愛麗和黛霞迴不在房間裏，她們都坐在茶室的櫃臺後面，默默的紡紗。葉可夫手裏拿了一盞小燈，走到他自己的房間，從牀底下拉出一隻藏錢的箱子來。這時箱子裏有四百二十一盧布的鈔票；鈔票有一股不愉快的濃烈氣味；還有三十五盧布的現銀。葉可夫把錢放在帽子裏，就走到院內，出了大門。他走路時常向四面張望，但卻看不見侍者的影子。

葉可夫喊道：『喂！』

一個黑影從鐵路的柵門向着他走來。

葉可夫認明是侍者，着急道：『你怎麼走開了呢？現在你來了；此地不到五百……我家裏沒有多餘的錢了。』

奈爾吉很貪的拿了錢，往口袋裏一塞，喃喃的說：『很好……我很感謝你。』他遍身顫抖，即使在黑暗裏都可以看得見。他又說：『葉可夫，你自己不要煩心呀……我說什麼

好呢？我來了又走，這就是我所能做的。諺語說得好，因為不知道，所以說不出……」立刻他又嘆息一聲道：『該詛咒的生活！』

他們默默的立了一分鐘，彼此都不互看。

侍者顫抖着說：『這件事的起因，不過是一點點小事，誰也不知道會……我正坐在那兒弄數珠，忽然聽得一聲……我就在門口張望，你正爲了齋油……現在他在哪裏？』

『躺在廚房裏。』

『你應該把他放到別處去……你怎麼不這樣辦呢？』

葉可夫一言不發的跟他到了車站，又回家駕馬，把馬脫非送到里馬羅弗。他決定把他送往里馬羅弗林中，把他丟在路上，就可以對人聲稱葉可夫到微丹耶皮羅去了，沒有回來，那麼人家自然就要以爲他是在路上爲人所殺了。他知道這樣做也許瞞不過人家，但是活動或是做點事情，總比悶坐等待要好受一點。他喊黛霞迦，跟她一同把馬脫非擡出。愛麗在洗廚房裏的血跡。

葉可夫和黛霞迦回來的時候，鐵路的柵欄門關上了。那時正有一長串貨車經過，用兩個火車頭來拖，不住的喘氣，從煙囪裏吐出紅煙來。

前面的火車頭發出尖銳的汽笛聲，因為火車快到車站了。

黛霞迦說：『汽笛響呢……』

火車終於過去了，一個旗號手慢慢的把柵欄門打開。

『葉可夫，原來是你？我不知道你近況如何，很發財罷？』

他們一回家，就上牀去睡。

愛麗和黛霞迦在茶室裏放了一張牀，緊挨着睡，而葉可夫則睡在櫃臺上。他們在睡覺以前既不禱告，也不點燃神像前的燈。三個人都醒着睡到天亮，一聲也不敢響，他們覺得頂上的空樓整晚有人在走路。

兩天以後，一個巡警總監和一個驗屍員從城裏跑來搜查，先查馬脫非的房間，又查整個酒店。他們先問葉可夫，他證明禮拜一馬脫非到微丹耶皮羅去懺悔，大約他是被鐵

路上做工的木匠害死的

驗屍員問他，怎麼馬脫非在路上，而他的帽子卻在家裏——他到微丹耶皮羅去，從來沒有不戴帽子的——又爲什麼他們在他身旁路上的雪上，找不出一點血跡，而他的頭卻敲破了，臉上和胸上都有血腥，葉可夫驚慌起來，沒有了主意，只得答道：

『這我可說不上來。』

葉可夫所最可怕的事竟發生了：警察來了，警官在禱告房間裏吸煙。愛麗罵他，又對警察總監無禮；後來他們把葉可夫和愛麗帶到院子裏，農人圍在門口說道：『他們竟拘捕聖潔之家裏的人呢！』彷彿他們全都很高興似的。

在審問的時候，警察直說，葉可夫和愛麗害死馬脫非，是爲了不肯讓馬脫非分有家產，並且馬脫非自己也有積蓄，如果搜查不到，顯然是連馬脫非自己的錢也被葉可夫和愛麗拿去了。後來又審問黛霞，她說叔叔馬脫非和姑母愛麗爲了銀錢每天吵嘴，幾乎每天相打，叔叔馬脫非很有錢，怎麼怎麼他給他的愛人九百盧布。



黛霞迦獨留在酒店裏。沒有一個人來喝茶飲酒，她就分配時間來打掃房間，喝蜜糖水，喫麵包夾肉；但是幾天以後，他們問鐵路過道的旗號手，他說最近禮拜一晚上，他看見葉可夫和黛霞迦驅車從里馬羅弗回來。於是黛霞迦也被捕了，關在城裏的監獄裏。從愛麗口裏，又知道在謀殺時余爾吉也在場。他們又搜查余爾吉的房間，錢藏在一個不尋常的地方，在爐下的雪靴裏，票子都換了小數目，共三百零一盧布。他自誓這錢是他自己存積起來的，他已經有一年不到酒店了，但證人卻證明他很窮，最近極需要錢，他差不多每天到酒店裏來，向馬脫非借錢；警察又說在謀殺的那天，他自己與余爾吉曾兩次到酒店幫他借錢。這個關節使人憶起余爾吉在禮拜一晚上沒有來做貨車客人的生意，而到別處去了。於是他也被捕，解往城中。

審判在十一月以後舉行。

葉可夫顯得更老更瘦了，說話的聲音很低，好像一個病人。他那形像比任何人都要軟弱，可憐，低下，彷彿他的靈魂也和他的身體一樣，老了壞了，從他良心受痛苦，夢想和幻

想永不離開他的時候，他已經是被囚了。審判長問他爲什麼不到禮拜堂去。

『你是異教徒麼？』

他答道：『這我可說不上來。』

現在他一點也沒有宗教了；他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懂；現在他恨以前的信仰，以爲是黑暗而且愚蠢的。愛麗一點也不肯降服，還在罵死人，罵他使他們倒霉。余爾吉不只幾根鬚，已經長了一大把。在受審時他面紅流汗，顯然羞於穿那灰色的囚衣，羞於與卑微的農人坐在一條長凳上。他很笨的防衛他自己，要想證明他一年沒有到酒店裏去，與每一個證人爭論，審判官都笑他。黛霞迦在監獄裏倒長肥了。在受審時她不懂審判官問她的話，只說他們害死叔叔馬脫非，她非常害怕，但後來的事她卻不知道。

四個人都定了謀財害命的罪。葉可夫罰做二十年苦工，愛麗十三年半，余爾吉十年，黛霞迦六年。

## 七

後來有一天晚上，一條外國輪船停在撒哈連島的杜伊路口要煤。人家叫船主等到早晨，但他一個鐘頭都不願意等，說是如果晚上天氣驟變寒冷，他要是沒有煤，駛船可就危險極了。在韃靼灣天氣每半小時一定要突變一次，那麼撒哈連沿岸就很危險。現在很平定，也許不久就要有大海浪刮來。

一羣囚犯從弗弗斯基監獄送到礦場裏來，這羣囚犯是撒哈連島一切囚犯中最齷齪而又最討厭的。煤要運到駁船上，然後小汽船沿着輪船拖，輪船拋錨離岸有一千三百多尺遠，因此卸煤裝煤要重複許多次——這是最勞苦的工作，駁船碰着輪船，人們就要暈船，以致立不住脚。囚犯們剛從睡夢中爬起來，依舊睡眼惺忪的，沿着岸走，在黑暗中顛簸着，脚鏗琅璫的響。左邊簡直看不見，是一個高巖，非常陰森，峻峭，右邊籠罩着不能穿透的濃霧，海在濃霧裏沈長而又單調的嘯着，『啊……啊……啊……啊……』只有監工

燃起煙管，發出一道一閃即逝的光，可以看見拿槍的警衛兵，和兩三個近旁囚犯的粗糲面孔，或是他提燈靠近水邊，可以看見最高的白浪以外，其餘什麼都看不見。

這羣囚犯中有一個人就是葉可夫，囚犯們因為他鬍鬚長，替他起個綽號，叫做『板刷』。早已沒有人喊他的本名了。

他到此地來是很可羞恥的，因為，三月以後遣戍到西伯利亞，感到一種不可抗的，強烈的思家心，他屈服於試探而逃走，不久又被捕捉，就定為終身監禁，還抽了四十皮鞭。後來他失去囚衣兩次，又挨了兩次打，其實每次囚衣都是被人家偷去的。他從解到放得薩起，就有思家的念頭，囚車晚間停在伯羅哥那亞，葉可夫倚在車窗前，想要看他自己的家，但在黑暗裏什麼都看不見。沒有人可以跟他談起家鄉情事。他的妹妹愛麗一直遣戍到西伯利亞去了，他不知道現在她在什麼地方。黛霞迦在撒哈連島，但她已與很遠殖民地  
的被釋囚犯同居；他簡直不知道她的消息，只有一次，一個殖民地裏的人到弗弗斯基監獄裏來告訴葉可夫，說起黛霞迦已經生了三個孩子。余爾吉在杜伊官署裏當僕人，但他

不願見他，因為他怕農人階級的囚犯認識他，使他沒有面子。

一羣囚犯到了礦場，就在碼頭上站着。據說無須裝煤，因為天氣漸壞，輪船想早點開。他們可以看見三點光。一點在動着，那就是小汽船，彷彿是回來告訴他們究竟要不要裝煤。葉可夫在秋寒和溼海霧裏顫抖着，緊緊的裹住破爛的短衣，眼睛眨也不眨的向着他家鄉的方向望着。他在監獄裏已經與從各地來的囚犯同居——有俄國人，烏克蘭人，鞑靼人，佐治亞人，中國人，吉卜希人，猶太人——他聽他們的談話，觀察他們的痛苦，於是又轉而信仰上帝，他覺得終於他知道了真實信仰的意義，他的全家，從祖母陶麗荷以下，非常飢渴的尋了許久，終於沒有尋到。他現在一切都知道了，他明白上帝是在什麼地方，應該怎樣事奉他，不過他只有一樣事情不明白，為什麼人們的命運這樣顛倒，為什麼別人不大信仰上帝的倒平平常常的過了一生，而他卻要手脚顫抖，好像醉漢似的，受盡了恐怖和痛苦，一直到死都不能脫出。他張大了眼看着黑暗，他覺得在幾千里的霧外，他已經看見了家鄉，伯羅哥那亞縣，又能在黑暗裏看見那兒人們的野蠻，無情，沈悶，陰森，野獸般

的殘酷。他的眼睛浸溼了淚水；但他依舊注視着遠方，輪船在那兒微弱的發出光芒，他的心痛，渴慕着家鄉，他想活，他想回家將他的新信仰告訴他家鄉裏的人，他想，哪怕是能夠拯救得起一個人也好，那怕是能夠毫無痛苦的生活一天也好。

小汽船來了，駁船上的人高聲說起，無須運煤。

他吩咐道：『回去從容的走！』

他們能夠聽見輪船的起錨聲。現在一陣刺人肌骨的狂風吹來，高巖頂上的樹嘩嘩欲裂。大約又要起暴風雨了罷。

## 漂泊者

### ——我旅行中的一件事情

我做過晚禱回來。史維陀哥爾斯基教堂鐘樓上的鐘響出溫柔和婉的調子作爲前奏曲，以後纔敲十二點。教堂的大院落一直伸到頓尼次河旁的聖山腳下。一個高大的旅館遮蔽着牠，恰好當作牠的高牆，現在因爲天黑了，便露出微弱的燈光來，星光與燈光混在一起，幾難分辨。遠遠的望去，就目所能及的，有許多馬車，舊式的四輪大馬車，雙輪馬車，貨車，敞篷馬車，旁邊有許多黑馬和白馬，有角的牛，人們忙着走來走去，穿黑長衣的俗人，修道士穿梭不息的走着。燈光從窗裏射出來，向着車馬和人頭上移動，在微光裏，這些影子都顯得非常巨大：敞篷馬車的軸一直升到天空，馬的眼睛裏似乎出火，穿黑長衣的俗人修道士生了一對黑翼……有談話聲，打鼾聲，馬嚼草聲，車裂聲，孩子低語聲，常有新的

人羣走進旅館大門，車輛便停在外面。

許多松樹從山頂上倒垂下來，一株堆一株的，倚在旅館的屋頂上，看着教堂的院落，如看深穴，松樹都好奇地聽着；在牠們那黑暗的樹叢中，斑鳩和夜鶯都不停的唱着……看到這樣混亂的景象，聽見這樣的聲音，你總要以爲，在這活的混雜裏，沒有一個能夠了解別個，個個人都找尋一樣東西而不能找到，這樣許多馬車和人總似乎找不到出路。

一萬多人聚集在聖山上，替聖約翰和聖尼古來做節宴。不單是旅館裏，就連麵包房、裁縫店、木匠店、車篷都充滿了人……從各處來的人到了晚間聚集在一處，好像秋天的蒼蠅一般，牆旁、院落裏的井旁、旅館的狹道裏，都等待着做晚間的休憩處。老老小小的俗人、修道士不住的動着，沒有休息或是希望得救。無論白天或是夜深，他們總是非常忙碌，彷彿被什麼所煩惱似的，然而無論他們怎樣勞苦力竭，他們的臉色總是充滿了勇敢和溫煦的歡迎，他們的聲音是友誼的，他們的動作是迅速的……因為無論誰到這兒來，他們總要預備一個地方給他睡覺，還要給他喫喝；他們如果遇見聾子，聽話不容易，亂問一



頓，他們就只得脣焦舌敝的來解釋給他聽，告訴他爲什麼沒有空房間，禱告從幾點鐘做起，什麼地方有聖餅賣，等等。他們要跑路，要擔荷，要不住的談話，甚至於還要恭敬，還要機敏，還要安頓從馬里烏坡跑來的希臘人，習慣上他們居住得比小俄羅斯人要舒服一點，應該與別的希臘人安頓在一處，還有從巴穆特和李西潛士克跑來的店老板，衣服穿得好像太太一般，將他安頓在鄉下人一起，他也不會動氣的。到處都這樣的喊着：『神父呵，給我們一點麥酒罷！發點善心，給我們一點乾草罷！』或者是：『神父呵，我在懺悔以後，可以喝一點水麼？』俗人修道士就要拿麥酒和乾草來，否則就要像這樣的回答：『我的好太太，去向修道士說去，我們沒有權利來答應你。』接着便是這樣的問道：『修道士在哪裏？』於是俗人修道士就要解釋修道士所住的地方。他們像這樣忙亂的活動着，還有時間到教堂裏去做晚禱，替紳士們服務，回答必要和不必要的問題，而許多受過教育的朝山客偏喜歡向他們急雨似的發問。看看穿黑衣的俗人修道士一天之內忙亂了二十四小時，真想不出他們幾時有工夫坐過睡過。

我做過晚禱回來，就跑到旅館裏去，那兒已經有一個地方留給我了，管理寢室的僧人站在門口，在他旁邊的階石上，有幾個男人和女人，穿的衣服好像是鎮上的人。

僧人止住了我，說道：『先生，你可以好心一點，允許這個年輕人在你的房間裏過夜麼？你可以給我們一個面子麼？人太多了，簡直沒有空房間——真是多得古怪！』

他指着一個矮小身材的人，那人穿了一件薄外套，戴了一頂草帽。我允許了，我那邂逅的同伴就跟着我。打開了門上的小鎖以後，不管願意不願意，我總要看一看掛在門柱上對着我的臉的圖畫。這幅畫的標題是死之默想，畫的是一個僧人跪在地上，看着棺材和棺材裏面的屍骨架。在這個僧人的背後也站了一個屍骨架，似乎比較堅定，手裏拿了一把鐮刀。

我的同伴指着屍骨架的屍骨盤說道：『沒有骨骼是像這樣的。大致說來，你知道，人們總不大注意於精神上的幸福。』他說過以後，鼻子裏透出了一陣鬱悶之氣，又很傷感的嘆息了一聲，彷彿要我替他找一個懂得精神幸福之人似的。

我正在找火柴想點燃蠟燭，他忽然又嘆息一聲說道：

『我在哈可夫的時候，曾經到解剖場去過幾次，看見過骨骼；我甚至還到墓地裏去過。我不妨礙你麼？』

我的房間小而氣悶，裏面沒有桌椅，只在窗旁安放一個抽屜衣廚，火爐，靠牆安放兩把木長椅，彼此相對，已經擺得滿滿的了。中間留出一條窄路。難看的小臥褥放在木長椅上。有兩個木長椅，本來這房間是預備給兩個人的，我就把這點意思對我同伴說了。

他說：『不久他們就要打鐘做彌撒祭，我不會長久吵擾你的。』

他總以為他吵擾了我，非常不安，抱歉似的走到小長椅上，又抱歉似的嘆息一聲，這纔坐了下來。微弱薄暗的脂蠟燭點了一陣之後，忽然旺燃起來，把房間照得通明，使我可以看清楚他的面容。他是一個年約二十二歲的青年，有那可愛的圓臉，孩子一般的黑眼睛，穿了灰色的廉價衣服，好像鎮上的人一樣，但從他的膚色和狹肩看來，並不像是做過工似的。他是一個很含混的型式；人家不曉得他是個學生，還是做生意的人，或者是工人。

但看了看他那動人的面容和孩子般親暱的眼睛。我不願意疑心他是漂泊者的摹仿者，他們常跑到佈施食物供給寄宿的寺院裏去，自稱爲神學生，爲了防衛正義爲學校所開除，或是禮拜堂的唱詩者失去了聲音……他的容貌似乎頗有特徵，又極面熟，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但確實在何處見過，我又說不出來。

他默默的坐了許久，在那兒深思，大約因爲我沒有表示我對於骨骼和墓地的意見，所以他就以爲我是難講話的人，不歡喜他在我面前罷。他從口袋裏拉出一根臘腸來，在他的眼前旋轉了一下，躊躇的說：

『對不起得很，我又要打攪你……你有小刀麼？』

我拿小刀遞給他。

他皺着眉自己切了一小块，說道：『這臘腸味兒真不好。店裏人真是搶錢，拿壞東西給主顧……我要是給你一塊，你一定不能下咽。你要喫麼？』

他的話裏也有點特徵，與他的面容相稱，至於究竟有什麼特徵，我還是說不出來。爲

了表示我信託他，並不是難講話的人，我就拿了一點他所呈獻的臘腸。的確很難下咽；一定要有看家狗的好牙齒纔可以咬得動。我們一面動着牙牀，一面就談起話來；我們起先都一致的埋怨着彌撒的時間做得太長。

我說：『此地的規矩倒有點像愛多斯山，不過在愛多斯山晚禱還要來得長，竟有十個鐘頭之多，遇到大節期，甚至要十四個鐘頭方能了事！你去做做禱告看，夠你受的！』

我的同伴搖頭答道：『是的，我在那兒住過三個禮拜。你知道，每天都是禱告，每天都是禱告。在平常日子的夜半，他們打鐘做禱告，到了五點鐘就做第一次的彌撒祭，到了九點鐘又做第二次的彌撒祭。睡眠自然是談不上。白天又有讚美詩，特別的禱告……我預備受聖餐禮的時候，沒有一點氣力，差不多要跌倒了。』他嘆息了一聲，又繼續說道：『不到教堂裏去又不大好……僧人給你住，供養你，你知道，你怎好意思不去呢。一個人做一兩天禱告還可以支持得住，三禮拜可真太多了——實在太多了！你在此處預備住多久』

『我明天晚上就要走了。』

『我還要再住兩禮拜呢。』

我說：『我想，此地的規矩恐怕不能住得這樣的長久罷？』

『是的，那是實情：如果有人住得太久，騙僧人的食，他們就要下逐客令了。你自己判斷一下看罷，如果無產的人可以高興住多久就住多久，這兒就會要填塞得滿坑滿谷，把整個的教堂都吞光了。那是實情。但僧人們對我卻是例外，我希望他們在最近不要把我趕走。你知道，我還是最近改信宗教的呢。』

『你這話是真的麼？』

『我是一個受洗的猶太人……最近我纔相信正教。』

現在我明白我以前對於他的面貌猜測不透的原因了。他那厚嘴唇，他那說話時歪起嘴的右角和右眉的神情，以及他那油光光的眼睛，是只有猶太人裏可以找得出來的。我又知道他是精通成語的……與他談了幾次話，漸漸的知道他的名字叫做易樊契，從

前名叫易沙克，他是摩季來夫省人，從羅弗契爾加斯克到聖山來，他就是在羅弗契爾加斯克改信正教的。

易契契喫完了臘腸以後，立起身來，揚起右眉，在神像前做禱告。他重回到小長椅上坐下時，右眉依舊是揚起的，這時他就簡單的敘述他的經過。

他開始說話的音調，好像不是說他自己，而說的是某一個偉大的人物。『從幼年我就酷愛學問。我的父母是可憐的希伯來人；他們靠做小買賣爲活。你知道，他們生活在污穢地方，好像乞丐一般。總之，一切都是貧窮而且迷信的；他們不喜歡教育，因爲，很自然的，教育使人漸漸遠離宗教……他們是可怕的狂信者……父母不想讓我受教育，他們要我也學生意，除了希伯來聖經，不許我知道別的……但是，你當能同意，並不是個個人都能畢生掙扎來尋求麵包，喝污水，喃喃的念着希伯來聖經的。有時軍官和鄉間的紳士住在爸爸的棧房裏，他們常談說許多事情，這些事情是我在從前所從來夢想不到的。自然，這很有引誘力，使我非常羨妒。我常哭着求他們送我到學校裏去，但他們只教我讀希

伯來文，不教別的。有一次我找到一張俄國報紙，就拿回家來。我雖然不懂俄文，卻很喜愛俄文。自然，迷信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每個人都多少有一點民族主義，但我那時卻不知道，並且非常憤怒……』

易沙克說過以後，把右眉揚得更高，斜着眼睛，滿足的望着我，好像母雞望着穀粒一般，那神氣好像是說：『你現在總可以知道我是個有知識的人，是不是？』說了些狂信和他對於學問的慾望以後，他又繼續說道：

『我有什麼法子好想呢？我跑到史莫蘭士克。在那兒我有一個表哥，他是做鍋和錫器的。自然，我很喜歡在他手下做工，因為我正沒有工作可以糊口；那時我赤着腳，衣衫非常破爛……我以為我可以白天做工，晚間和禮拜六讀書。我照樣做了，但警察查出我沒有護照，又把我送回父親身邊來……』

易樊契聳起一個肩膀，嘆息了一聲。

他的心裏愈是活躍的回想起過去，他那猶太音也愈顯然，他繼續說道：『我有什麼



法子好想呢？我的父母責備我，把我交給祖父，一個狂信的老猶太人，要我改過。但我當晚就跑到西克羅夫去了。我的叔叔想在西克羅夫捉牢我，於是我又跑到摩季來夫省去；我在那兒住了兩天，又與同伴跑到史泰羅杜去。」

後來他在故事裏又說起哥奈爾，吉夫，比來亞策爾可夫，烏蠻，巴爾特，班德茵等處，最後纔說到敖得薩。

『我在敖得薩跋涉了整整一個禮拜，肚裏饑餓，找不到工作，後來還是在城裏賣成衣的幾個猶太人收留了我。從那時起，我纔知道讀書寫字，算術學到命分，我想進一個學校繼續攻讀，又沒有錢。我有什麼法子好想呢？我在敖得薩跑了六個月，賣舊衣服，但猶太人不給我工錢，真是壞蛋。我辭了職，離開了他們。後來我就坐輪船到帕里可埠。』

『幹什麼呢？』

『無事可幹。一個希臘人答應替我在那兒找一個職業。總之，我像這樣跋涉，沒有一定的工作，一直漂泊了十六年，直到我到坡爾塔爲止。那兒有一個學生，是猶太人，知道

我想讀書，就替我寫一封信給哈可夫的學生們。自然，我就跑到哈可夫去了。學生們互相商議，預備叫我進工科。你知道，我可以說，我在那兒所遇見的學生，一直到我死時，我都不會忘記他們的。莫說他們給我喫，給我住，他們還引我入了正軌，使我思索，顯示我人生的目的何在。在他們這些人中，現在很有些出了名的人。比方，你大約聽說過格盧馬希爾罷，是不是？

『我不大清楚。』

『你不大清楚！他在哈可夫雜誌上寫了許多篇學問豐富的論文，正預備當教授呢。好，我讀了許多書，加入學生的集會，那自然是無足輕重的。我讀了六個月的書，但是要進工科，一定要把中學的一切數學學好，格盧馬希爾便勸我試一試獸醫科，該科就是第六班的中學生也可以投考的。自然，我就開始學習了。我並不想當獸醫，不過他們告訴我，我讀完了獸醫科，將來入醫科大學，可以不用考試。我學習一切屈涅的著作；我可以讀羅馬尼頗士 (Cornelius Nepos) 的未加預備；至於希臘文中我幾乎讀完庫爾齊烏斯 (Curi

(thus) 的全部著作。但是，你知道，一件一件的發生起來……學生們一走，我的地位就動搖了，我聽說我的媽媽來了，在哈可夫全城找尋我。於是我就走了。我有什麼法子好想呢？幸而我知道在頓尼次有一所礦務學校。我爲什麼不進去呢？你知道，礦務學校可以造成礦場監工——位置很堂皇的。我知道礦場監工一年可以得到一千五百盧布的薪水呢。真不錯……我就進去了……』

易樊契臉上帶着敬畏的表情，逐一計算礦務學校的二十幾種課程；他敘述學校的本身，礦井的構造，礦工的情形……後來他又告訴我一個可怕的故事，彷彿是他捏造出來的，但卻使我不相信，因爲他說話的音調太純正，而他那面容上的恐怖表情也非常真摯。

他把兩道眉毛都揚了起來，說道：『我正在實習，有一天忽然遇見這樣的意外！我在頓尼次的礦裏。我敢說，你是見過人們下礦的。你記得的，他們發動馬力，使滑車上的桶下入礦內，別的一個人就上來了；第一個剛剛上來，第二個又下去了——很像一口井上

吊兩個水桶似的。有一天，我進了桶下去，你想得到麼，我忽然聽見特拉拉拉！鍊子斷了，我就與桶和斷鍊一直跌了下去……我從二十尺的地方落下來，胸腹朝下，桶因為重，比我先落到底，我這個肩膀就是在那桶邊碰傷的。你知道，我暈了過去。我以為我快死了，忽然又遭逢一個新的災難：另一個正要上去的桶，因為失去了平衡，也一直向我身上落了下來……我有什麼法子好想呢？看見那地方危險，我連忙躲到牆角，等待那桶打在我的頭上。我想起爸爸，媽媽，摩季來夫省和格盧馬希爾……我禱告……幸而……我現在回想起來，猶有餘悸呢……』

易樊契勉強笑了一笑，用手搓了搓額角。

『幸而桶落在我的旁邊，只打破了這個地方一點點……你知道，這地方連皮膚帶衣服都刮了去……桶的大力是很可怕的。後來我失去了知覺。他們負我出來，送我進了醫院。我在醫院裏住了四個月，醫生說我要得肺病。現在我時常咳嗽，胸常作痛。我心理狀況是很可怕的……我獨自在房間裏的時候，常感到為恐怖所征服。自然，像我那樣的健

康，做監工是不成問題的。但我卻在礦務學校自願輟學了……」

我問道：『現在你做些什麼呢？』

『我正經過考試，預備當鄉村的教員。現在我是屬於正教禮拜堂的，所以我有當教員的權利。在我受洗的地方羅弗契爾加斯克，他們對我很感興趣，允許替我在教堂牧師所開辦的學校裏尋找一個位置。兩禮拜以後，我還要回到那兒去找事呢。』

易樊契脫去外套，只穿一件短衫，有鑲邊的俄國衣領，和最劣的帶子。

他把外套疊起來當作枕頭，打了一個呵欠說道：『現在是睡覺的時候了。你知道，直到最近，我對於上帝都還是不大了解的。我是一個無神論者。我躺在醫院裏的時候，我就想到宗教，對這個題目加以思索。我以為，一個思想家只有一個宗教，那就是基督教。你如果不相信基督，那就再沒有別的可信的……是不是猶太教早已過時，其所以存在者，不過是因為合於猶太人的特性。只要文化傳佈到猶太人心裏，就不會再有猶太教的遺痕存在。你看，現在一切年輕的猶太人都是無神論者。新約是舊約自然的繼續，是不是？』

他這樣嚴肅而且勇敢的改信宗教，我總想找出其中的原因來，但他總是說着同樣的話，『新約是舊約自然的繼續』——這句口頭禪顯然不是他自己的，他其實並沒有弄得清楚。我用盡了力量和巧計，仍找不出他改教的原因。如果他對於正教是確信，如他所說的那樣，從他的話裏又不能抓住他確信的性質和基礎。如果說他改變信仰的動機是想貿利，也覺得不像；他那破爛的衣服，僧院裏的寄食，以及將來的渺茫，可以作為證明。我那同伴不是爲了什麼，只爲了無休止的靈魂，像伐木似的伐他，使得他從這個城跑到那個城，用習慣語說來，他可以稱爲文化的缺陷。

在睡覺以前，我跑到走廊去喝一點水。當我回來的時候，我那同伴已經站在房間當中，用驚嚇的表情望着我。他面色慘白，前額流汗。

他帶着病容笑着，喃喃的說：『我的腦子很可怕，可怕！這是銳利的心理擾亂。但卻又是無緣無故的。』

於是他又說起新約是舊約自然的繼續，猶太教早已過時……從他的話裏聽來，似

乎他想集中他確信的力量，抹去他靈魂中的不安，證明他自己捨去他父親的宗教，並沒有做出什麼可怕或是特別的事情，只是思想家脫離偏見的行爲，因此他能夠勇敢的獨自留在房間裏，良心上無所愧怍。他要想說明他自己，用他的眼光懇求我的幫助。

那時一個笨大的燭心在我們的脂蠟燭上旺燃了起來。現在天已經亮了。黑暗的小窗變成蔚藍，我們能夠很清楚的看見頓尼次河的兩岸，以及河旁的橡樹林。這正是睡眠的時候。

當我滅燭上牀睡覺的時候，我的同伴說道：『明天此地是很有趣味的，早彌撒，做過以後，行列要坐着船從教堂到隱舍。』

他揚起右眉，側着頭，在神像前禱告，也不脫衣服，就此往小長椅上一躺。

他翻了一個轉身，說道：『是呀！』

我問：『你爲什麼說「是呀」呢？』

他嘆息一聲，繼續說道：『我在羅弗契爾加斯克改信正教的時候，我的母親正在羅

斯托夫尋找我，她知道我要改信宗教的。我從摩季來夫省出來，已經有六個年頭不會回去了。現在我的妹妹大約已經嫁了。」

他沈默了一會，知道我還是醒着，便又幽幽的談了起來，他說不久他們要給他一個職業，感謝上帝，他終於要有他自己的家庭，安定的位置，每日的麵包……但我卻想這個人是永遠不會有他自己的家庭，不會有安定的位置，也不會有每日的麵包的。他夢想着鄉村學校是他的樂園；好像大多數人一樣，他反對漂泊的生活，以爲是例外的，異常的，偶然的，好像疾病一般，等待尋常有規律的生活的拯救。他的音調顯出他很了解他那異常的地位，非常懊悔。他似乎在那兒替他自己辯解。

離我不一碼遠，躺着一個無家的漂泊者；在旅館的房間裏，在院落裏的車旁，在朝山客的人堆裏，有好幾百這樣的無家的漂泊者等待着早晨，遠遠的，如果你能夠想像到全俄羅斯，有一大羣這樣的漂泊者在大道和小路上走着，尋找更好的事情，或是等待天明，睡在小客棧裏，或是露天的睡在草上……我睡熟的時候，幻想着如果有理由和語言



能夠證明他們是無須辯解的，那麼他們一定要喫一大驚，並且要歡喜過度。我在睡夢中，很清晰的聽得外面的鐘聲，彷彿悲泣，俗人修道士幾次的喊着：

『上帝之子，我主耶穌基督，可憐我們罷！來赴彌撒祭罷！』

當我醒來的時候，我那同伴已經不在房間裏了。滿房的太陽，窗外有一大堆人喃喃的聲音。我走到外面，知道彌撒已經做過，大隊正在向着隱舍行去。一大堆人在河岸旁走着，感到自由，簡直不知怎麼纔好：他們不能喫喝，因為隱舍的第二次彌撒還沒有做過；平日朝山客喜歡爭價錢的教堂旁的飲食鋪，也都靜悄悄的關着。許多人精疲力竭，還耐着苦向隱舍行去。我也跟着前進。從教堂到隱舍的路，彎彎曲曲，沿着高峻的河岸，很像蛇一般的盤紆，在橡樹和松樹之間，上上下下進進出出的繞着。下面，頓厄次河反映着陽光閃耀着；上面，粉色的山巖矗立着，山頂帶一點綠色的，是小橡樹和松樹的嫩綠葉子，一個垂在一個上面，彷彿是石筆直的山巖上互相扶助，免得傾跌。朝山客成單人的行着，一個跟着一個。他們大半都是鄰縣來的小俄羅斯人，也有從遠處來的，從庫爾斯克省和奧勒

爾省步行來的；一長串各種不同的顏色，有的是從馬里烏坡勒來的希臘人，身體強壯，安靜而且富於友誼，不像他們那些住在南方海邊城裏的同國人那樣的軟弱而且墮落有的是從頓尼次來的人，褲子上有紅條紋，有的是從泰夫里契斯基省來的移民。有的是許多說不出省籍的朝山客，好像易契契一樣；從他們的臉上，衣服上或是語言上，都看不出他們是何等人，也不知道他們是從哪兒來的。這條路終於一條蘆船，從那兒一條窄路，穿山而過，可以到隱舍。在蘆船旁有兩條笨大的船，帶着討厭的樣子，好像新西蘭的獨木舟一般，這在焦爾思威奴的小說中是常可見到的。一隻船的座位上墊着粗氈是預備給牧師和唱詩班坐的，還有一隻船沒有粗氈的則是給普通人坐的。行列回來的時候，我也成了受選得救者之一，大家都擁擠到船上去。受選得救者的人太多，船幾乎不能移動，沿途只好站着不動，提防着帽子，恐怕被別人壓扁。路是很可愛的。兩岸——一邊有峻高的山巖，上面倒垂着松樹和橡樹，一大羣人沿着道路回來，另一邊是青綠的牧場，橡樹林沐浴在陽光裏——使人看着狂歡，彷彿五月的朝晨，也沒有現在這樣的迷人。迅速流動着的

頓尼次河所反映着的陽光，顫動着向各方面跑開去，牠那很長的光線在僧人的十字襟上嬉弄着，在旗上和槳打起的浪花上閃耀着。復活節讚美詩的歌聲，鐘聲，鳥聲，水裏的槳聲，全都混合在空氣裏，溫柔而又和諧。有僧人和旗子的船在前面領路；船尾有一個俗人，修道士如神像一般的站着不動。

行列將近教堂的時候，我注意到易樊契也做了受選得救者。他站在他們大家的前面，他的嘴欣喜的張得很大，揚起右眉，看着行列。他的臉上閃着光；大約在這樣的時候，許多人圍着他，這是很光榮的，他很滿意於他自己，他的新宗教，和他的良心。

不久我們回到房間裏來喝茶，他的臉上依舊閃着滿足的光輝；他的臉色也顯出滿意於茶和我，他完全了解我是個智識階級，大約因此他就想在我面前談談學問，表示他也是一個讀書人……

他把鼻子一縮，跟我談起學問來：『請教，我讀什麼心理學好呢？』

『你想學心理學幹什麼？』

『一個人要是不懂得心理學是不能當教員的。在教授一個小孩以前，我應該懂得他的心理。』

我告訴他單靠心理學是不足以了解兒童心理的，況且一個教員倘不知道教寫、讀、算的教授法，只學心理，也是多餘的，猶之學高等數學一樣。他立刻同意於我，便談起當教員的困難，除去小孩惡習和迷信，使他知道誠實和自立，使他信仰真的宗教，人格自尊的觀念，自由等等，都是很困難的。我對於這些也說了幾句話。他也同意了。總之，他立刻就同意。顯然他的腦筋裏還沒有很堅牢的把握着這些學問。

直到我離別的時候，我們還在教堂附近一同散步，消磨這酷熱的長夏。他一分鐘也不離開我的身邊；也許他敬愛我，也許他怕孤寂，只有天知道！我記得我們一同坐在一叢刺球花下，在山腳的一個小花園裏。

他說：『我還要兩禮拜纔走，那是恰當的時候。』

『你是步行麼？』

『我要從此地步行到史拉夫楊斯克，以後就坐火車到尼幾托夫加；在尼幾托夫加下車，沿着頓尼次支路的鐵道遠遠的步行到海支皮托夫加，我知道，那兒有一個鐵路警察可以幫助我。』

我想到尼幾托夫加與海支皮托夫加之間荒涼枯瘠的草原，自己想像着易樊契沿路走去，帶着他的懷疑，他的懷鄉病，他對於孤寂的恐怖……他知道我心裏難受，他也嘆息了一聲。

他默想了一會說道：『現在我的妹妹大約已經嫁了，』立刻他又屏去感傷的念頭，指着山頂說道：

『從那座山你可以看見伊梭姆。』

我們走上山的時候，他遭着一個小小的不幸。我以為他跌了一交，因為他的紗褲裂開，鞋子的後跟也破了。

他脫去一隻鞋子，露出不穿襪子的赤腳，皺着眉說道：『唉！多麼不幸呵……這是使

人心神紛亂的，你知道，唉！

他把鞋子在眼睛面前翻了又翻，好像不相信這後跟已經是無法補救似的，他皺眉許久，嘆息不已，還用舌頭來舐舐鞋子。

我的行李箱中有一雙鞋子，雖已穿舊，但卻是時式的，鞋頭很尖，鞋面還鑲了邊。我帶了來是以備不時之需的，只在落雨的天氣穿一穿。我們回到房間裏的時候，我就用最適當的話向他提起，拿鞋子送給他。他接受了鞋子，尊貴的說道：

『我應該感謝你，不過我知道你要把感謝當作傳統習慣的。』

他穿了尖頭鑲邊的鞋子，好像小孩一般的歡喜，甚至變更了他的計畫。

他自言自語的說：『現在我在一禮拜後就要到羅弗契爾加斯克去，等不到兩禮拜了。穿了這樣漂亮的鞋子，在神父面前，也就可以不致慚愧。我之所以不想早走者，正因為我沒有尊貴的衣服……』

馬車夫拿我的行李箱出去的時候，一個俗人修道士帶着暗譏的面容進來打掃房

問。易樊契似乎面紅耳赤的，很難爲情，膽怯的問他道：

『我還是住在這兒呢，還是到別處去呢？』

他不能決定是否可以一個人獨佔一個房間，顯然他現在已經感到倚賴教堂的羞慚。他不願意離開我；將來他要永遠的孤寂，他就告假來送我的行。從教堂到山中的大路，花了不少開鑿的工程，繞着山盤旋着走，在倒垂的松蔭之下……

首先是頓尼次河看不見了，後來是那好幾千人聚集着的教堂的院落，後來是綠屋頂……因爲我是向上走的，一切都似乎消失在深坑裏。教堂頂上的十字架閃耀着落日所反映的光輝，在深淵裏發着亮，不久也消失了。什麼都看不見，只有橡樹，松樹和白路。後來我們的馬車走到平坦的鄉村，教堂的一切便都落在後面了。易樊契跳下馬車，哀傷的微笑着，最後用他那孩子般的眼睛望了望我，永遠在我眼前消失了……

聖山的印象已成爲記憶，我看見一些新的景象：平坦的平原，櫻白的遠景，路旁的樹叢，樹叢外有一個風磨站着不動，因爲這時是假期，牠爲了不動風帆，好像很不耐煩似的。

## 學 生

起初空氣清明而且靜寂。燕雀叫着，在沼澤旁邊，有一樣活的東西悲哀的響着，好像在空瓶子裏吹叫一般。一隻鷓鴣鳥飛過，槍彈打在牠身上，在顫抖的空氣裏，發出清快的回聲。但當天快黑時，一陣徹骨的冷風大約從東方吹到樹林裏來，一切都沈默了。冰柱生滿在湖中，樹林裏大有沈寂不歡的氣象。冬天的景象到了。

聖房司的兒子伊凡，是聖經書院裏的學生，打過鳥回來，總是沿着河邊牧場的小路走。他的手指發僵，臉被狂風吹得發燒。他覺得突起的冷風破壞了萬物的秩序，大自然自己也不舒服，所以纔很早的就天黑下來。四圍都荒涼而且陰暗。只有河邊寡婦的花園裏透出燈光；三里周圍的鄉村，一切都沈浸在夜間的冷霧裏。學生記起，他從家裏出來的時



候，他的母親正赤着腳坐在門口的地板上洗火壺，他的父親睡在炕牀上咳嗽。這一天是禮拜五，什麼食物也沒有燒，學生實在餓得慌了。現在，他冷得發抖，想起從前魯列克恐怖的伊凡以及彼得大帝的時代，恐怕也有這樣的風，也有像他這樣窮餓的人，草屋裏穿了許多洞，愚蠢而且失意，四圍也是這樣的孤寂，這樣的黑暗，這樣的壓迫——一切這些從前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是如此，一千年後人類的生活還是這樣的貧富不均。他不想回家了。

花園之所以稱爲寡婦的者是因為這花園由兩個寡婦看管，一個是母親，一個是女兒。野火燒得很亮，發出爆裂的聲音，遠遠的在耕過的土地上放出光來。寡婦魏西麗是一個又高又胖的老太婆，穿了男子的大衣，站在火旁，看着火默想；她的女兒露迦一臉的小麻子，面相很蠢，坐在地上洗大鍋和湯匙。顯然他們剛剛用過晚餐。附近的人聲很嘈雜，工人們正在河邊洗馬。

學生走到野火前說道：『冬天又到了。晚上好呀！』

魏西麗喫了一驚，定神一看，方知是他，便很有禮貌的微笑著。

她說：『你的近況怎樣？上帝祝福你罷，將來你一定會富起來的。』

他們便攀談起來。魏西麗是個有經驗的婦人，她在有錢的紳士家裏當過奶媽，後來又替那家乾領，因此說起話來總是很文雅的，溫和而又嚴肅的笑容從沒有離開過她的臉；她的女兒露迦是個鄉下婦人，她受過丈夫的虐待，因此看見這學生，只是將兩眼盯着他，什麼話也不說，她那奇怪的表情，彷彿是個又聾又啞的婦人。

學生伸出手來烤火，說道：『使徒彼得也拿這樣的火暖過他自己。那時的天氣大約也是冷罷。唉，老媽媽，多麼可怕的晚上呵！一個非常陰森的長夜呵！』

他看了看黑暗的四圍，突然搖了搖頭，問道：

『當然你是讀過十二福音的囉？』

魏西麗答道：『是的，我讀過的。』

『你大約還記得，在最後的晚餐時，彼得對耶穌說，「主呵，我就是同你下監，同你受

死，也是甘心。」耶穌像這樣回答他：「彼得，我告訴你，雞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認我。」晚餐後耶穌在死的痛苦中，在花園裏禱告，可憐的彼得精神疲倦而且微弱，眼臉沈重，他掙扎着，卻終於敵不過睡眠。他睡熟了。於是，你知道的，吻耶穌的猶大就在同日把耶穌出賣。他們把耶穌捆到大祭司面前鞭打他，彼得這時聲嘶力竭，失意而且驚訝，剛剛覺醒，你知道的，他就感到不久地面上將要發生極其可怕的事情……他熱烈的愛着耶穌，現在他在遠遠的看出耶穌被打……」

露迦放下湯匙，眼睛呆呆的看着學生，動都不動。

他繼續說：「他們到了大祭司面前，那時天氣很冷，僕人們就生了炭火，在那裏烤火，彼得也同他們站着烤火，同我現在一樣。一個看門的使女看見了他，說道：「這個人也是同耶穌一夥的。」——這無異說他也要受審問。僕人們站在火旁猜疑的看着他，因為他不承認，說：「女子，我不認得他。」約過了一點鐘，又有一個人竭力的說：「這個人實在是同他一夥的。」彼得又不承認。第三次又有人對他說：「咳，今天我不是看見你同他在橄

「櫻園裏麼？」第三次他又不承認。立刻雞就叫了。彼得看了看遠遠的耶穌，記起耶穌在晚間向他所說的話來……他記起來了，醒轉來了，就跑到院子外面，悲苦的哭了起來。在聖經裏這樣的寫着：「他就出去痛哭。」我想：在這靜悄悄的，靜悄悄的，靜悄悄的，靜悄悄的，靜悄悄的花園裏，這樣的靜境之中，微微的聽見竭力壓止的嗚咽……」

學生嘆了一口氣，默默的想。依舊微笑着的魏西麗忽然哭泣出聲，大滴的眼淚落到頰邊來。她用袖子遮着臉，不看這火，好像羞於給人家看見她的眼淚似的。露迦看着學生不動，滿臉通紅，她的表情好像是在忍受痛苦。

工人們從河邊回來，一個人騎着馬快要走近，火光在他身上顫抖着。學生向寡婦們道了晚安便走了。於是黑暗又圍繞着他，他的手指又凍僵了。暴虐的風吹着，冬天真的來了，簡直不像後天就是復活節似的。

現在學生在想到魏西麗，她聽他講到十字架釘死耶穌的前一夜彼得的事情，就掉眼淚，一定她有祕密的事情，所以她繼續觸景傷情……

他向四圍一看，孤寂的燈光依舊在黑暗中閃耀着，附近沒有來往的行人。學生又想起魏西麗灑淚，露迦煩惱，一定這十九世紀以前的事與現在有些關係——對於那兩個婦人，對於孤寂的鄉村，對於他自己，對於一切人類。老媽媽所以哭泣的緣故，並不是因為他的故事說得動人，卻是因為彼得在她身邊，她的身體整個的沈浸在彼得的靈魂裏面。歡樂忽然激動了他的靈魂。他甚至停了脚步，呼吸了一會。他想到：『過去與現在是用一根不斷的記事鏈子連接着的，一個又一個的拉出來。』他覺得他已經看見鏈子的兩端：他觸到那一端，這一端也就顫抖起來了。

他坐着渡船過河，後來又上山，望了望他的家鄉，又望了望西方寒冷的紫色落日，放出一道窄光，他想起橄欖園和大祭司院子裏的「真」和「美」居然可以引導人生，至今不斷，顯然成了人類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青春、健康和氣力的感覺（他只有二十二歲）不可言說的甜蜜的希望快樂，那不知名的神祕的快樂，一點點的佔據在他的心中，生命對於他迷人，神祕，並且充滿了崇高的意義。

## 老 年

議員烏實珂是個建築師，剛回到家鄉來，因為人家請他重修墓地裏的禮拜堂。他生在這個城裏，在這個城裏受教育，在這個城裏長大並且結婚。他剛一下車，就感到全不認識了。一切都已改變……十八年前他到彼得堡去住的時候，比方，街上的孩子們時常捉撥山鼠玩，就在現今火車站這個地方；現在你驅車到大街上，可以看見四層樓的旅館；從前那兒只是醜陋的灰色籬笆；不過無論什麼——籬笆也好，房屋也好——都沒有改變得這樣快。他問過旅館裏的侍者，纔知道他所記得的一大半朋友都已經死的死，窮的窮，還有些早被人家忘記了。

他又向老侍者問到他自己：『你還記得烏實珂麼？就是那個與妻子離婚的建築師？』

烏實珂。以前他在侍衛街自己有房子……你一定記得的。」

「先生，我不記得了。」

「你怎麼會不記得呢？這件案子曾經轟動全城，就連馬車夫都知道呀。你想一想罷。訟師謝百謹替我辦理離婚手續的，那個壞東西……著名的偷牌賊，在俱樂部裏曾經挨過打的……」

「你說的是伊凡麼？」

「對呀……他還活着麼？還是已經死了呢？」

「感謝上帝，他還活着，先生。他現在已經當了律師，自己有事務所了。他很有錢。在吉祥街他自己有兩所房子……他的女兒也已經嫁了人。」

烏實珂在房間裏踱來踱去，想了一會，因為煩悶，就決定到謝百謹的事務所裏去看他。這時正是中午，他出了旅館，就慢慢的向吉祥街踱去。他在事務所裏看見了謝百謹，幾乎不認識他了。時常是喝醉了酒的，快捷，輕浮，侮慢的訟師，現在是一變而為謙和，白髮，衰

弱的老人了。

烏實珂說：『你不認識我了，你忘記我了，我是你的老主顧烏實珂呢。』

『烏實珂，哪一個烏實珂呵！』謝百謹忽然記了起來。於是來了一大套驚訝，問話和回憶。

謝百謹格格的笑道：『真使我驚訝！真是意想不到！我怎樣款待你呢？你要喝香檳酒麼？也許你喜歡喫牡蠣罷？我親愛的朋友呵，以前我受了你許多好處，真不知如何報答你纔好呢……』

烏實珂說：『請你不要費事，我就要走的。我立刻要到墓地裏去考察禮拜堂；我要做重修的工作。』

『那好極了！我們喫過點心喝過酒以後，就一同坐馬車去。我有幾匹好馬。我可以送你到那兒，將你介紹給禮拜堂看守人；我要把一切安排好……不過，朋友，你怎麼好像怕我似的，離得我這麼遠呢？請坐得近一點罷！現在你無須怕我了。哈哈……從前，真的，我很



狡猾，不是個人……沒有人敢接近我；但現在我卻沈靜如水，卑微似草。我老了，我有了家室，有了兒女。我已經是快死的人了。」

兩個人用過點心喝過酒以後，便駕了兩匹馬，出城向墓地行去。

謝百謹坐在雪車裏，回想起來：『這是許久以前的事了。我回憶起來，都還有點不相信。你還記得你是怎樣與你的妻子離婚的麼？這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敢說你全都忘記了；但我卻記得清清楚楚，好像我昨天替你辦理離婚事件似的。天哪，我的良心上是如何的痛苦呵！我是一個狡猾人，詭計多端，非常狠毒……有時我專愛管棘手的事情，只要收入多，你的事情便是其一。那時你給我多少錢？有五六千呢！這是很值得做一做的，是不是你跑到彼得堡，把全權交給我盡力去辦，你的妻子蘇斐雖是商人的女兒，但卻是驕傲而且尊貴的。賄賂她要她自己認罪很困難，非常困難！我常到她那兒去與她開談判，她一看見我，就對她的女僕說：「瑪霞，我不是對你說過，不許這壞東西進來麼？」我想盡方法……寫信給她，又想偶然碰着她——全都無用！我也曾託過第三者轉達。我爲了她

想了許多計策，直到你允許給她一萬，她纔肯入圈套……她不能抵抗一萬，不能堅持到底……她哭了，她唾我的臉，但她卻允許了，她自己認了罪！

烏實珂說：『我記得我給了她一萬五，不只一萬罷。』

謝百謹滿臉通紅的說：『是的，是的……一萬五——我說錯了。這件事已經完全過去，我也不瞞你了。我給了她一萬，自己扣下五千。我欺騙了你們兩個人……這件事已經完全過去，無須害羞。烏實珂，你自己想想罷，我不敲你敲誰呢……你是一個富人，要什麼有什麼……你的結婚很隨便，所以會離婚。你賺的錢很多……我記得你打一個合同，得了兩萬。我不刮你刮誰呢？不瞞你說，我很忌妒你。你攞了人家的錢，人家還要脫帽向你行禮，我只贏了一個盧布，人家就要在俱樂部裏打我的耳光……回想又有什麼用呢？最好是忘懷了罷。』

『請你告訴我，蘇斐後來過得怎麼樣？』

『拿那一萬盧布麼？過得很壞。天曉得是怎麼一回事——她也許是昏了頭，也許賣

了名譽，良心上感到痛苦，也許她很愛你；但是，你要曉得，她竟喝上了酒……她剛剛得到錢，就與軍官們驅車出去了。她飲酒，放縱，而且淫蕩……她跟着軍官們到了酒店，不高興喝葡萄酒，或是性子平和的酒，她愛喝烈性的白蘭地，猛烈的藥酒來麻醉她自己。」

『是的，她很愛走邪路……我受夠了她……有時她遇見一點小事就要生氣，得了歇士底里亞……後來怎麼樣？』

『一個禮拜過去，又是一個禮拜……我正坐在家裏寫呈詞。忽然門開了，她走了進來……喝醉了酒。她拿出一捲鈔票對我臉上一丟，說道：「把你的髒錢拿去！」……她留不住鈔票了。我拾起鈔票，點了點數目。一萬盧布她只用去五百。』

『你把錢放在什麼地方？』

『這已經成了古代歷史……現在我也無須隱瞞……自然是在我的口袋裏。你爲什麼像這樣望着我呢？等一會，下面還有呢……這是一個有條理的長篇小說，一種病理學的研究。兩個月後，有一天晚上，我喝醉了酒回家……我點燃了蠟燭，咳蘇斐正坐在我

的沙發上，她也喝醉了酒，非常狂暴——野蠻得好像是剛從瘋人院裏跑出來似的。她說：「把錢還我，我已經變了主意，我就是墮落，也應該瘋一般的，熱情的墮落。趕快，你這壞東西，把我的錢還我！」真是可羞得很！」

「你……還了她麼？」

「我記得，我給了她十盧布。」

烏實珂皺了皺眉說道：「噯！你怎麼忍心下此毒手？你就是不拿錢給她，不妨寫信給我呀……我沒有知道，我沒有知道！」

「親愛的朋友，一想起後來她臥病醫院，親自寫信給你，就是當時我寫信給你，又有什麼用呢？」

「是的，那時我正迷戀於第二個夫人。我那時是那樣的熱烈，連信都懶得看……但你是局外人，你又不憎惡她……爲什麼你不幫助她呢……？」

「烏實珂，你不能拿現在的標準來講；現在我們的見解是如此，但當時卻是完全兩

樣的……現在也許我可以給她一千盧布，但當時連那十盧布我都不是白給她的。這真可怕……我們還是忘懷了罷……我們到了……』

雪車停在墓地門口。烏實珂和謝百謹下了雪車，走進了門，在長的大道上走着。枯了的櫻桃樹和皂角樹，灰色的十字架和墓石，染了銀霜，每一粒雪都在陽光中閃耀着。墓地充滿了墓地所特有的氣息，檀香氣和新掘的泥土氣……

烏實珂說：『我們的墓地是很美麗的，簡直好像花園一樣！』

『不過，可惜賊把墓石偷了去……蘇斐埋在鐵紀念碑的右邊。你願意去看看麼？』  
兩個人轉到右邊，在深雪裏向着鐵紀念碑走去。

謝百謹指着一塊小白石版說道：『在這兒了，一個中尉把這塊石頭放在她的墓上的。』

烏實珂慢慢的脫下帽子，在陽光裏露出禿頭。謝百謹看了看他，也脫下帽子，又是一個禿頭在陽光裏閃耀着。墓地的四圍極其靜寂，好像連空氣都是死的。兩個人看着墳墓

沈思，沒有說話。

謝百謹打破沈默，說道：「她平安的睡着。她曾經自己認罪，喝白蘭地酒，現在都與她沒有關係了。烏實珂，懺悔罷！」

烏實珂冷峻的問：「爲什麼要懺悔？」

「過去無論怎樣討厭，總比現在好。」

謝百謹指一指他的白頭。

「我常能不想到死……我以爲我能夠戰勝死，但是現在……又何必去說牠呢？」

烏實珂爲感傷所克服。他忽然想要哭泣，好像他以前想要戀愛一樣，他以爲這種眼淚的味兒一定是甜的，新鮮的。他的眼睛有點潮潤起來，喉頭梗住了一塊，但是……謝百謹站在他旁邊，他不願在謝百謹面前示弱。他忽然轉身跑到禮拜堂裏去了。

他與禮拜堂看守人談了一陣，又在禮拜堂四周考察了一番，只耗去兩個鐘頭，他抓着一個機會，看謝百謹正在與教士談話，連忙跑出去，想要哭泣……他祕密的跑到墓旁，

時常向四圍張望，怕被人家看見。小白石版痛苦哀傷而且含怨的望着他，好像墓中躺着的不是一個放蕩的離婚之妻，而是一個小姑娘。

烏實珂想：『哭罷，哭罷！』

但是要哭的時候，眼淚卻沒有了；老人雖是眨眨眼睛，竭力往傷心處想，眼淚總也不流，喉頭也沒有梗住硬塊。烏實珂失望的站了十分鐘，又跑去找謝百謹去了。

## 醉 酒

一個工廠主名叫胡魯羅，皮膚略黑，還算漂亮，滿頭的鬍子，眼睛有天鵝絨一般溫和的表情，還有一個胡魯羅的律師，名叫夏默亞，是一個老人家，頭大且禿，這兩個人在城外一家酒店的一個房間裏喝酒。他們倆都是從跳舞場直接走到酒店裏來的，所以都還穿着禮服，打着白領結。除了他們倆和門口的侍者，房間裏沒有一個人；胡魯羅吩咐過，不許一個閒人走進來。

他們喝着大杯的伏加酒，喫着牡蠣。

夏默亞說：『好呀！是我吩咐他們第一道菜用牡蠣的。伏加酒燒着你的咽喉，你再吞一個牡蠣，你的咽喉便有一種逸樂的感覺。對不對？』



一個乾淨的侍者，上唇的小鬚子梳得光光的，放一個醬碟在桌上。

胡魯羅喝道：『你擺的是什麼東西？』

『先生，我擺的是灑青魚用的醬油……』

胡魯羅連醬油看都不看，便罵道：『什麼擺東西是這樣擺的麼？你說這是醬油麼？本頭，簡直不會伺候！』

胡魯羅天鵝絨一般的眼睛閃閃發光。他用手指捲着檯布角，輕輕的一動，盤子呀，燭臺呀，瓶子呀，叮哈嘩啣，全都跌到地板上去了。

當侍者的看慣了客人發脾氣，走到桌子旁邊，滿不在乎的把碎屑拾了起來。

夏默亞笑着說道：『這種人是只有這種法子來對付他！喂……你移開一點，不要靠近桌子，小心不要踏着魚卵醬。』

胡魯羅大聲說：『把技師喊來！』

所謂技師，是衰弱可憐的老者的名字，從前他確曾當過技師，並且能夠勝任愉快；他

浪費了所有的財產，後來便在酒店裏做事，一切的侍者和歌女都歸他管轄，一出了事，也是他出來說話。他一聽胡魯羅呼喚，連忙跑了出來，很恭敬的側耳聽着。

胡魯羅對他說道：『你聽我說，房間裏怎麼弄得這樣亂七八糟呢？這是因為你的侍者伺候得太不行了！你不知道我不喜歡這樣麼？該死的，下次我不到你們這家酒店來喝酒了！』

技師手撫着胸口，很恭敬的說道：『胡魯羅先生，我求你寬恕，真是對不起得很！我馬上就去辦，你的這一點點願望，我總要想法子很快的辦到，使你能夠滿意。』

『好，就是這樣，你去罷……』

技師鞠了一躬，狼狽而去，走到門口，手指上的假寶石光閃了一閃，就不見了。

桌子又鋪設好了。夏默亞喝着紅酒，嗅着美味的冬菇燒鵝，又喊了一盤胎生魚和小蝶鮫，這小蝶鮫的尾巴須要含在口裏的。胡魯羅什麼都不喫，只喫一點麵包，還喝一點伏加酒。他用手搓了搓臉，蹙緊雙眉，顯然是怒氣漸消。兩個人都默默的不響。兩盞電燈幽暗

無光。吉卜希的姑娘從門口經過，溫和的歌唱着。

胡魯羅說：『飲酒是人生至樂。我喝酒愈多，人也愈清醒。別人一喝過酒就高興，我卻發怒，憎惡並且失眠。老人家，爲什麼除了飲酒和荒淫以外，人間沒有別的享樂呢？真是太可怕了！』

『你還是喊兩個吉卜希姑娘來玩玩罷。』

『該死，該死！』

吉卜希的領班老婦從過道走到門口。

老婦說：『胡魯羅先生呀，吉卜希姑娘們想喝茶和白蘭地酒，要喊麼？』

胡魯羅答道：『是的，你知道的，客人們買酒和茶來請她們喝，她們還可以向酒店分賬。現在連男人家也不大可靠了。這種人都很卑鄙。好比這些侍者罷。他們的外貌好像大學教授；每月有二百盧布的進款，房子是住自己的，他們的女兒都送到中學校裏去讀書，但你卻可以隨便怎樣罵他，都不要緊。只要給技師一個盧布，他就肯把一大盆芥菜子吞

下去，學雞叫給你聽。我可以跟你打賭一千盧布的彩，他們對我們是永遠不會生氣的。」

夏默亞驚訝的望着他，說道：「你怎麼啦？怎麼這樣的感傷呢？你滿臉通紅，好像一隻

野獸……你怎麼啦？」

「可怕得很。有一件事情我總也想不出來。好像釘在腦子裏似的，拔牠不出。」

一個胖胖的老人，頭髮盡禿，穿了一件短衣和一件淡紫色的背心，手裏拿着六絃琴，走到房間裏來。他像木偶一般的站着不動，屏息着氣，行起禮來，好像士兵一樣。

胡魯羅說：「哈哈，寄生蟲！讓我來介紹他罷，他專靠豬一般的喊叫來賣錢。」於是他把伏加酒，紅酒，白蘭地酒倒在一個杯子裏，撒一點胡椒和鹽，混和起來，給寄生蟲喝。寄生蟲喝乾了酒，還舐舐味道，啞啞嘴唇。

胡魯羅說：「他喝慣了混合的酒，單喝酒是要不高興的。好罷，寄生蟲，坐下來唱罷。」老人坐下以後，用他的肥手指觸動琴絃，唱起歌來：

「妮迦，妮迦，梅格妮迦……」

胡魯羅喝過香檳酒以後就醉了。他用拳頭敲着桌子，說道：

『我的腦子裏總好像黏着一樣什麼東西似的！我一刻也不得安靜！』

『怎麼，這是一樣什麼東西呢？』

『我不能告訴你。這是一個祕密。這個祕密是只能夠在禱告的時候說出來的。你要是……好在我們倆是好朋友……你可千萬不要告訴別人呀……我告訴了你，可以使我的心平定一點，但看在上帝的面上……聽過以後就把牠忘了罷……』

胡魯羅俯身湊近夏默亞耳邊，喘了一會氣。

他用勁說道：『我恨我的妻子！』

律師驚奇的看着他。

胡魯羅滿面通紅，喃喃的說：『是的，是的，梅麗，我恨她，就是這樣。』

『爲什麼你要恨你的妻子呢？』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從結婚到現在，還只有兩年。你知道的，我是由戀愛而結婚』

的，現在我把她恨得牙癢癢的，跟我恨寄生蟲差不多。沒有理由可說！只要她坐在我旁邊，喫東西或是說話，我的心裏就火冒起來，我按捺不住性子，就對她無禮了。我說不出其中的緣故。不去管她，或者是告訴她實話，對她卻是一種侮辱；然而與她同住，在我又其苦勝過地獄。我不能住在家裏！我白天做事，進酒店，晚上就荒於酒色。叫我怎樣來解釋這種憎惡呢？她不是一個平常的女人，又漂亮，又聰明，又文靜。

老人踏着脚唱道：

「我與一個勇敢的隊長同行，

把我的祕密俯耳說給他聽。」

沈默了一會，夏默亞嘆道：「我不瞞你，以前我早就感到梅麗不是你的好伴侶了。」

「你以為她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麼……我親自到商業學校把金質徽章取來，我還到巴黎去過三次。自然，我不會比你聰明，但我也不會再比我的妻子笨。朋友，教育還在其次。我且告訴你，所以我恨她的原因罷。我恨她是由於我忽然想到，她嫁給我並非真的同

我戀愛而是看上了我的錢財。這個念頭佔據了我的腦海。我想盡方法，要想除去這個念頭，但這念頭卻根深蒂固，莫想移動分毫！更可恨的是我的妻酷愛奢華。窮慣了忽然得到一袋金子，便四處亂丟，在所不惜。她簡直昏了頭，每月要用兩千多盧布。我又是一個疑心病重的人。個個人我都不相信，我猜疑個個人。你待我友誼愈好，我愈苦惱。我總以為人家是看金錢面上來阿諛我。我不相信任何人！我是一個慳吝人，非常慳吝！」

胡魯羅斟滿一杯酒，一飲而盡，繼續說道：

『但這些都是無意識的話，我不應該這樣說。太傻了。我喝醉了酒，說了一些酒話，你卻用律師般的眼睛來看我——彷彿你知道了我的祕密，心裏非常高興。好了，好了！我不再談下去了。我們來喝酒罷！』他又對侍者說：『我說，馬士太伐在這兒麼？把他叫來。』

不久一個十二歲的韃靼小孩，穿了禮服，戴了手套，走進房間裏來。

胡魯羅對他說道：『這兒來！我出一個問題給你回答：從前你們韃靼人戰勝了我們，要我們納貢，現在你卻穿着禮服，來做我們的侍者了。你能夠說出改變的原因麼？』

馬士太伐揚起眉毛，尖銳的歌唱着說道：『命運本來是無常的！』

夏默亞看他神情嚴肅，不禁哈哈大笑。

胡魯羅說：『好，給他一個虛布！他專靠命運無常來賣錢。他就靠這一句話留在這兒。馬士太伐，喝酒罷！你將來一定是個大——壞蛋！真可怕，像你們這一類的人都要靠富人過生活。這些和平強盜的數目真是數都數不清！我們現在去喚吉卜希姑娘罷！好麼？去把吉卜希姑娘喚來！』

吉卜希姑娘在走廊裏疲倦的等了許久，一聽呼喚，便歡呼着擁進房間裏來，野蠻的宴飲就開始了。

胡魯羅對她們喊叫道：『喝酒罷！喝酒罷！埃及國王的種子呵！唱罷哈——哈——哈！』

『在冬天的時候……呵——呵——呵……雪車騰空……』

吉卜希姑娘唱着，吹着，跳着。這種狂亂時常能夠使富翁顛倒，胡魯羅也受了她們的愚弄。他喊晚餐和香檳酒給吉卜希姑娘喫喝，扯碎電燈罩，拿起瓶子望鏡框和穿衣鏡上



丟，像這樣做當然一點也不愉快，發脾氣，亂喊亂叫，眼睛和行爲都帶着憤恨的火。他叫技師獨唱，又把紅酒，伏加酒和油混合起來，硬要唱低音的歌女喝下去。

到了六點鐘，他們拿了賬單進來。

夏默亞聳了聳肩，說道：『九百二十五盧布四十戈比，豈有此理！跟他交涉去！』

胡魯羅把皮夾拿出來，說道：『且慢……讓他們來劫掠我罷。我有錢是應該讓人家來劫掠的……我沒有寄生蟲就生活不下去……你是我的律師……每年拿我六千盧布……又爲什麼呢？恕我……我簡直不知道說些什麼了。』

他與夏默亞一同回家，胡魯羅囁咕道：

『我真怕回家！……沒有一個人我能夠同他剖腹談心……他們都是強盜……奸賊……唉，我爲什麼要把祕密告訴你呢？……爲什麼呢？你說是爲什麼呢？』

到了他家門口，他俯身與夏默亞接了一吻，他是按着莫斯科的老習慣，無論什麼時候都要接吻的。

他說：『再會……我是一個慳吝猜忌的人，過的是可怕而又無恥的酗酒生活。你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聰明人，卻只是笑嘻嘻的與我一同喝酒……你們這樣的人一點用處都沒有……如果你是我的朋友，如果你是一個誠實人，你就應該對我說：「哼，你這可惡的壞人！你這鄙吝鬼！」』

夏默亞噤咕道：『好了，不要說了，上牀去睡罷。』

「你一點用處都沒有；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我夏天在鄉間住，走到田裏，遇着一陣暴風雨，雷就把我打死了……再會罷。」

胡魯羅又吻了夏默亞一次，嘴裏噤噤咕咕，一面走一面打起瞌睡來，兩個僕人扶着  
他上樓梯。

## 唱詩班

保安官從彼得堡接到一封信，便把消息傳了開去，說是葉伏里摩伏村的主人，伯爵賴迪美不久就要來了。他一來——就沒有話說了。

神父顧士默是一個矮小的修道士，頭髮已白，穿了一件淡紫色的聖衣，他對余禮西說：『教堂裏冷清了許久了，只要他一來，我們這地方又可以聚集許多貴人了。余禮西，小心一點，要盡力……我誠懇的求求你。』

余禮西皺緊眉頭，說道：『你不要跟我打麻煩，我自己知道盡職的。只要我的仇敵能夠朗誦主禱文就好了。他是……一定可以念得好的……』

『是的，是的……我要去告誡會吏……我要去告誡他。』

余禮西是葉伏里摩伏村禮拜堂的聖房司。他還教小學生唱讚美詩和普通歌，每年可以向伯爵邸的歲入裏支取六十盧布。小學生們必須在禮拜堂裏唱詩，以償余禮西教授之勞。余禮西身材高大，頭髮濃密，舉止尊貴，臉上很肥，雍得光光的，彷彿母牛的乳房一般。他那尊嚴的外貌和很長的下巴，倒很像一個高僧，簡直不像聖房司。說也奇怪，像他這樣尊嚴的外貌，見了主教卻要下跪，偶然與會吏敖迪書高聲說話，還要罰跪兩小時。只看他的外貌，人家總以為他受尊敬的時候多，受屈辱的時候少。

他聽說伯爵要到禮拜堂裏來參觀，便將唱詩班晝夜訓練。唱詩班的訓練是在校中舉行的。對於校內的功課，還不大侵犯。一面教員沙爾吉教學生寫字，他便一面領導唱詩班唱詩助興。

唱詩班就像這樣練習下去。余禮西時常走進課室內，關門並且打噴嚏。唱最高音和上次中音的離開座位的時候發出大響來。唱次中音和低音的在院子裏等了許久，又跑了進來，像馬蹄一般的踏着地板。他們全都到齊了。余禮西深深的呼了一口氣，叫大家靜

默，於是用音叉打着調子。

『托托里托托姆……多米所多！』

『阿——阿——阿——們。』

『緩音，緩音……再來一次。』

『阿們』以後，接着便是主禱文『上帝憐憫我們罷。』一切都早已學過，念過一千遍了，簡直成了公式。大家都不自覺的懶懶的唱着。余禮西靜默的搖着手臂，一刻唱着次中音，一刻又唱低音。一切都是懶洋洋的，一點趣味也沒有……但是在未唱頌主詩歌以前，全唱詩班都忽然咳嗽打噴嚏起來，虔心的翻着樂譜。聖房司回過頭來向唱詩班一望，臉上帶着神祕的表情，奏起萬華林來。預備的時候竟花了兩分鐘。

『站好。小心的看好樂譜……唱低音的，不要太粗……要唱得柔和一點。』

他選的是頌主詩歌第七首。他做了一個手勢，學生們便都沈默不響。大家的眼睛都看着樂譜，最高音張開了口。余禮西慢慢的放下了手臂。

『低音……低音……你看「低音」寫在這兒……輕一點，輕一點。』

他們唱低音的時候，余禮西的臉上滿佈着和悅的顏色，彷彿他在夢想着喫好東西。

『高音……高音……唱起來！』

他們唱高音的時候，聖房司肥胖的臉上顯出驚訝，甚至恐怖。

頌主詩歌唱得很好，所以學生們都放下樂譜，觀看余禮西的動作。人們都站在窗下聽。門房華西禮繫了一條圍裙，手裏拿一把菜刀，也站在那裏聽。神父顧士默帶着急切的面容，忽然出現，好像他是從地底下跳出來似的。……說過『我們且拋棄人間一切的財產，』余禮西揩去眉毛上的汗，驚訝的走到神父顧士默面前。

他聳了聳肩，說道：『神父顧士默，我真不懂，爲什麼俄國人沒有理解力呢？我真不懂，請上帝責罰我罷！這些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你簡直說不出他們喉嚨裏有沒有氣管，或者是內部有什麼裝置。』於是他對棧房老板的弟弟，唱低音的金乃德道：『你的喉嚨噎住了麼？』

『怎麼？』

『你的聲音怎麼弄的？好像醬碟的聲音一般。你昨天大約喝了酒罷！一定是的！你的呼吸好像酒店……唉！你是一個傻子！你是一個笨伯！你只能跟酒店裏的農民在一起，怎能做個唱詩班的人呢？唉，你是一頭驢子！』

神父顧士默嘆咕着說：『罪過，罪過，上帝一切都看見的……統統都看見的……』  
『那就是你不懂唱歌的原因了——因為你這傻子喜歡喝酒，勝過上帝。』

神父顧士默說：『不要煩惱，不要生氣……我可以勸勸他。』

神父顧士默走到金乃德身邊，勸起他來：『你怎麼辦呢？留心一點就是了。一個人唱歌應該節制一點，因為他的喉嚨是……很嫩的。』

金乃德搔了搔頸子，向着窗外看了看，好像神父的話不是對他說的似的。

他們唱過頌主詩歌以後，又唱教條，又唱這是對的，他們唱得很溫和，『我們的父』又唱得很正確。

聖房司說：『我說，神父顧士默呵，舊式的「我們的父」比新式的好。我們應該唱舊式的給伯爵聽纔是。』

『不對，不對……應該唱新式的。因為伯爵到彼得堡或是莫斯科去參與彌撒祭，所聽的都是新式的音樂……我想，那些禮拜堂裏……一定有很新奇的音樂！』

唱過『我們的父』以後，又是一陣噴嚏，咳嗽和翻書的聲音。現在到了最難的『合唱』了。余禮西練習了兩段，誰是光榮之主和萬有的讚美。唱詩班裏誰練習得最好，誰就可以在伯爵面前歌唱。在『合唱』的時候，聖房司高聲狂叫起來。面孔上依舊一會兒喜歡，一會兒驚恐。

他噤咕着說：『高音奏曲稍緩！唱罷！唱罷！次中音，你們簡直不行！托托鐵托托姆……所……希……所，我說，你們是木頭！好的！低音，好……的……』

他的弓時常打那唱錯最高音和上次中音的人。他的左手時常拉那年輕唱詩者的耳朵。有一次，他出了神，彎着拇指，把低音金乃德的下巴往上一頂。但唱詩班的學生挨了



打以後，既不生氣，也不掉眼淚：他們懂得他們所負重大的責任。

合唱以後，沈默了一會。余禮西面孔通紅，滿頭大汗，疲勞萬分，坐在窗前，向大家望着，眼睛疲勞而且無神，但卻是勝利的。在聽唱的一羣中，他看見了他所最恨的會吏敖迪書。會吏也是身材高大，頭髮濃密，紅臉上有許多麻子，倚着火爐站在那兒，侮蔑的笑着。

他深沈的低低囁道：『很好，唱下去！奏起你的樂器來，伯爵就要更加注意你的歌！唱！你歌唱有無音樂他倒不大留心……因為他是一個無神論者。』

神父顧士默嚴肅的回過頭來一看，亂彈着他的手指。

他囁道：『喂，喂，會吏，我求求你，你不要說好不好？』

合唱以後，他們又唱願我們的唇充滿讚美，唱詩班的功課便算完了。現在大家都散了，預備在晚上再來練習一次。就像這樣每天的練習下去。

一個月過去了，兩個月又快完了……廚房也接到通告，知道伯爵要來。後來大屋子裏灰塵滿積的百葉窗都卸了下來，葉伏里摩伏村便時常聽見歌聲。神父顧士默非常焦

灼，他自己也莫名其妙，說不出是歡喜還是驚訝……會吏只是走來走去的笑。

到了禮拜六晚上，神父顧士默走到聖房司的家裏。他面色灰白，兩肩下垂，淡紫的聖衣也似乎褪了色。

他口吃的對聖房司說：「方纔我到伯爵那兒去過。他很有學問，很有思想。不過……

嗯……朋友，這是一個恥辱……」大人願意我們明天幾點鐘舉行彌撒祭呢？」他說：「隨便你罷……能夠短點快點，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不要用唱詩班罷。」  
「不要用唱詩班！  
「你明白了麼？不要用唱詩班……」

余禮西滿面通紅。他寧願再跪兩小時，也不願聽這樣的話！他整夜沒有睡。他枉費心血，倒還不怎麼生氣；最可恨的是會吏要嘲笑他，這是他所忍受不住的。會吏看他那副失意的神情，非常高興。第二天做彌撒祭的時候，會吏時常用輕蔑的眼光，看着余禮西的唱詩班。他走過唱詩班的香爐旁的時候，噤咕着說：

「奏樂罷！盡力罷！伯爵要拿十盧布的鈔票賞給唱詩班呢！」

彌撒祭做過以後，聖房司回家，覺得自己大受恥辱，非常難過。他剛剛要進大門，紅臉的會吏便趕上了他。

會吏說：『余禮西，等一會！等一會！傻子，何必生氣呢！剛剛做完彌撒祭的時候，神父顧士默走到伯爵面前問道：「大人，你以為會吏的聲音怎麼樣？他唱的是最低音，是不是？」伯爵——你猜他怎麼說，他說呀：「誰都會叫，聲音總不及腦子。」這就是彼得堡有學問的貴人無神論者到底是無神論者，如此而已！不幸的朋友呵，來罷，我們去喝酒解悶罷！』

於是兩個仇敵手挽手的出了大門。

## 乞 丐

『好心的先生，可憐可憐我這作孽的人罷。我三天沒有得喫啦……連五個戈比住夜的錢都沒有啦……我可以對天賭咒，我在鄉間當了五年教師，因為杉士突人的陰謀，把我的位置給擠掉啦。我成了說謊的證人。現在已經一年多沒有事做了。』

一個彼得堡的律師史無沮看了看說這話的人破爛的深藍外套，又看了看他齷齪的醉眼，頸上的紅塊，他就覺得以前曾經看見過這個人似的。

乞丐繼續着說：『有人介紹我到加路格省去做事，但是我卻沒有路費。幫助幫助我罷！我真羞於啓齒，不過……我實在是爲環境所迫呢。』

史無沮看了看他的套鞋，一隻低得好像靴子，一隻又高得好像高靴，忽然記省起來。

他說：『你聽我說，前天我在沙杜福街遇見你，你所說的話與現在不同。你說你是被開除的學生，怎麼現在又忽然說是鄉間的教師呢？你還記得不？』

乞丐不知所措的說：『不，不，我從來沒有說過那樣的話。我是鄉間的教師，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拿聘書給你看。』

『夠了，夠了，不用說了！你自稱爲學生，連爲什麼被開除的原因都同我說過。你還記得不？』

史無沮臉紅了，帶着一種討厭的神情走了開去，不再看這襤褸的乞丐。

他發怒道：『太卑鄙！你這騙子！我要喊警察的，該死的東西！你又窮又餓，總不應該因此就不知羞恥的說謊呀！』

襤褸的乞丐握住了門紐，好像網中的鳥一般，失望的看着過道。

他含糊不清的說：『我……我不說謊，我可以拿聘書給你看。』

史無沮依舊很憤怒，繼續着說：『誰相信你的話呢？利用教師和學生的名義，取得大

衆的同情——太下賤，太卑鄙，太醜陋！真叫人生氣！

史無沮大怒之下，把乞丐毫不留情的罵了一頓。乞丐無禮的說謊，引起他的厭惡，與他平日的主張是矛盾的：一個人應該要有惻隱之心，同情於可憐的窮人。因為這個乞丐說謊，用卑鄙的方法想要取得他的同情，反而沾污了他的善心，本來他對於施捨是毫無疑惑的，現在卻動搖了。這乞丐起初還對天起盟，替自己辯護，後來也就垂下頭來，一句話都不說，內心有點慚愧起來了。

他把手放在胸口，說道：『先生！我真的是……說謊！我既不是學生，也不是鄉間教師。完全是捏造出來的！我本來是在俄國樂隊裏的，後來因了酗酒，被人家斥退。我怎麼好呢？相信我罷，我不說謊是不能過活的——我要是說老實話，就沒有人肯拿錢給我了。一個人太老實了，馬上就得凍死餓死，沒有地方過夜！你說得很對，我也明白，不過……你叫我怎麼辦呢？』

史無沮走攏到他面前，大聲說道：『我叫你怎麼辦？你是這樣問我麼？做工呀——你

應該做工呀！你應該做工呀！

『做工……我自己也知道，但我到什麼地方去做工呢？』

『糊塗！像你這樣年輕力壯的小夥子，只要發願做工，哪裏會找不到工做！你要曉得，你自己又懶，又貪食，又愛喝酒！你嘴裏吐出來的酒氣好像一個酒店！你連骨髓都壞透了，除了乞討和說謊以外，什麼事都不能做！如果你肯屈身做工，可以在公司裏找到職業，或是在俄國樂隊裏，或是做拾球人，可以白拿月薪，不做什麼繁重的事情！手工業怎麼樣呢？你願意做麼？像你這樣的人，當門房或是進工廠總有點不大適宜罷！』

乞丐苦笑着說：『你所說的話，句句都對。手工業我是做不來的。做生意也太遲了，一定要從小當學徒起；沒有一個人把我當作門房，因為我不是這一類的人……我又不能在工廠裏做工；一個人總應該有一樣行當，但我卻一樣都沒有。』

『胡說！你總有理！砍柴不行麼？』

『我也不反對，不過現在連以砍柴爲業的人都失業了。』

「唉，懶人說懶話！無論做什麼事，你都有話推諉。那麼你替我砍柴好不好？」

「自然很好……」

「好的，我倒要看看你的本領……很好……我倒要看看！」史無沮帶着惡意的愉快，搓着兩手，連忙把廚房裏的女廚子喊了來。

他向女廚子說：「阿迦，把這位先生帶到篷下去砍柴。」

乞丐聳了聳肩，猶豫不決的跟着女廚子走。從他的態度看來，他之所以答應砍柴，顯然不是爲了飢餓，想藉此賺點錢來用用，而是爲了慚愧與自愛，想爭一口氣。再說，他喝了許多酒，一點也不想做工，這也是顯而易見的。

史無沮趕忙走進餐室。他從窗內看到院子內去，可以看見木篷以及院子裏一切的事情。史無沮站在窗口，看見女廚子領着乞丐，走到院子裏來，踏着泥濘的殘雪，向着木篷走去。女廚子阿迦很生氣的把乞丐打量了一番，急擡着肘，開木篷門的鎖，又很生氣的把門一推。



史無沮心裏想：『大約我打攪了她喝咖啡的工夫了罷？多麼壞的婆娘！』

於是他看見這位冒牌的教師和學生坐在一塊木頭上，雙手托着紅頰，沈入深思。女廚子拿斧子往他足旁一丟，嘴脣動呀動的，猜想起來，大約是在罵他了。乞丐慢慢的把一根柴拉到身旁，放在兩腿中間，膽怯的拿起斧子一碰，柴就倒了。乞丐又把這根柴拉到身旁，呵了呵凍紅了的手，又輕輕的舉起斧子，好像怕傷了套鞋或是砍傷手指似的。柴又倒了。

現在史無沮的怒氣已經平息。他想到壓迫一個醉酒貪食的病人在冷天裏做這樣粗笨的工作，心裏不覺痛苦而又慚愧起來。

他從餐室走到書房，心裏想道：『不要緊的，讓他去砍柴罷……我這樣做，是爲他好！』一個鐘頭以後，婀娜來說，柴已經砍完了。

史無沮說：『給他半個盧布。如果他願意，每月初都喊他來砍柴……總有工作給他做的。』

到了月初，乞丐又來了，又賺了半個盧布，這時他已經幾乎站不起來了。從那時起，他就時常來，時常找到工作做：有時他把雪掃成堆，或是打掃木篷，有時撲撲粗氈和被褥上的灰塵。他時常能得三四十戈比，有一次還得到一條穿舊了的褲子。

史無沮要搬家了，便雇他幫忙捆傢俱，擡傢俱。這時乞丐便嚴肅、陰森而又沈默；傢俱他簡直連摸都不摸，垂着頭在傢俱車子後面走，甚至不顯出忙碌的樣子；他甚至冷得發抖，當推車的人笑他懶惰、軟弱，和他那破衣服（但卻是紳士的衣服）時，他覺得很不好意思。搬家以後，史無沮又把乞丐喊了來。

他給了他一個盧布，說道：『果然我的話在你的身上發生了效力。這是酬謝你的工作的。我看你很嚴肅，並非不想做工。你叫什麼名字？』

『盧希古。』

『盧希古，我現在可以給你好一點的事情做，不再叫你做粗事了。你會寫字麼？』

『會的，先生。』

『那末明天把這張字條拿給我的同事，他可以給你抄寫的工作做。要做工，不要喝酒，不要忘記我向你說的話。再會罷。』

史無沮覺得自己能夠把盧希古引到正路上去，心裏非常得意，很快活的拍了拍盧希古的肩膀，分別的時候，甚至同他握手。盧希古拿着信走了，從此以後，不再到史無沮家裏來做工了。

兩年過去了。有一天史無沮正站在戲院的賣票處買票，看見他旁邊站了一個矮小的人，露出羊皮衣領，戴着破爛的皮帽。這個人膽怯的向賣票人買一張側廂的票，付了戈比。

史無沮看出這個小人就是以前替他砍柴的盧希古，便問道：『你就是盧希古麼？現在做什麼事呢？景况還好麼？』

『很好……現在我在書記處了，每月可賺三十五盧布呢。』

『謝謝天，好極啦。我替你高興。盧希古呵，我很喜歡，很喜歡。你要知道，你可以算是我

的義子。是我把你引到正路上去的。你還記得我罵你的話麼？那時你恨不得鑽到地板縫裏去呢。親愛的人，謝謝你，你還記得我的話。」

盧希古說：「我也謝謝你。如果我那天不到你那兒來，也許還要自稱爲教師或是學生。是的，我在你家裏得救了，從深坑裏爬出來了。」

「我很喜歡，很喜歡。」

「謝謝你仁慈的話和行爲。你那天所說的話是很好的。我很感謝你和你的女廚子，上帝祝福那善心的女人罷。你那天所說的話是很好的。自然，我應該畢生感謝你，但真正救了我的，卻是你的女廚子婀迦。」

「這是怎麼一回事？」

「事情是這樣的。我常到你家裏來砍柴，她總是說，「啊，你這酒鬼！你這連上帝都討厭的人！怎麼不死！」於是她就坐在我的對面，看着我的臉，悲哭着說，「你這不幸的人呵！你在這世界上是沒有愉快的，死後還要在地獄裏受火刑，可憐的酒鬼呵！你這可憐而又

傷心的東西呵。」你要知道，她時常總是這樣的說。她煩惱了好多次，爲我流了好多眼淚，我簡直計算不清。最感動我的，就是她來替我砍柴！先生，你要知道，我沒有替你砍過一根柴——都是她替我砍的！她怎樣救了我，我怎樣改變的，我怎樣戒了酒，我都說不上來。我只知道她所說的話和尊貴的行爲使我的靈魂改變過來，我將永不忘記。……現在我們可以進去了，快開幕了。」

盧希古鞠了一躬，便走到側廂裏去。

## 校 長

庫里金所開的公司出錢辦了一個工人子弟學校，校長謝索夫正在預備年會聚餐。每年在學校試驗以後，幹事部總要請客一次，將各小學的視學員，一切與考試有關的人員，以及一切工廠裏的管理員和上等職員都請了來聚餐。不管這些人的位分是多麼高，每次的聚餐總是很有興致，很有生氣的，賓客在筵席上可以坐個許久；全然忘掉位分的尊卑，只記得應受稱賞的工作，大家都喫得飽飽的，喝得足足的，談得口啞聲嘶，歌聲和接吻聲震聳了全工廠，直到深夜方纔散席。這樣的聚餐謝索夫曾經去過十三次，因為他在工人子弟學校當校長已經十三年了。

現在是在預備第十四次的聚餐了，他想使自己的樣子顯得非常高興。他刷他黑色

的新衣服整整的花費了一點鐘的工大，在穿衣鏡前試穿時式的襯衣也差不多一點鐘；鈕釦總也套不上，他套得生起氣來，把他的妻子大罵了一頓。

他那可憐的妻子，在他身旁忙個不了，用了許多氣力替他修飾。弄到結果，連他也疲乏了。他的妻用皮鞋油把皮鞋擦亮，從廚房裏拿了進來，他簡直沒有力氣將皮鞋穿上去。他要躺下來，還要喝一點水，接一接力。

他的妻子嘆道：『你的身體多麼軟弱呵！最好你還是不要去聚餐罷。』

校長發怒打斷她的話道：『請你不要阻攔我好不好！』

他正在沒有好氣，因為這一次的試驗，他心裏大不高興。試驗的結果很好；高班的學生都得到畢業證書和獎品；工廠裏的管理員和縣裏的官員對於這結果都很滿意；但校長的心裏猶以為未足。他很傷心，因為有一個學生巴布金，默寫向來是一個字都不會錯的，現在竟有了三個錯；還有一個學生邵紀一更使他驚詫，連十七乘十三都不記得；視學員是個沒有經驗的青年，選了一段很難的文章叫學生默寫，附近學校的校長賴本羅太

不夠朋友，竟肯答應視學員來監考。默寫只是聽音，要寫出正確的字形來，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呀。

他得到妻子的幫助，穿上了靴子，又在穿衣鏡裏把自己打量了一番，便拿起多節的手杖，出去赴宴了。宴會的地方，正在工廠經理的屋裏。校長有一點病，咳嗽得很利害……他咳得連帽子都飛了出去，手杖也脫了手。視學員和教員聽見咳嗽聲，都從房屋裏跑了出來，看見校長正坐在階下，滿頭是汗。

視學員驚訝道：「謝索夫，原來是你麼？……居然也來了麼？」

「我怎麼不能來呢？」

「親愛的，你還是坐在家裏的好。你今天臉色有點不大對呢！……」

「我今天同昨天並沒有什麼兩樣。如果你們討厭我，那我就走罷。」

「唉，謝索夫，你何必說這樣的話呢！請進罷。根本就是你的光榮，並不是我們的。我們很喜歡看見你。自然很歡迎你囉……」



裏面一切都佈置好了。廣大的餐室裏裝飾着德國的油畫，充滿了香葉和油漆氣，放了兩張桌子，一張大的是聚餐用的，一張小的是放例外的菜的。中午的陽光微弱的滲過下垂的簾子……房間裏的微光，簾子上的瑞士風景畫，香葉，盤子裏香腸的薄片，全都有。一種感傷少女純樸的神氣，這些是完全與屋主相調和的，屋主是一個好心的小德國人，圓圓的小肚皮，油光光的和藹的小眼睛。他名叫白魯尼，正在很熱心的繞着例外的菜桌上轉，好像房子失了火似的，斟酒呀，端盤子呀，用盡種種方法要想歡娛來賓，顯出他友誼的感情。他拍着人們的肩膀，對着他們的眼睛看，嬉嬉的笑着，搓着他的雙手，總之那種媚態好像一隻討好的狗。

他看見謝索夫，連忙打招呼道：『我道是誰？原來是謝索夫先生呵。多麼令人高興呀！你居然帶病赴席來啦。先生們，讓我來慶祝你們罷，謝索夫能來可真不容易呵。』

教員們已經圍着桌子在喫例外的菜了。謝索夫皺了皺眉；同事們沒有等他，先就喫喝起來，他心裏很不高興。他在他們中間尋着了賴本羅，就是監考默寫的那個人，他走到

賴本羅面前，向賴本羅說道：

『你太不够朋友了！真的，太不行！從來默寫沒有像這樣尋開心的！』

賴本羅皺了皺眉說道：『天老爺，你還沒有講得夠麼？你難道爲了這一點小事就恨我麼？』

『是的，還沒有講得夠。我的巴布金是不會有錯的！我知道你拿那難默寫的文章來考他們的原因，只是想叫我的學生一敗塗地，而你的學校就可以起來，勝過我的學校。我統統都知道了……』

賴本羅咆哮道：『你怎麼總是跟我無故吵鬧呢？你碰着鬼了麼？』

視學員做出憂傷的樣子，居中調停道：『兩位先生，這樣的小事也值得這樣大吵大鬧麼？三個錯……沒有一個錯……有什麼要緊呢？』

『非常要緊呢。巴布金的默寫從來沒有錯過一次。』

賴本羅氣得鼻子裏噴氣，說道：『他總不肯干休似的，他好像自己有了病，就應該欺』

負別人似的。好了，先生，我不跟你這病人拌嘴。」

謝索夫氣得大叫起來：『不要管我有沒有病！我有病於你有什麼關係呢？大家都說我有病！有病！有病！……好像我要求得你們的同情似的！再說，你說我有病，是怎麼想起來的呢？我在試驗以前有病，這是實在的，但現在我的健康完全恢復了，沒有一點病，只是有一點軟弱。』

聖經教員神父李可來說道：『謝謝上帝，你的健康恢復了，你應該歡喜，怎麼你還是這樣的煩惱呢？』這位李可來是個年輕的教徒，穿了一件肉桂色的華麗聖衣，褲管露出在靴子外面。

謝索夫插嘴道：『你也真可以。問話應該直捷清楚，你偏偏要人家猜啞謎。簡直不像話！』

大家都跑過來安慰他，請他坐在桌前。許久他纔決定喝酒，拉長了臉喝了一杯綠酒；後來他又喫了一塊餅，含着怒取出裏面的葱油蛋。喫第一口的時候，覺得沒有鹽。他撒了

一點鹽，立刻推開，因為這樣一來，餅又太鹹了。

用午餐時謝索夫是坐在視學員和白魯尼旁邊的。喫過第一道菜以後，按照舊規，大家都舉杯祝飲。

視學員首先說道：『我應該在此感謝今天不會出席的監督但里爾和……和……和……』

白魯尼提醒他道：『庫里金。』

『和庫里金，他們熱心助學，我提議謹祝他們的健康。』

白魯尼好像被刺了一針似的，跳了起來說道：『我還提議謹祝視學員賴達洛的健康。』

椅子都往後一推，大家的臉上都閃着微笑的光輝。照常的碰杯聲又可以聽得見了。第三道菜以後，便輪到謝索夫說話了。於是他站了起來，神情嚴肅，潤了潤喉，先說他自己沒有演說的天才，演說辭又沒有預備。他又說在這十四年間，他的校長位置受到許

多陰謀和卑劣的攻擊，甚至在當局面前祕密告發他，他知道他的仇敵，但都不願宣布告發人的名字。『恐怕倒人家的胃口。』不管陰謀怎樣利害，庫里金的學校究竟算是全省成績最著的，『不單是道德好，就是實際情形也是很好的。』

他說：『無論何處的校長，只得二三百盧布，但我卻得到五百，並且我的房屋還重加裝飾，甚至由公司供給傢具。今年牆壁上都已經重新糊過紙了……』

校長又說起他們的學校供給文具給學生，不要學生的錢，實是比公立學校要好。他以為，這都是白魯尼的功德，他雖是一個信路德教的德國人，其實卻有俄國人的心腸，至於公司裏的人雖此很遠，是不大管這些事的。

謝索夫的演說很長，時常停頓，藉以換氣，還故意加上些詞藻，真使人聽得昏昏欲睡。他幾次三番的提到他的仇敵，要想給教訓，重複的說着，又咳着嗽，不合式的亂搖着手指。後來他說得很喫力，滿頭是汗，他便低聲說着，好像對自己說話一樣。最後他很不恰當的結束他的話道：『我謹祝白魯尼的健康，他在這兒……總之一句話，你們都明白……』

他說完了話，大家都微微的喘了一口氣，好像有人撒了冷水，使天空清明一般。只有白魯尼很高興，沒有什麼不愉快。這個德國人兩目奕奕有神，感激的與謝索夫拉手，又做出媚態來，好像一隻討好的狗。

他把左手撫着自己的心，說道：『呵，我很感激你，我很高興你能夠了解我！我全心全意的祝你百事如意。但我要說，你實在是過獎了。我的光榮的朋友謝索夫呵，本校之所以興盛起來，完全靠着你的幫助。如果沒有你，本校的名譽決不會蒸蒸日上。你不要以為我這德國人是在奉承你，我說的都是實話呵。哈哈！親愛的謝索夫，我是老實人，向來不會阿諛的。我們每年給你五百盧布，是因為你實在能夠值得這樣多。對不對？先生們，我說的是實話，是不是？我們從來沒有拿這樣多的錢給別人……自然，學校辦得好也就是工廠的光榮呢！』

視學員說：『我說，你的學校的確是少見的，不要以為我說這話是在捧你。總之，我畢生沒有看見過第二個這樣好的學校。我坐在講臺上監考的時候，心裏充滿了讚美……』

這些孩子們真奇怪！他們懂得的很多，回答的很好，同時他們有一點特別的好處，天真而且懇摯……謝索夫呵，一看就可以看出他們是很愛你的。你連骨髓裏都是做校長的胚子。你有做校長的一切天才——天賦的才能，豐富的經驗，勤懇的工作……你的身體這樣軟弱，居然能有這樣的能力，這樣的勤勉……你要知道，你是多麼忍耐而且有信心呀。有人在學校委員會裏，說你所做的是詩人的工作……的確，你是一個詩人呵。」

於是大家在筵席上都稱讚謝索夫。好像提決了口似的，個個人說出熱情的話來，彷彿以前是被尊嚴約束住了，現在方纔弛放。謝索夫的話呀，難忍的怒氣呀，臉上可怕的高傲表情呀，一切早都忘記了。個個人都自由的談話，甚至怕羞的新教員，一向爲貧窮所困，受人壓迫，不敢說話，同視學員說起話來，總是一聲一個大人，現在也很活潑的說話。顯然在謝索夫手下一羣人中，謝索夫是一個重要人物。

謝索夫當了十四年校長，事事如意，受慣了稱讚，現在人家熱烈的稱讚他，他只是冷淡的聽着，不以爲意。

每逢人家稱讚謝索夫一聲，白魯尼總要替他喝酒。這個德國人捉住了每一句話，眼睛閃閃發光，拍着雙手，面紅耳熱的，好像人家不是稱讚校長，而是稱讚他似的。

他喊道：『好好！那是實在的！你懂得我的意思了！……很好……』

他看着校長的眼睛，好像他要分享校長的幸福一般。後來他再也按捺不住了，連忙跳了起來，用他那尖銳的聲音，壓倒一切別的聲音道：

『先生們！容我說幾句話！你們所說的許多話，我可以做一個總回答，就是：工廠不會忘記謝索夫先生的家族！……』

大家都沈默着不響。謝索夫舉目看了看那德國人玫瑰一般紅的臉。

白魯尼放低聲音，繼續說道：『我們知道怎樣報答的，你們所說的話，我應該這樣回答你們……我們要周濟謝索夫的家族，爲這件事情在一月以前已將這款項放在銀行裏了。』

謝索夫疑惑的看着德國人，看着他的同事們，好像不懂得他們的話，爲什麼要供給



他的家族，不供給。立刻他在大家的臉上，在那對他望着的許多呆定的眼睛上，看不出同情，也看不出他所不能忍受的憐憫，而是一樣別的東西，一樣又溫柔，同時又不吉利的東西，好像是可怕的現實，立刻使他遍身發冷，靈魂裏充滿了不可言說的失望。他面色灰白，忽然跳了起來，搔搔頭皮。他像這樣站了十五秒鐘，恐怖的注視着他面前的一點，好像他看見白魯尼所說的迅速的死，於是他倒在椅上，大哭起來了。

他聽見憂愁的聲音說道：『喂，喂！怎麼一回事？拿水來！喝一點水罷！』

停了一會，校長的心平安下來，但這宴會卻不能恢復以前的活潑。午餐的終結是陰鬱的沈默，並且特別散得比前些年早。

謝索夫回家以後，首先便是攬鏡自照。

他看着自己下陷的頤，以及眼睛下面的黑圈，心裏想道：『我又何必像這樣的哭泣呢？今天我的臉色比昨天要光明得多了。我害了貧血病和胃的加答兒病，我的咳嗽不過是胃的咳嗽罷了。』

確信自己無病以後，他慢慢的脫下黑色的新衣，仔細的刷拭，於是又小心的疊了起來，放在衣櫥裏。

後來他走到桌前，桌上放了一疊他的學生的練習簿，他拿起巴布金的簿子，坐下默想孩子氣的美麗書法……

他在看練習簿的時候，鄉下醫生正坐在隔壁，低聲對他的妻說，一個無論如何也活不到一星期的人，不應該讓他去赴宴的。

## 熱病

一個年輕的大佐，名叫季禮謨，正坐在火車的吸煙間，從彼得堡到莫斯科。在他對面，坐着一個老人家，鬍子薙得光光的，面孔好像海船的船長，一切外貌都顯出他是個道地的芬蘭瑞典一帶的人。他一直含着煙管，談着同樣的題目：

『哈，你是一個軍官！我的弟弟也是一個軍官，不過他是一個海軍的軍官……他是  
一個海軍的軍官，駐紮在克能司德。你到莫斯科去幹什麼呢？』

『我是在那兒服務的。』

『哈！你是一個有家室的人麼？』

『不呵，我是與我妹妹和孀母同居的。』

『我的弟弟也是一個軍官，不過他是一個海軍的軍官；他有一個妻子和三個兒子。哈！』

這個芬蘭人似乎繼續的對於一件事情發生興味，一說到『哈！』就蠢笨的露齒而笑，接着又吸那討厭的煙管。季禮謨不大舒服，覺得答話很爲難，便恨他入骨。他夢想着，如果能抓起他手裏的煙袋，望座位下一丟，把這芬蘭人送到別個車廂裏去，這該是多麼快意的事呵。

他想：『芬蘭希臘等處的人真討厭。完全是過剩的，無用的，討厭的人。他們不過是在地球上佔據一些空間罷了。他們有什麼用處呢？』

一想到芬蘭人和希臘人，他就發生一種彷彿是病的感覺，走遍全身。爲了比較的緣故，他要想舉出法蘭西人和意大利人來，但他除了官能敏銳，裸體女人，以及婦母家中衣櫥上所掛的外國油畫以外，竟想不出什麼來。

這軍官忽然感到他自己失了常態。他不能把手足舒舒服服的放在座位上，雖然他

是一個人佔有一個寬敞的座位。他的嘴乾燥得膠牢似的；腦筋裏昏沈沈的；他的思想似乎是遊移不定，不但是在頭內，還出了頭顱，在搭車的一切客人頭上旋繞，罩在夜之黑暗裏。他那昏沈沈的腦筋，好像做夢似的，他彷彿聽見細語聲，輪動聲以及門響聲。鈴聲，哨聲，車守值班聲，搭客在月臺上的步聲，似乎比平時清楚得多。時間很快的飛過，彷彿火車每分鐘都要停，時常聽得粗魯的聲音喊道：

『火車都已齊備了麼？』

外面重複的說道：『齊備了！』

好像那個管蒸汽的人時常跑來看寒暑表，車聲似乎朝着相反的方向走，車輪過橋又似乎是永遠不斷的。這些嘈雜聲，汽笛聲，芬蘭人，煙氣——混和他腦裏迷糊而又可怕的幻象，壓在他身上，好像一個不可忍受的夢魘，這在平常健康的人是萬不會見的。他非常失望，擡起沈重的頭，看着電燈，燈光下的幾團黑影似乎是在那兒跳舞。他想要喝水，嘴又非常乾燥，喊不動茶房，簡直沒有力氣回答芬蘭人的問話。他想要躺得更舒服一點。

睡覺，但他卻睡不熟。芬蘭人幾次睡熟，一醒過來就點燃煙管，向季禮謨「哈！」一聲，算是打招呼，又睡熟了；季禮謨的腿依舊不能舒適，可怕的幻象依舊與他面對面的站着。

到了司壁勞伏，他下車到車站喝水。他看見有幾個人坐在桌子旁邊很快的喫着。

他要想不嗅那充滿燒肉氣息的空氣，不看那動着咀嚼着的嘴唇——二者他都覺得非常討厭。他心裏想道：『虧他們喫得下去！好本事！』

一個漂亮的女人正在高聲的與一個戴紅帽的軍人說話，笑起來的時候，露出雪白的牙齒；這種笑，這種牙齒，以及女人她自己，都使季禮謨討厭，好像火腿和肉麵蛋餅一樣的使他討厭。他真不懂，戴紅帽的軍人坐在她旁邊，看着她那豐潤的笑臉，爲什麼不難過。他喝過一點水以後，便回到火車內，芬蘭人正坐在那兒吸煙；他的煙管一刻吐氣，一刻靜止，好像溼天的套鞋洞穿了似的。

他又驚訝的說：『哈！這是什麼站呀？』

季禮謨答道：『我不知道。』說過他就躺下，閉緊嘴唇，免得嗅着煙氣。

『我們幾時纔能到的威爾呢？』

『我不知道。對不起，我……我不能答話。我有病。今天我受了涼。』

芬蘭人把煙管在窗臺上敲去了灰，又談起他的弟弟海軍軍官來。季禮謨不去聽他；他只是哀傷的想起他那溫和柔軟的牀，他那一瓶冷水，他那妹妹開芽，她是很會安慰人的，會給他水喝。他一想到年老的伯福，幻想着他卸下他那笨重而又密不通氣的皮靴，放水在小桌子上，他就微微的一笑。他又幻想着，只要他能夠睡在牀上，喝一點水，他就可以熟睡，不至於夢魘了。

遠遠的又聽見一種聲音說：『火車都已齊備了麼？』

一個低聲彷彿是在窗口，答道：『齊備了。』

離司壁勞伏已經是第二站或是第三站了。

時間飛一般的過去，好像鈴聲汽笛聲和停車聲永遠不會完似的。季禮謨失望的把臉藏在座位的角隅，雙手抱着頭，又想起他那妹妹開芽和他那年老的伯福。但妹妹與伯

福混合着他腦筋裏迷亂的幻象，攪作一團，立刻便都不見了。他那火熱的鼻息從他座位後面反撲過來，好像要燃燒他的顏面；他的腿很不舒服；窗口吹來一陣寒風，冷澈背脊；但他無論如何，都不想更換座位……他漸漸的發起夢魘來，手足都動彈不得。

等他醒後，擡起頭來一看，車內已經放進晨光來了。搭客穿上皮衣，不安定的走來走去。火車停了。穿白圍裙的脚夫胸前掛着圓銅牌，正在旅客堆中搶生意，替他們拿行李。季禮謨穿上大衣，機械的跟着別的客人走出火車，他覺得不是他自己在走路，而是另一個人在走路，他覺得那些使他整夜不得好睡的煩熱飢渴和幻想，也跟着他一同出了車站。他機械的拿着行李，雇了一輛雪車。那車夫向他討一盧布二十五戈比，纔肯送他到鮑弗七基街，他並不計較，很順從的上了雪車。他雖然也知道車夫是在敲他的竹槓，但現在金錢在他看來，已經是無用的了。

季禮謨到了家，他那孀母和他那十八歲的妹妹開芽都出來迎接他。開芽向他問好時，手裏還拿着一枝鉛筆和練習簿，他纔記起她正預備受教員檢定。他熱得喘氣，無目的



地走遍各個房間，也不回答她們的問話，一到牀上，就倒在枕頭上。芬蘭人紅帽子，白牙齒的女人，燒肉的氣息，迷離的幻影都在他的心中盤旋，現在他簡直不曉得置身何處，也已經聽不見那些嘈雜的聲音了。

他醒過來以後，纔知道自己是在牀上，脫了衣服，看見一瓶水和伯福，但這瓶水並不冷，也不柔和，也不能夠使他得到安慰。他的手足和以前一樣，麻木得動彈不得；他的舌頭黏着上腭，他彷彿還聽見芬蘭人的吸煙聲……一個黑鬚的強壯醫生正忙着在牀旁做一點事情，他那背脊在伯福的身上擦過。

他噤咕着說道：『年輕人，布要緊，布要緊……母心急，母心急……很虎很虎……！』

醫生稱季禮謨爲『年輕人』，又把不讀作布，莫讀作母，好讀作虎。

他噤咕着說：『布要緊，布要緊……很虎，很虎……！年輕人……母心急！』

醫生迅速的語言，肥胖的面孔，稱他爲『年輕人』，都使他不高興。

他呻吟的說：『你爲什麼喚我爲『年輕人』呢？多麼不鄭重呵！』

他聽了自己的聲音，也喫了一驚；他簡直不知道他自己的聲音怎麼會這樣的消沉，虛弱，易怒。

醫生一點也不生氣，噤咕着說：『很虎，很虎！你布要生氣，布要緊，布要緊！』

時間過得很快，與在火車裏一樣的快得驚人……白天慢慢的黑了下來。醫生似乎永遠不會離開他的牀邊，他每分鐘都聽見『布……布……布』的聲音。似乎有許多人川流不息的經過他的臥室。這些人中就有伯福，芬蘭人，隊長葉洛希，代理伍長麥克西，紅帽軍人，醫生，以及白牙齒的女人。他們全都談着動着，吸煙喫東西。到了天亮，季禮謨只看見軍隊裏的牧師，神父余力山站在牀前，披了聖品帶，手裏拿着一本祈禱書。他噤咕了幾句話，面容嚴肅，季禮謨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的面容有這樣的嚴肅。大佐記起神父余力山常把一切軍人稱爲『波蘭人』。他想使神父開心，便開玩笑道：

『波蘭人余力山掀動了波瀾。』

神父本來是個快活人，喜歡開玩笑的，但這一次卻一點不笑，比平時更加嚴肅，在季

禮謨額上畫了一個十字。到了晚上兩個黑影無聲的輪流來去；那就是他的嬉母和妹妹。他妹妹的影子跪下來禱告；她低首在神像前，牆上她那灰色的影子也低下首來，這樣便成了兩個影子在禱告。室內總彷彿有燒肉氣和芬蘭人的煙管氣。他病得很重，不能靜臥，嘆道：

『煙香把煙香拿走！』

沒有人答話。他只聽得牧師在某處低唱，還聽見有人跑上樓去。

季禮謨覺醒過來，方知臥室裏一個人都沒有。清晨的陽光，穿過較低的百葉窗孔，射入窗內，這陽光明亮而且顫抖，銳利有如劍尖，照在玻璃瓶上。他聽見外面的車輪聲——可見街上現在已經沒有積雪了。大佐看着陽光，看着熟識的傢俱，室門，不禁歡笑起來。他的胸脯起伏着，他快樂而且溫和的笑着。他的全身從頭到脚都感到生之無限愉悅，彷彿他是上帝首創的第一個人，第一次看見世界似的。季禮謨渴想走動，談話，與人們會面。他的身體像木頭一般的不動；只有他的手動，但他卻全不在意，他的注意力只集中在極小

的事情上。他高興自己的呼吸和笑聲，又高興水瓶，天花板，陽光和帷幕帶子的存在。上帝的世界，那怕是在他臥室裏極狹隘的地方，也顯出美麗，異樣和偉大來。醫生出現的時候，大佐又想起藥是多麼的可愛，醫生是多麼的愉快動人，一般人是多麼的溫和有趣。

『很虎，很虎！完全布要緊了！……你真的虎了！……很虎，很虎！』醫生這樣的囁咕着。大佐聽他這樣說，不由的歡笑起來；他記起芬蘭人，白牙齒的女人，火車，他也想吸煙喫東西了。

他說：『醫生，喊他們替我弄一盤麵包和鹽，還弄一點沙丁魚來。』

醫生不許他喫；伯福也不聽他的命令，沒有去拿。大佐得不到食物，就像小娃娃似的哭了起來。

醫生笑着說：『乖乖，要喫奶麼？』

季禮謨也笑了。醫生走後，他很酣暢的睡了一覺。他醒來還是一樣的歡欣愉快。他的孀母坐在牀邊。

他愉快的說：『婦母，我得的是什麼病？』

『你害的是猩紅熱。』

『真的。但現在我的病好了，好了！開芽呢？』

『她不在家。大約考試過後，就到別處去了罷！』

老婦說過這話，就低下頭來；看她手中的襪子；她的嘴唇顫抖着，轉過身去，忽然哭泣起來。她在失望中忘記了醫生的警戒，不禁把實話說了出來：

『開芽，開芽！我們的安琪兒去了，去了！』

她的襪子滑下手來，她俯身去拾，帽子又掉了。季禮謨看見她的灰白頭髮，莫名其妙，很替開芽擔心，又問道：

『婦母，她到哪裏去了呢？』

老婦忘了季禮謨是個病人，只感到自己的憂傷，便直言答道：

『開芽傳染了你的猩紅熱死了。她是前天安葬的。』

這個意外的可怕消息，完全抓緊了季禮謨的心；但開芽之死雖然可怕，卻不能克服他病體愈後獸般的愉快。他哭着笑着，不久又厲聲叱斥，因為他們不讓他喫東西。

不過一星期以後，他已能穿着睡衣，倚在伯福身上，走到窗前，仰看浮雲蔽日的春之  
上。天空，聽那舊鐵軌上的不愉快的貨車聲。他的心痛了，他哭出眼淚來，把前額斜倚在窗臺

他喃喃的說：『我是多麼的失意呵！天哪，多麼的失意呵！』

於是歡樂一變而為日常生活的難堪，慨嘆於不可挽回的損失。

## 父 親

『不瞞你說，我喝了一點酒……請你恕我。半路上我跑到啤酒酒店裏，趁熱喝了兩瓶酒。我的孩子，酒可真熱。』

老人莫沙陀從口袋裏掏出一塊破得傷心的布來揩他皺縮的臉。

他也不看他的兒子，繼續說道：『布南，我只打攪你一分鐘，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對不起，也許我妨礙你的事罷。親愛的，你有十個盧布麼，可以借給我麼？禮拜二一定歸還。你看，昨天我就應該付房錢了，你看，錢……我是沒有！老命倒有一條！』

年輕的布南一言不發的走了出去，與門那邊的消夏別墅的房東太太和他那同居別墅的同事低語了一陣。三分鐘後他就回來，一言不發的遞給他父親十個盧布。父親將

錢很隨便的向口袋裏一塞，說道：

『謝謝。你的生活怎麼樣？我跟你很久不見面了。』

『是的，很久，還是復活節見過面的呢！』

『好幾次我都想到你這兒來，總也不得閑。不是這樣事要做，就是那樣事沒有做得好……真是麻煩！我說的是無意識的話，一切都是無意識的。布南，你不要相信我的話。我說我要在禮拜二還你十個盧布，那也是假話。我所說的話，你一句也不要相信。我一點事情也不做，終日只是懶惰醉酒，穿這樣的衣服在街上走，簡直沒有臉見人。布南，請你恕我。我差遣小姑娘向你討了三次錢，又寫了幾封請求書給你。謝謝你的錢，不過請你不要相信我那信上的話。我說的是謊話。我兒，我搶了你的錢，心裏實在不過意；我知道你只是勉強能夠敷衍，沒有閒錢來養我，我真是厚臉皮呵。像我這樣的厚臉皮——到馬戲班裏去做小丑倒不錯……布南，請你恕我。我告訴你的是實話，因為我一看見你那天使一般的面容，就不得感動。』



一分鐘沈默的過去了。老人長嘆了一聲又說：

『你可以請我喝一杯啤酒麼？』

他的兒子一言不發的走了出去，門那邊又是一陣低語的聲音。一會兒啤酒拿進來了，老人似乎一看見瓶子就有了精神，立刻連說話的音調也改變了。

他帶着誇口的神情，向他的兒子說道：『我兒，有一次我看跑馬，我們三個人一組，在弗烈士奇這匹馬上賭了三個盧布。真感謝弗烈士奇，我們每人的一個盧布都贏了三十個盧布。我兒，我要是不買跑馬票就不能生活下去。這是一種高尚的娛樂。我那潑婦時常罵我，沒有錢還要買跑馬票，但我去總是要去。我嗜好這個，就要這樣。』

布南是一個美髮的青年，臉上帶着沈鬱和堅毅的神情，正在默默的聽着，慢慢的踱來踱去。老人停了讒話，潤了潤喉，布南走到他面前說道：

『父親，前幾天我買了一雙靴子，穿起來太緊。你要不要？我可以便宜一點賣給你。』  
老人不快的說道：『只要你肯賣，倒也不必便宜，我照你買進來的價錢給你便了。』

『很好，你可以欠賬買去。』

兒子在牀底下搜尋一陣，把新靴子拿了出來。父親脫去他那笨重而又污穢的舊靴子，來試穿新靴子。

他說：『剛剛好。我買下了罷。我在禮拜二得到養老金以後就將靴價還你。』忽然他又眼淚汪汪的說：『不過，我說的不是實話，買跑馬票是說謊，得養老金也是說謊。布南，你是有意說是欠賬賣給我的……我感到你的寬大。我了解你！你的靴子太小，是因為你的心太大。呵，布南，布南！我完全懂得，完全感到。』

他的兒子插嘴，改變談話的方向道：『你搬了新房子沒有？』

『我兒，我每個月都搬家。我那潑婦脾氣太大，在同一個地方總住不長久的。』

『我到過你所住的地方。我想請你與我同住。像你這樣的身體，極應該多呼吸一點新鮮空氣。』

老人搖了搖手說道：『不呵，潑婦一定不肯，我也不大顧念我的身體。你一百次想把

我拉出陷坑，我自己也曾試過，可是總也辦不到。算了罷。我已經黏牢了我那醜醜的地洞。現在，我雖坐在這兒，看着你那天使一般的容貌，總還是有一樣東西想拉我到地洞裏去。這就是我的命運。你不能硬把臭甲蟲拉到薔薇花那兒去。我兒，我該走了。天快黑了。」

『等一會，我與你一同去。我今天也要到城裏去。』

兩個人都穿了外套出去。他們在馬車裏坐了一會，天就黑了。燈光在各家的窗前映射出來。

父親喃喃的說：『布南，我捨了你的錢！可憐的孩子們！可憐的孩子們！有了這樣的父親真是不幸！布南我兒，我一看見你的臉，就不能說謊了。請你恕我……天哪，我是多麼的邪惡呵。方纔我捨了你的錢，我那醉漢的形態使你蒙羞；我還捨了你的哥哥們的錢，使他們蒙羞，你沒有看見我昨天是什麼樣子呵！布南，我是不瞞你的。幾個鄰居，卑賤的一羣人，來看我那潑婦；我與他們一同喝得醉醺醺的，我把你們這些可憐的孩子們罵個痛快。我罵你們，哭訴你們拋棄了我。你看，我想打動喝醉了酒的醜婦的心，裝作不幸的父親的樣

子。你知道，這就是我的方法，每逢我想隱瞞我的罪惡的時候，我就罵我那無辜的孩子們。布南，我不能在你面前說謊瞞你。我來看你，驕傲得好像孔雀一樣。但我一看見你那溫和的心，我的舌頭就麻木了，把我的良心完全喚醒。」

「唉，父親，我們還是談一點別的事情罷。」

老人不顧他的兒子，繼續說道：『聖母呵，我的孩子們是多麼的好呵！上帝賜給我這樣許多瓊寶呵。這樣的孩子們不應該有像我這樣的父親，應該有一個有感覺有靈魂的父親。我真不配做你們的父親！』

老人脫下那頂上有鈕釦的小帽，在他自己額上畫了幾次十字。

他的視線亂轉，好像是在尋神像，繼續說道：『上帝呵，我感謝你！非常的，例外的孩子們！我有三個兒子，個個都好。嚴正，康健，勤儉，聰明！馬車夫，他們是多麼的聰明呵！季夏！一個人的腦力等於別人十個人的。他說法國話，他說德國話，他說話比你們任何當律師的都好——誰也不討厭聽。我的孩子們，我的孩子們，我簡直不相信你們是我自己生的！我的

卍南，你是犧牲者，我毀壞了你，我還要繼續的毀壞你……你雖是知道拿出錢來就是丟在水裏，但你卻還是繼續的拿錢給我用。前幾天我寫給你一封請求的信，我說我病得多麼利害，但是你知道我是在說謊，我是拿錢來買糖酒喝。你給我錢，是因為你怕拒絕我就是傷了我的自尊心。我全都明白，也都感到。季夏也是一個犧牲者。禮拜四我到他的事務所裏去，穿的是破爛污穢的衣服，喝醉了酒，吐出來的酒氣使人如入酒窖……像我這樣的人，竟一直走到他面前，我拿污穢的話來和他歪纏，那時他的同事們和上司們以及請求者都站在旁邊。我使他畢生蒙羞。他卻一點也不難爲情，只是面色有點轉白，微笑着走到我面前來，彷彿沒有這麼一回事似的，還把我介紹給他的同事們。後來他一直送我回家，一句話也沒有罵我。我搶他的錢比你更多。再說你那沙夏罷，他也是一個犧牲者！你知道，他結了婚，娶了一個貴族小姐，大佐的女兒，得了豐富的嫁妝……你一定要以爲他與我不發生關係。不，他結婚以後，就帶他那年輕的妻子來看我……在我的地洞裏……憑

老人嗚咽了一陣，又大笑起來。

「那時真是幸運，我們喫的是蘿蔔和油煎魚，喝的是麥酒。不過我的屋子裏有惡臭，使人掩鼻。我躺了下來——我喝了一點酒——我那潑婦跳了出來，向那年輕人發脾氣，滿臉通紅……總之這是一種恥辱。但沙夏卻是毫不在意。」

布南說：「是的，我們的沙夏是個好人。」

「頂好的好人！你和季夏和沙夏以及深雅，你們都是純金。我打攪你們，麻煩你們，侮辱你們，掠奪你們。而我一生卻不曾聽見過你們有一句罵我的話。你們也不會做出瞧不起我的樣子。如果我是可尊敬的父親，那自然又當別論——可是……你們沒有得到過我什麼，只有傷害。我是一個放蕩的壞人……現在，感謝上帝，我的心境平靜了些，我沒有願望，但在從前你們都是小孩子的時候，我是有定見和願望的。我所說的或是我所做的總自以為是對的。有時我晚間從俱樂部裏回家，喝醉了酒，脾氣不好，就罵你那可憐的母親浪費金錢。我整夜的罵她，也以爲這是對的；等你清晨起來上學的時候，我的罵還不會

住口。天哪，我磨折了她，那個可憐的犧牲者呵！你從學校裏回來的時候，不敢用午餐。直等我醒來，方纔敢用。在用午餐的時候，又是一頓吵罵。我相信你是記得的。我希望誰也不要有我這樣的父親；上帝差我到這兒來受審判。是的，受審判！孩子們，繼續你們的孝心到底罷！使你們的父親光榮，你們將要長命百歲！爲了你們的善行，上帝會使你們長命的。馬車夫，停住！

老人跳下了馬車，跑到一家酒店裏。半點鐘後，他走了回來，喝醉了酒，潤了潤喉，坐在他的兒子旁邊。

他問道：『現在深雅在哪裏呢？還在寄宿學校裏麼？』

『不，她五月間就不在那兒了，現在她與沙夏的岳母住在一起。』

老人驚訝的說：『呵！她是一個活潑的好女孩！她也跟她的哥哥們一樣的好……呵，布南，她沒有母親，沒有一個人愛惜她！我說，布南，她可知道……她可知道我是怎樣生活的麼呢？』

布南沒有回答。五分鐘沈默的過去。老人嗚咽了一陣，用破布揩臉，說道：

『布南，我愛她！你知道，她是我唯一的女兒，一個人在老年時候，再沒有比女兒更可以使他安慰的了。布南，我可以看一看她麼？』

『自然，只要你歡喜。』

『真的麼？她不討厭麼？』

『自然不討厭，她還想找到你的地方來看你呢！』

『憑良心說！孩子們多麼的好呵！馬車夫，呃？愛兒布南，你替我安排罷！現在她是一個年輕的姑娘了，雅緻，幽嫻，一切都很有尊貴，我不能穿得這樣破破爛爛的去見她。但我要好好的預備一下。我要三天不喝酒，把我那醉漢的醜態改正過來。我再到你那兒去，向你借一套衣服；還去薙鬍子，剪頭髮，那時你再去把她請到你的屋子裏來。好不好？』

『很好。』

『馬車夫，停住！』



老人又從馬車裏跳了下來，走進酒店。在布南陪他到他的家裏以前，他又下過兩次馬車，他的兒子只得默默的坐着，忍耐的等他回來。打發了馬車夫以後，他們就經過一個長而污穢的院落，走到『潑婦』的住屋，老人露出害羞和受窘的樣子，膽怯的咳嗽了一聲，又咳了咳嘴唇。

他討好的說道：『布南，要是我那潑婦說什麼話，你可不要睬她。……你知道，你要待她客氣一點。她是愚蠢而且莽撞的，但心地卻不壞。她有溫暖的好心！』

走完長院落，布南走到一個黑暗的入口。搖晃的門發出裂聲，房間裏有烹煮和火壺冒煙的氣息。他還聽見一陣尖銳的聲音。穿過過道，到了廚房，布南除了濃煙，繩子上掛的衣服，以及火壺的煙囪，煙囪的空隙落下金色的火星以外，看不見別的。

老人說：『這就是我的地洞，』他俯身走進一個天花板很低的小房間，因為接近廚房，所以空氣非常窒悶。

三個婦人都坐在桌前享用盛宴。她們看見客人進來，彼此打了一個眼風，都放下了

刀叉。

其中有一個，顯然就是『潑婦』自己，突然問道：『喂，你錢拿到了麼？』

老人喃喃的說：『拿到了。好，布南，請坐罷。年輕人，一切都是簡單的……我們生活得很簡單。』

他無目的的忙着跑來跑去。在他的兒子面前感到羞愧，同時他顯然想在婦人們面前裝出他是一個要人，並且裝作一個不幸見棄的父親。

他繼續喃喃的說：『年輕人，我們生活簡單，不務奢華。年輕人，我們是講究樸素的。』

呢……我們不像你那樣，我們不想在人家面前充闊。不想……我們喝一點伏加酒好不好？

有一個婦人（她羞於在客人面前喝酒）嘆息了一聲說道：

『我因為喫了菌子，所以還想喝一點酒。這種菌子喫下去以後，你就是不想喝酒，也要喝酒。莫沙陀，倒一杯酒給那年輕人喝罷，也許他想要喝酒呢！』

最後一句話她說得很慢，嬌聲的拖得很長。

父親眼睛不看他的兒子，說道：『年輕人，喝酒罷！我的小朋友，我們沒有陳年好酒，我們生活得很簡單的。』

潑婦嘆息道：『他是在嫌我們招待不周呢。』

『不要緊，不要緊，他會喝下去的。』

布南不願因拒絕而冒犯了他的父親，端起酒杯，默默的將酒喝完。她們端進火壺的時候，爲滿足老人起見，他帶着憂鬱的臉色，默默的喝了兩杯怪味的茶。他一句話也不說，聽潑婦訴說在這個世界上竟會有拋棄父母的，沒有良心的，殘忍的孩子們。

老人喝多了酒，故態復萌，又說起酒話來：『我知道你現在所想的是什麼！你以爲我陷在泥淖裏，不能自拔，所以你憐憫我，可是我以爲我這簡單生活比你那生活要自然一些……我不需要誰，並且……並且我也不肯自謙……我不能忍受可惡的孩子拿憐憫的眼光望着我。』

喝過茶後他洗一條青魚，撒上了葱，忽然他的眼睛裏要掉下淚來。他又談起跑馬和他所贏的錢，還談起有一天他用去十六個盧布，買一頂巴拿馬的帽子。他說謊與喫青魚和喝茶一樣，感到美味。他的兒子默默的坐了一點鐘，這纔說一聲再會。

老人倨傲的說道：『我不想留你。年輕人，請你恕我，你大約過不慣我們的生活罷。』他昂起頭來，做出尊貴的樣子，向婦人們眨眨眼睛。

他送他的兒子到門口，說道：『年輕人，再會罷！』

在黑暗的門口，他忽然將臉靠着年輕人的袖子，嗚咽起來。

他低聲說：『我想看一看深雅。布南我兒，你替我安排罷。我要薙鬍子，我要借你的衣服穿。……我想要做出正直人的樣子……她來的時候我就不說話。是的，是的，我就不說話！』

他膽怯的向着門內張了一張，聽見有婦人的聲音，連忙止住嗚咽，高聲說道：

『年輕人，再會罷。』

## 六號室

在醫院的空場裏有一所小屋，四圍繞着牛蒡葉，苧蔴以及野苧蔴。這小屋的屋頂很污穢，煙囪只剩了半截，前門的階級已經腐爛，長滿了青草，聖粉已經剝落無餘。小屋的前面正對着醫院；後面是遼闊的鄉野，被灰色的醫院圍牆所隔斷。圍牆上佈滿了鐵叉。這些鐵叉的尖端朝上，圍牆以及小屋的本身，都有這種特別的，荒涼的，上帝見棄的神氣，這只有我們醫院裏和監獄裏纔有這種情景。

你如果不怕苧蔴刺手，就從這小道走向小屋，讓我們看看裏面有些什麼罷。打開第

一道門，我們就走到過道。沿着牆，在火爐旁邊，各種醫院裏零碎的東西狼籍的堆着。臥褥，破舊的長衫，褲子，藍條紋的襯衣，靴子以及破爛不堪的鞋子——一切這些殘餘的東西都聚集成堆，皺縮的混在一起，霉爛得發出一種難聞的氣息來。

門房倪克泰是老兵改行的，穿了一身破舊的軍服，掛了許多徽章，常躺在零碎物件上，牙齒裏含着煙管。他的面貌兇惡，暴戾並且飽經風霜，眉毛上豎，鼻子通紅，彷彿是草原上守羊的獵狗；他又矮又瘦，但他舉止卻很威嚴，拳頭也很有力。他是頭腦簡單，作事愚蠢一類的人，主人有什麼吩咐，他立刻照辦，他喜歡紀律勝過世界上的一切，以為打人是他們的責任。他打人家的臉，胸和背，隨便亂打，以為他要是不打，秩序就要紊亂了。

後來你再走進一間寬大的房間，除了過道以外，這就算是小屋的全部了。這房間的牆塗的是醜醜的藍色，天花板燻黑了煤煙，好像沒有煙囪的草屋似的——顯然爐子在冬天出煙，所以房間裏充滿了煙氣。窗子的鐵欄很像樣的安在裏邊。木地板是灰色的，大半是些碎木片湊弄來的，房間裏發出酸菜湯，腐爛的蠟燭心，臭蟲以及阿摩尼亞混合

的臭氣。你初嗅到這臭氣，一定要以爲誤走到動物園了呢……

牀架用螺絲旋釘牢在地板上。男人們穿了醫院裏深藍色的長衣，戴了舊式的晚帽，有的坐在牀上，有的躺在牀上。這些都是瘋人。

房間裏一共有五個人。只有一個是上等人，其餘都是做手藝的。靠近門旁的這一個是工人，又高又瘦，鬍子紅而發光，眼睛淚痕滿溼，他手支着頭坐着，凝視着一點。他晝夜的悲傷，搖頭，嘆息並且苦笑。他很少加入人家的談話，人家有話問他，他也不回答；有食物拿給他，他就機械的喫着喝着。從他那痛苦，他那劇烈的咳嗽，他那瘦削以及他面孔的泛紅，都可以斷定他害了第一期的肺病。在他旁邊就是一個活潑的小老人，鬍子很尖，頭髮黑而鬚曲，好像一個黑人。在白天他就踱來踱去，從這個窗子踱到那個窗子，或是坐在他的牀上，像土耳其人似的盤着腿，不停的唱着，好像小鳥一樣的啾啾唧唧。在晚間他也顯出他那稚氣的歡娛和活潑的個性，這就是他在禱告完畢以後，用拳頭打他自己的胸，手指抓着門。這就是猶太人莫希嘉，性情懦弱，二十年前他的帽廠被焚，立刻就得了瘋病。

一切六號室裏的人，他是唯一得到特許，可以走出小屋以外的，甚至可以走出空場，到街上去。他享受了這種利益許多年，大約因為他是醫院裏的老居住者——一個安靜無害的懦弱者，城裏的丑角，人們常看見他被小孩們和許多狗所包圍。他常穿着破長袍，戴着可笑的晚帽，穿了拖鞋，有時光着兩腿，甚至不穿褲子，在街上走，停在里巷和小店門口，向人家討銅板。有人給他麥酒，有人給他麵包，又有人給他銅板，所以他回到病室的時，總以為自己非常闊氣。一切他所拿回來的飲食錢鈔，倪克泰都搶了去。這兵士做得很粗魯，怒氣沖沖的把猶太人的口袋翻了過來，對着上帝發誓，他不讓他再到街上去，破壞規約在他看來比世界上的一切都要壞。

莫希嘉總喜歡幫助人。他給他的同伴們水喝，他們睡熟了，就替他們把被褥蓋好；他答應送給每一個人一個戈比，替他們做新帽子；他用湯匙餵他左面的鄰居，那鄰居是害瘋癱病的。他像這樣做，並不是出於熱情，也不是出於仁愛，只是摹仿他右面的鄰居伊凡。伊凡是一個三十三歲的人，系出貴族，做過裁判所的警官和縣政府的書記，害的是



窘迫狂。他或者蹣跚伏着躺在牀上，或者從這一角走到那一角，好像是在練習運動；他很少坐下過。他時常驚訝，煩悶，並且懷着朦朧的無限希望。過道稍有響聲，或是空場裏的喊叫，可以使他擡起頭來諦聽；不知他們是來捉他的，還是來搜尋他的。在這樣的時候，他的面容就顯出極端的不安和厭恨。

我喜歡他那大臉和高顴骨，時常是灰白而且不愉快的，顯出爲爭鬪和繼續不斷的恐怖所苦的靈魂，好像反映在鏡子裏一樣的明顯。他那皺臉是奇怪而且變質的，但他臉上的皺紋所顯出的深沈的痛苦卻很聰明，他的眼睛裏有溫暖和健康的光。我喜歡這個人的禮貌，肯幫助人，除了倪克泰以外，他對於任何人都是非常溫和的。任何人跌落一粒鈕釦或是一把湯匙，他總要很快的從牀上跳起來，替人家拾起；每天早晨他向他的同伴問好，晚上在睡覺以前又向他們道晚安。

除了他那繼續勞力過度的情形和他那皺臉以外，他的瘋狂時常有像這樣顯出來的。有時在晚間他穿了長衣，遍身發抖，牙齒打戰，很快的從這一角走到那一角，或者是穿

着牀架走。他好像是害了劇烈的寒熱病一樣。半途他忽然停了脚步，望着他的同伴，顯然他想說幾句極其重要的話，又顯然看出他們不會聽他的話，也不會懂得他的話，他就不耐的搖着他的頭，繼續走來走去。但是不久想要說話的願望占了上風，他就信口開河，熱情的說起話來。他的談話是沒有次序的，好像發熱時說夢話一樣，沒有連貫，並且不全是聰明的話，反之，話語和聲音彷彿有一種非常美麗的地方。他說話的時候，你認識他是瘋子。他那瘋狂的話是很難寫在紙上的。他談到人類的根本，談到正義受暴虐的摧殘，談到世界上總要有一天實現光榮的生活，談到窗上的鐵欄，這鐵欄使他每分鐘都想到壓迫者的愚蠢和殘忍。這些老文章都是零亂的雜碎，不過還沒有過時。

## 二

十二年不知是十五年以前，有一個名叫葛羅摩的官員，在社會上極有聲望，住在城裏大街自己的房屋裏。他有兩個兒子，實吉和伊凡。實吉當四年級的學生的時候，害肺病

死了，他的死是葛羅摩全家忽然遭難的開頭。在實吉死了一禮拜以後，老父就受欺騙和妄用公款的審判，不久他就傷害寒症死在監獄的醫院裏。房屋以及一切傢俱都被官廳拍賣，伊凡和他的母親就只剩下兩個光人。

伊凡的父親在世的時候，他還在彼得堡大學讀書，每月可以得到六七十盧布的津貼，所以沒有想到窮苦；現在他的生活竟突然有了改變。他只好從早到晚教課抄書，以資補助，來養活他的老母。伊凡過不慣這樣苦的生活；他失去了精神和力量，就離開大學回家了。

在家鄉，因了興趣的緣故，他在縣立學校裏得到教員的位置，但他與同事不和，學生又不歡喜他，不久就辭了職。他的母親死了。他六個月沒有工作做，只靠着麵包和水過活；後來他就當了裁判所的警官。他繼續這個位置，直到他因瘋病被辭退爲止。

他在年輕時當學生的時代，從來沒有完全健康過。他總是面色灰白，瘦弱，易於受寒；他喫得很少，睡眠不足。只要喝一杯酒，他就可以發神經病。他對於社會常有一種慾望，但

是。因為他的易怒的脾氣和懷疑；他從來沒有與任何人接近過，也沒有朋友。他時常侮蔑的說起他的同縣的人，說他們的愚蠢和睡豬一樣的生活在他看來是可厭而又可怕的。他高聲的說話，不知是帶着侮蔑和憤怒，還是帶着驚奇和熱情，但卻是帶着十二分的真誠的。人家同他談別的話，他總把人家拉到同一個題目上來，那就是：城裏的人生是沈悶而且窒人的；城裏人沒有高尚的趣味，過的是沒有意義的污穢生活，因了殘忍，淫蕩和偽善將生活變得極為複雜；那些惡徒都喫得很好，穿得很好，而老實人卻以勞力來換食物；他們應該要有學校，一個進步的本地報紙，一個劇院，公開的演講會，智識平等；社會上遇有失敗即應警惕。他對於人的批評只有黑白兩種，沒有深色淺色之別；他將人分為誠實和刁惡兩種，沒有介於兩種之間的東西。他時常熱情的說起女人和戀愛，但他卻從來不會戀愛過。

他雖是判斷嚴厲，且多神經質，但人家卻很歡喜他，背地裏也說他好。他那天賦的風雅，服務的勤謹，高等的教養，道德的純潔以及他那破舊的衣服，脆弱的外貌和家庭的不

幸，都引起一種仁愛、溫和與愛傷的感覺。再說，他受過教育，讀書又多；據城裏人看來，他懂得一切，好像一部活的百科全書。

他讀了許多書。他常坐在俱樂部，一面摸着自己的鬍子，一面看着雜誌和書；從他的面容看來，人家可以看出他不是在看書，而是把書一面一面的吞下去，無暇細嚼，大約看書是他的一種病態的習慣，因為他無論看什麼都是同樣的注意，哪怕是去年的報紙和日曆，他也很細心的溜覽。在家裏他時常是躺着看書。

### 三

有一個秋天的早晨，伊凡豎起他的大衣的領子，在泥濘裏走路，經過小街小巷，去看幾個手藝人，收集欠款。他的面容很陰鬱，早晨他總是這樣的。在一條小街上他看見兩個帶腳鐐的囚犯，四個背槍的兵押解着他們。伊凡以前也時常遇見囚犯，總引起他憐憫和不安的心情；但現在這次的遇見卻使他發生了一種特別奇怪的印象。他似乎忽然覺得

不知爲甚，也應該繫上腳鐐，像這樣在泥濘裏走，向着監獄行去。在看過手藝工人以後回家，他在郵政局旁邊遇見一個他所認識的警察官，與他一同走了一會，不知怎的，這竟使得伊凡疑心起來。在家裏他整天的想着囚犯和背槍的兵，不能除去，他的心中不能計算的內心的煩悶使得他無心看書，不能凝神靜氣。晚間他不點燈，又不能睡熟，只是不住的想，恐怕被捕，恐怕繫上腳鐐，恐怕送進監獄。他不知道他究竟犯了什麼罪，還可以斷定他自己在將來不會犯謀殺，縱火或是偷盜之罪。但是，偶然於不知不覺之間犯了罪，不是很容易麼？誣賴陷害和審判不明，不是也很常見麼？所以多年有閱歷的古話，說是貧窮和監獄是無法救治的疾病，也不爲無因了。像現在這樣的立法，審判不明是很有可能的一點，也沒有什麼奇怪。以別人的痛苦當作職業的人們——例如，審判官，警官，醫生——日浸月染，漸成習慣，對於請他們保護的人只是照事行事，非常冷靜，即使想不冷靜，亦已不能；在這一點上，他們與屠夫在後院裏宰殺牛羊沒有什麼分別，牛羊流血，他們是熟視無睹的。像這種對人類冥然的態度，審判官只要一樣東西——時間——就可以使一個無辜

的人喪失一切權利，定他的罪名。只把時間花在照事行上，審判官就可以得到俸金，那麼——什麼都完了。你想在這離火車站一百五十里的齷齪小城裏得到正義和保護，那是等於做夢！社會上的人都把暴虐認為是理性的，急需的，但是憐憫——例如，釋放的宣判——卻引起人們不滿和復仇的感覺。這豈不是荒謬已極麼？

清晨伊凡從牀上恐怖的起身，額上流着冷汗，完全相信他在每一分鐘內都有被捕的可能。他想，昨天他那陰鬱的思想既然追隨着他這樣長久，這裏面一定有些道理。總不會無緣無故使他想起這些事情的。

一個警察慢慢的從窗前走過：這其中必有蹊蹺。有兩個人默默不語的在屋旁站着。他們爲什麼默默不語呢？此後伊凡便日夜的痛苦。無論誰走過窗前或是院落，他總以爲是間諜或是偵探。到了中午，警長常坐着雙輪馬車在街上走；他從他城市附近的宅邸到警察署裏去；但伊凡時時刻刻都以爲他趕車趕得特別快，臉上又有特別的表情：顯然他忙着宣稱城內有一個很重要的囚犯。伊凡每聽見鈴響或是叩門聲就要喫驚，每看見房

東來了一個新客，他也要發急；他遇見警官和憲兵，總要微笑並且吹哨，裝着行若無事的樣子。他好幾晚不能熟睡，等着被捕，但他卻鼾聲很高，假裝作睡熟的樣子，好使得房東知道他已熟睡；因為他如果不能熟睡，顯然他是受了良心的責備——豈不給人抓着了憑據！事實和常識使他相信一切這些恐怖都是無意識的，病態的，如果一個人把事情看得很開闊，被捕和囚禁是沒有什麼可怕的——只要良心上舒服就行了；但是他愈是理性的去想，他心內的憂傷也愈加敏銳而且痛苦。這猶之一個隱士的故事，隱士想在聖林裏造一所房屋給他自己住，誰知他愈是熱心的用斧子來工作，樹林也就愈密。結果伊凡覺得理性是無用的，便不再思索，完全將自己陷入於失望和恐怖之中。

他漸漸的躲避人羣，尋求孤寂起來。以前他對於他的公務感到無趣；現在他對於公務竟感到不能忍受了。他怕人家陷害他，趁他不留心的時候，放賄賂在他的口袋裏，便來誣告他，或者他在公事文件上偶爾有了一個錯誤，顯出他是個欺騙者，或者他遺失了別人的銀錢。最奇怪的就是他的幻想在別的時候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的活潑，這樣的有



創造力，每天他想到好幾千種原因，惟恐他的自由和名譽要遭損害；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對於外的世界的興趣，尤其是書籍，卻逐漸的微弱，他的記憶力也漸漸的不行了。

春天雪融的時候，在墳墓附近的山谷裏，發現了兩具腐爛了一半的死屍——一個老婦和一個孩子的屍體，顯然是遭人謀害的。街上哄傳着這兩個屍體和不知名的謀害者。人們當然不會猜想伊凡是罪犯，伊凡微笑着在街上走，遇見相識的人，他就面容灰白，或是滿臉通紅，說是再沒有比謀殺軟弱無助的人的罪惡還要大的。但是他反來覆去的想，不久就疲倦了，想了一會以後，他決定像他這樣的地位，最好是藏在他女房東的地窖裏。他整天整夜的坐在地窖裏，第二天也是一樣，非常寒冷，一直等到黃昏，纔像做賊似的，悄悄的跑回他自己的房間。他站在房間當中等待天亮，動也不動的聽着。很早的在早晨日出以前，有幾個工人走到房屋裏來。伊凡完全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是來修廚房裏的竈的，但是恐怖告訴他，他們是警官喬裝的工人。他偷偷的溜出了平屋，爲恐怖所克服，不戴帽子也不穿外衣，就在街上亂跑。狗追在他後面狂吠，一個農夫遠遠的在他後面喊叫，風

在他的耳朵裏吹嘯，伊凡覺得全世界的力和暴動都聚集在一起，在他的後面追趕着。

人家止住了他，把他送回家來。他的女房東連忙去請醫生。醫生安諾（關於他我們以後將更多的談到）在他的頭上放冷壓器，還給他安神藥水喝，搖搖頭就走了，臨走時對女房東說，他不願再來，一個喪心病狂的人是無法可想的。他在家裏沒有方法生活，便被送入醫院，醫院裏的人將他放在外科室。他整夜不能熟睡，充滿了幻想，吵擾了病人，所以不久安諾便將他移到六號室。

一年以後，城裏的人完全把伊凡忘記了，女房東將他的書堆積在草屋的雪車裏，被小孩們撕成了碎片。

#### 四

伊凡左邊的鄰人，我已經說過，是猶太人莫希嘉；他右邊的鄰人是一個鄉下人，非常肥胖，幾乎成了一個圓球，臉很蠢笨，非常缺乏思想。這是一個不動的，貪食的，不潔的動物，

他久已失去了一切思想或是感覺的能力。他的身上常發出一種辛辣窒人的臭氣。

倪克泰要替他料理清潔，使用盡平生之力來打他，毫不吝惜他的拳頭。最可怕的倒不在他的被打——這他可以弄慣的——卻在於這個麻木的動物挨了打以後，一點聲音也沒有，一動也不動，眼睛連看都不看，只是好像笨重的酒桶一樣，略爲搖了一搖。

六號室第五個卽最後一個病人就是一個工人階級的人，從前他在郵政局裏當過檢信生，身材瘦小，面貌和善，略帶狡黠。從他那溫和聰明的眼睛清明歡悅的神情看來，他的心裏很有些愉快的心事，一定有很重要而且適意的祕密。他的枕頭和毯子下面放得有東西，不拿出來給任何人看，不是怕被人家取去偷去，而是出於謙虛。有時他走到窗前，背對着他的同伴們，放一樣東西在胸上，低下頭來望着牠；你要是在這個時候走到他身邊，他就要臉紅，連忙把他胸前的東西藏了起來。但他的祕密是不難猜到的。

他常對伊凡說：『你祝賀我罷，我得了二等寶星的勳章。二等寶星是只有外國人可以得到的，但不知爲什麼，他們對於我卻破了一個例。不瞞你說，我真是不曾想到呢。』他

說時微微一笑，羞慚的聳了一聳肩。

伊凡含怒答道：『我對於這件事一點都不懂。』

前檢信生狡黠的把眼睛向上一翻，確定的說：『你知道遲早我還要得到什麼嗎？我一定可以得到瑞典的北極星勳章。這種勳章是值得裝飾的，一個銀色的十字架，繫着黑色的絲帶。這是很美麗的。』

大約再也沒有一個地方的生活比這六號室還要單調的了。早晨病人們，除了麻木的胖農夫以外，都在門口的一個大水管旁，用他們的衣服來揩臉；後來他們就用錫杯來喝水，這些杯子是倪克泰從醫院裏拿來的。個個人都只許喝一杯。到了中午他們就喫椰菜湯和米飯，晚餐就是中午喫剩下的米飯。此外他們的生活就是躺下，睡覺，眺望窗外，從這一角走到那一角。每天都是如此。甚至連前檢信生也談的是他的老話，一開口就是勳章。

六號室裏很少看見新奇的面孔。醫生久已不曾收進新的瘋人，世界上的人喜歡進

瘋人院的人究竟很少。每隔兩個月理髮師西門總要在六號室裏出現一次。至於他怎樣替病人理髮，倪克泰怎樣幫着他做，喝醉了酒的微笑着的理髮師的到來怎樣使得瘋人驚嚇，我們就不暇詳敘了。

除了理髮師以外，沒有人進來看一看六號室。病人們命中註定是除了倪克泰以外，看不見別人的。

最近忽然有一個奇怪的謠言傳遍了醫院。

謠言說是醫生來看六號室了。

## 五

一個奇怪的謠言！

醫生安諾現在已成了一個怪人。人家說他年輕的時候，他是很信仰宗教的，預備要當牧師，一八六三年在中學畢業以後，他就想進神學院，但是他的父親是一個外科醫生，

嘲笑他，並且直說他如果做了牧師，他就不認他爲子。這件事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安諸他自己卻屢次的自承，他對於醫藥和科學是沒有興趣的。

不管怎樣，他在學完醫科以後，並沒有學宗教。他沒有特別的虔敬，從開始學醫一直到現在，都不像是一個牧師。

他的皮膚很粗，跟鄉下人的差不多，他的臉，他的鬚鬚，他的頭髮，他那粗笨的樣子，都顯出他是喫得太多，縱飲，好像是大道旁的飯店老板。他的臉顯出粗暴的樣子，青筋暴漲，眼睛很小，鼻子很紅。以他的高度和闊肩比例起來，他的手和腳應該很大；人家一定以爲他一拳頭可以送掉任何人的性命，但他的腳步卻很輕，走路很慢很小心；他在小巷無論遇見什麼人，總是他第一個停了脚步讓路，人家以爲他說話是低音，誰知他卻用柔和的高音說：『請你恕我！』他的頸子有一點腫漲，不能圍那漿過的硬圓領，所以他常穿軟竹布或是紗綢的襯衣出去。總之他所穿的衣服不像是一個醫生。他一件衣服可以穿十年，新衣服他總是到猶太人的店裏去買，與他的舊衣服是一樣的破爛皺縮。他看病人，用餐，

出外會人都穿的是一樣的衣服，但這與吝嗇是無關的，不過他完全不注意他的外表罷了。

安諸到城裏來盡職的時候，這個『光榮歸主的機關』便處於一個可怕的情形。醫院的六號室裏，過道裏以及空場裏都有臭氣，使人透不過呼吸來。醫院的僕人，看護婦，和她們的孩子們都與病人一同睡在病房裏。他們說連甲蟲，臭蟲和老鼠住的地方都沒有了。外科病房是與丹毒病房連在一起的。全醫院只有兩把解剖刀，連一個寒暑表都沒有。蒸薯都放在浴盆裏。庶務，僕人和醫生的助手都搶病人的錢，至於安諸的前任老醫生，人家說他祕密出賣醫院裏的酒精，輪流奸宿女病人和看護婦。這些無秩序的事情早已傳遍全城，甚至還要過甚其辭，但人們卻毫不在意；有人說，醫院裏只有農人和工人不會覺得不滿足，因為他們在家裏比在醫院裏更壞——人家總不會拿山鷓來給他們喫的。又有人說，這城市既不受杉士突的津貼，當然建設不起來好的醫院；感謝上帝，無論如何，醫院雖不甚好，究竟總有了一個醫院。新成立的杉士突在城裏和鄰縣都沒有醫院，就是因

爲這個城裏已經有了醫院。

安諸看了看醫院，便下了一個結論，說這是不道德的機關，對於城裏人的健康非常有害。在他的意見，最聰明的事情，就是把病人送出，使醫院關門。但是他想到他獨自一個人的願望是辦不到的，並且也是無用的；如果生理和道德的不潔從一個地方逐出去，他們不過是移到別的地方去罷了；你可以等待牠自己凋落的。再說，如果人們開醫院，當然是因爲人們需要醫院；賣淫以及日常生活的一切卑污和醜惡都是需要的，因爲在時間的過程上，他們也許可以做出一些聰明的事情，猶之肥料變成黑土一樣。世界上沒有一樣很好的東西牠的來源不是很卑污的。

安諸在服務的時候，顯然是不大關心於醫院的無秩序。他只叫僕人和看護婦不要睡在病房裏，另外添設了兩櫥用具；庶務，僕人，醫生的助手以及丹毒依舊沒有改變。

安諸非常喜愛聰明和誠實，但他沒有毅力和信仰來建設聰明誠實的生活。他簡直不能發命令，禁止事情和堅持。彷彿他賂過咒似的，從來沒有高聲，也不會用過命令語。他



很難說『拿來』『帶過來』一類的話；他想要喫東西，就遲疑的咳嗽，對廚子說：『茶怎樣了……？』或者是『午餐怎樣了……？』開除庶務，責備他不許揩油，或者革掉不重要的寄生的位置，都完全是在他權力以外的。安諸如果受了欺騙或是阿諛，或是一張虛報的賬交給他簽字，他就要臉紅得好像螃蟹一樣，感到犯罪，但他終於是簽了字。病人如果向他申訴，他們餓了，或是看護虐待他們，他總要害羞，喃喃的說：『很好，很好，不久我就把這件事辦好……大約總有誤會的地方……』

起初安諸工作得很勤奮。他每天診察病人從早晨一直到用午餐的時候，施用手術，甚至替人家接生。太太們說他診病很專心，很聰明，尤其是婦科和小兒科。但是爲日既久，這種工作的單調和無用逐漸使得他厭倦起來。今天你診三十個病人，明天增加到三十五，後天四十，這樣一天天，一年年的過去，城內的死亡率不見減少，病人仍是不斷的來。從早晨到午時要診四十個病人，若說是有什麼幫助，在情理上是勢不可能的，結果只有欺騙而已。把那些害重病的放在病房裏，依照着科學方法診治他們，也是不可能的，因爲雖

有原理，卻沒有科學；如果他把哲學棄掉，迂腐的照着別的醫生的規律去做，最要緊的事情就是清潔，空氣流通，免除污穢，滋養豐富，不再拿酸菜湯給人家喫，任用好的助手，不用衣冠盜賊；真的，如果死是每個人常態的，合法的結果，爲什麼不讓人家死呢？店老板或是書記，再多活五年十年，又有什麼好處呢？如果醫藥的目的是減輕痛苦，問題就在這兒了：爲什麼要減輕痛苦呢？第一，他們說，痛苦可以使人達於至善；第二，如果人類真的知道用藥丸藥水來減輕病痛，就完全用不着宗教和哲學，以前的人以爲這兩種學問不但可以使人免除煩悶，還可以使人快樂。普希金在死前受可怕的痛苦，可憐的海涅麻痺了好幾年，爲什麼安諸或是馬初納不會生病呢？他們的生命是不重要的，完全空虛，好像變形蟲一樣，不過是沒有痛苦罷了。

安諸一想到這些事情，力量就鬆懈起來，不再每天到醫院裏來診病了。

## 六

他的生活就像這樣地過去。照例他在早晨八點鐘起身，穿衣喝茶。後來他就坐在書房裏讀書，或是到醫院裏去。在醫院裏不住院的病人坐在黑暗狹窄的小走廊裏，等待醫生來診視。看護婦和僕人，鞋子在磚地板上發出踏踏的聲音，從病人身邊走過；穿長衣的瘦削病人也從此經過；死屍和裝滿髒髒東西的器皿也從此運過；孩子們哭着，常有冷風吹來。安諸知道這樣的環境對於發熱，肺癆和易感的病人是不大好的；但是這有什麼方法好想想呢？他的助手余吉在詢問室裏遇見他。余吉是一個小胖子，肥胖的臉洗得乾乾淨淨的，獲得光光的，舉止謙和，穿了一件新製的寬大衣服，他那神情不像醫生的助手，倒很像一個國會議員。他在城裏很有經驗，繫一個白領結，以爲他自己比那沒有經驗的醫生更加熟嫻。在詢問室的一隅，有一個大神像，放在神龕裏，前面點一盞很重的燈。附近有一個燭臺，上罩白布。牆上掛着許多主教的照片，大教堂全景的照片，以及枯乾的矢車菊的花圈。余吉是信仰宗教的，喜歡嚴肅和禮儀。神像是他花錢購置的；因了他的訓誡，有些病人便在禮拜日到詢問室裏來唱讚美詩，唱過以後，余吉自己便拿着香爐和異香行經病

房。

病人很多，但時間卻很短，所以這工作只限於問幾句簡單的話，給一點藥，和蓖麻子油或是輕快軟膏之類。安諾時常手托着顛坐着，想入了神，機械的發問。余吉也坐着，搓着雙手，時常插入他自己的話。

他常說：『我們之所以貧窮痛苦，是因為我們不禱告慈悲的上帝，上帝是應該禱告的。真的！』

安諾診察病人的時候，從來沒有施行過手術；他久已不施行手術了，因為看見流血會要使他憂急。當他扳開一個嬰孩的嘴，要看看牠的喉嚨的時候，嬰孩哭了起來，要想用小手來防止，這聲音鑽到他的耳朵裏，便使他的頭發昏，還引得他流眼淚。他就要趕忙開藥方，還叫婦人趕快把嬰孩抱走。

不久他就厭倦了病人的膽怯，聖潔的余吉的接近，牆上的照片以及他自己的問題，這些問題他曾經問了又問，問過二十年之久。看過五六個病人以後，他就要走開，其餘的

由他的助手代爲診察。

安諸想到現在他沒有公事，感謝上帝，再也沒有人來攪擾他，回家以後，便立刻拿起一本書來。他看了許久，非常愉快。他一半的薪金都拿來買了書，一共六間房子，倒有三間堆滿了書和雜誌。他所最喜歡的書就是歷史和哲學；他所訂閱的唯一的醫藥雜誌就只有醫生一種，一拿來他總是先看最後幾頁。他時常可以看幾個鐘頭的書，毫不間斷，並且一點也不感到疲倦。他不像他的亡父伊凡那樣，看得又快又興奮，而是緩慢的，聚精會神的，遇到一節他所歡喜的或是他覺得不大對的，總要停頓許久。在書旁邊總放着一罐燒酒，一根鹽漬黃瓜或是醋汁蘋菓放在酒旁邊，不擺在盆子裏，卻擺在粗毛的檯布上。每隔半點鐘他總要替他自己斟上一杯酒，一面喝，一面眼睛還是不會離開書本。後來他就摸到黃瓜，看也不看的咬了一口。

到了三點鐘，他就要小心的走到廚房門口，咳嗽一聲，說道：『黛綠，將午餐預備好了麼？……』

安諾用完午餐——不豐盛，而又不整潔的午餐——以後，就交叉着兩手，在房間裏踱來踱去的默想。忽然廚房的門響了一聲，黛綠那睡眼惺忪的紅臉就出現了。

她要急切的問道：『安諾，現在不是你喝啤酒的時候麼？』

他總要答道：『不呵，還沒有到時候……我還要等一會……我還要等一會……』

到了晚上郵政局長米海爾要來看安諾，米海爾是城裏唯一不使安諾討厭的人。米海爾從前曾當過富有的地主，又曾進過騎兵隊，打敗了仗，因為窮困，最近纔在郵政局裏得到這個位置。他有健全而又誠實的儀容，美麗的灰色鬍鬚，受過教育的人的態度，以及高亢愉悅的聲音。他的天性純厚，感情豐富，不過脾氣不大好。有人在郵政局裏抗議，表示不滿，或是甚至要想辯論，米海爾就要滿面通紅，遍身顫抖，吼聲如雷的說：『住口！』所以郵政局久已出了凶名聲，人家都怕到郵政局裏去。米海爾喜歡安諾並且尊敬安諾，因為他受過教育，靈魂偉大；他待城裏別的人都很傲慢，彷彿他們是他的下屬。

他要走到安諾面前說道：『我來了，晚安，我親愛的朋友！我想，你是討厭我了，是不是？』

醫生就要說：『恰恰相反，我很高興，我很喜歡看見你。』

兩個朋友就要坐在書房裏的沙發上，默默的吸煙吸個許久。

安諾要說：『黛綠，啤酒好了沒有？』

他們要默默的喝完第一瓶酒，醫生在沈思，米海爾帶着愉快而又活潑的臉色，好像一個人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要說似的。總是醫生先說話。

他要不看他朋友的臉，（他從來不看任何人的臉）沈靜而且緩慢的說：『可惜，真可惜，我們城裏沒有人能夠說聰明有趣的談話，也沒有人想說。這是我們所感到困苦的。甚至連受過教育的人都不免粗俗；我老實的對你說，他們的平均發展，比下等人並高不了多少。』

『一點也不錯。我贊成。』

醫生又要繼續沈默而且考慮的說道：『你知道，自然，這個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無意義的，無趣味的，除了人類心理最高的精神表現以外。知識在動物和人之間劃了一條很

深的界限，顯出人的神聖，甚至多少還可以替代那不曾存在的永生。結果，知識是唯一的快樂的源流。我們在我們的周圍看不見一點知識，也聽不見一點知識，所以我們的快樂是被剝奪了。我們有書，這是真的，但那與活潑的談話並不一樣。如果你容許我說一個不大恰當的比方：書是印刷的記號，而談話卻是唱歌。」

『一點也不錯。』

這樣總要沈默一下。黛綠要從廚房裏出來，臉上帶着沮喪的表情，要站在門口聽，臉壓在拳頭上。

米海爾要嘆息道：『唉！希望這一世紀的人有知慧，恐怕是無望了！』

於是他就要敘述過去的生活是如何的有益身體，好玩而且有趣。俄國受過教育的人是怎樣的知慧，對於光榮和友誼有多麼崇高的觀念；他們是怎樣的時常借錢不用借票，據他們想，幫助朋友的急需是不應該使他丟臉的；多麼可驚的大戰，冒險，小戰，兵士以及婦人呵！還有高加索，那是多麼神祕的城池呵！步兵大隊長的夫人是一個奇怪的婦人，



時常穿上軍官的制服，晚間騎馬趕到山中，獨自一人，不帶隨從。據說她和鄉間某小公子有戀愛的事情。

黛綠要嘆息着說：『聖母呵，聖母呵……』

『我們這樣的喝！我們這樣的喫！我們是多麼失望的自由人呵！』

安諾聽着他說，其實並沒有聽進去；他一面喝啤酒，一面在那兒默想。

他要忽然打斷米海爾的話說道：『我常夢想到有智慧的人，與他們談話，我的父親給了我很好的教育，但在這六十年代的思想勢力之下，使我成爲一個醫生。我相信，如果我那時不服從他，現在我將成爲知識運動的中心。大約我將成爲大學的人選。自然，智慧也是暫時的，不是永久的，但你要知道我之所以想要成爲其中一份子的緣故。生活是一個煩惱的陷阱；當一個有思想的人達到成熟，並且得到完全的自覺，他不由的感到他是在陷阱裏，逃也逃不出去。真的，他是被偶然的環境所召喚，不由他自己選擇，從無生走到有生……爲什麼呢？他想要找出他生存的意義和目的；人家沒有告訴他什麼，即使有話

對他講，也都是些荒謬的話。他敲門，門不爲他打開；死臨到他——也不由他選擇。所以，正如在獄中一樣。人們因不幸相同而聚在一起，更加覺得可以感到安慰。因此喜歡分析和類推的人遇在一起，就交換他們驕傲和自由的思想，以度時日，也就感不到人生的陷阱。在這層意義上，智慧就是快樂的源泉，什麼也不能替代的。」

『一點也不錯。』

安諾不看他朋友的臉，要繼續悄悄的說下去，偶爾也停頓一下，談到智慧的人，並且與他們談話，米海爾就要注意靜聽，同意的說：『一點也不錯。』

他要忽然問道：『你不相信靈魂的不死麼？』

『不，尊貴的米海爾，我不相信這個，也沒有相信的理由。』

『不瞞你說，我也有點疑心。然而我總有一種感覺，彷彿我不會死似的。呵，我自己想道：「不要相信這個；你不會死的。」』

不久在九點鐘以後，米海爾就要走了。他在門口披上皮衣，就要嘆息着說：

「真的，我們的命運是多麼的渺茫呵！最令人煩惱的，就是要死在這兒。唉……」

## 七

安諾送他朋友出去以後，就坐在桌前，又看起書來。夜間的沈靜，一點聲音也沒有，好像時間是靜止的，與醫生一同在書上沈思，彷彿除了書和綠罩的燈以外，什麼都不存在似的。醫生粗糙的鄉下人一般的臉，對於人類知慧的進步，漸漸的燃起欣喜的微笑和熱情。呵，人爲什麼不能永生呢？他想。如果一切都註定了要歸土，結果與大地的灰土同寒，幾百萬年以後，與地球一同繞着太陽飛，既無意義，又無目的，那麼什麼腦中樞呀，回轉部呀，視覺呀，談話呀，自覺呀，天才呀，這些又有什麼用處呢？像這樣，簡直無需使人類從無生存中得來崇高的，幾乎是神一般的知慧，後來再嘲笑似的，使他變成泥土。物質的變形用那樣廉價的代替永生來安慰你自己，這是多麼的懦怯呵！大自然不自覺的前進，是甚至比人類的愚蠢還要低的，因爲即使愚蠢，無論如何，總有自覺和願望，至於這些前進，卻一點

也沒有什麼。只有那怕死甚於怕尊榮的懦夫纔可以安慰他自己，以爲他的身體可以又在草間，石頭裏，和蝦蟆肚皮裏活轉來。在物質的變形裏尋求永生是與一個寶貴的提琴打破，成爲廢物以後，以爲這是預言光明的將來有同樣的荒誕。

鐘響的時候，安諸要倒在椅子上，閉起眼睛來想一會。在他所看到的好的思想的勢力之下，他要不自覺的記起他的過去和現在來。過去是可恨的——最好還是不要去想牠。現在也與過去一樣。他知道正在他的思想與那繞着太陽的冷地球飄浮在一起的時候，在他住屋旁邊的醫院裏，人們正在忍受着病苦和生理上的不潔；有的人也許不能睡熟，與臭蟲打仗，有的人受了丹毒的傳染，或者因了綳帶太緊而呻吟；也許病人在與看護婦打紙牌並且喝燒酒。年輪迴轉，一萬二千人都受了欺騙；整個的醫院仍與二十年前一樣，偷竊，污穢，造謠，閒談，粗俗的庸醫，這是一個不道德的機關，對於人們的健康非常有害。他知道倪克泰在六號室的鐵窗下敲打病人，又知道莫希嘉每天在城裏巡行乞討。

在另一方面，他又知道得很清楚，在近二十五年來的醫藥界，已經有了神奇的改變。

他在大學裏讀書的時候，曾經幻想醫藥將被點金術和形而上學所追及；但現在他在晚間看醫學書的時候，竟感動了他，使他驚奇，甚至引起他的熱情。多麼意想不到的光明呵！怎樣的革命呵！感謝防腐法的發明，連偉大的皮羅谷以爲辦不到的都已經辦到。普通杉士突的醫生曾試行膝蓋骨的割法；腹部的手術只有百分之一是失敗的；至於石淋他們都看得很平常，甚至連提都不會提起。梅毒的根治已經有了發現。還有遺傳的學說，催眠術，巴士特（Pasteur）和科和（Koch）的發明，以統計學爲根據的衛生學，以及我們杉士突醫生的工作！

精神治病法及其現代心病的分類，診斷的方法和治病法，與過去比較起來，已經很有進步。他們不再在瘋人的頭上倒冷水，不再使瘋人穿緊背心；他們以人性來待他們，甚至據報上所說，他們還替瘋人設跳舞場和遊藝室。安諸知道以現代人的趣味和觀察看來，像六號室這樣的可憎，只有在離車站一百五十里的小城裏纔可以辦下去，這個小城裏的縣長以及一切官員都是些半開通的生意人，他們把醫生當作聖人，只能信仰，不能

批評，甚至醫生將鎔解的鉛倒在他們嘴裏，他們也會相信的；在任何別的地方大眾和報紙早就要把小牢獄打成碎片了。

安諸要睜開眼睛問他自己道：『但是，總之，這又怎麼樣呢？防腐法有了，巴士特有了，科和也有了，但主要的真實卻一點也沒有改變；疾病和死亡依舊是一樣的。他們替瘋人設立了跳舞場和遊藝室，但他們依舊不能讓他們自由；所以一切都是無意義而且虛空的，其實維也納的病院和我的醫院並沒有什麼分別。』但憂傷和近於忌妒的感覺使他不能淡漠；這一定是由於力竭的原故。他沈重的頭伏在書上，手放在面孔下面撫摸着，想道：『我在一個有害的機關裏服務，從被我欺騙的人那裏拿我的薪金。我是不誠實的，是我自己並沒有什麼，我不過是難免的社會惡魔之一份子；一切本地官員都是有害的，只拿薪金不做事……我的不誠實不該怪我，而是時間……如果我生在二百年後，我可就不同了……』

鐘鳴三下，他要熄燈就寢。但卻不能熟睡。

兩年以前，杉士突決定以寬大的態度，每年拿出三百盧布來，幫助城中的醫藥事業，後來就開了這個杉士突醫院，又請了縣醫何博託來幫安諸的忙。他是一個年紀很輕的人——還沒有三十歲——又高又黑，顴骨很高，眼睛很小。他的先祖大約是俄國的異種。他到城裏來時，一個小錢都沒有，只有一件小行李，還帶了一個樸實的年輕女人，他稱她爲女廚子。這個女人胸前抱着一個嬰孩。何博託出外常戴一頂深簷的便帽，穿着高靴，冬天則穿羊皮衣服。他與醫生助手余吉和會計成了很好的朋友，但對別的同鄉，卻很驕傲，稱他們爲貴族。他的房間裏只有一本書，名爲一八八一年維也納醫院最近處方。每逢他診察病人的時候，總把這本書帶在身邊。他晚間在俱樂部裏打彈子；他不喜歡紙牌。他在談話中最愛用『爭論不休』、『假仁假義』、『不要囉里囉唆……』這一類的話。

他每禮拜到醫院裏來兩次，在各病室巡視一週，就去看外面的病人。醫院裏完全不

用防腐法和吸血器很使他生氣，但他又不介紹新的方法，恐怕冒犯了安諸。他稱安諸爲狡猾的老流氓，疑心他有很多的財產，暗暗的在忌妒他。他要是能夠取而代之，那他就高興極了。

## 九

將近三月底，在一個春天的晚上，積雪已融，噪林鳥在醫院的花園裏歌唱，醫生送他的朋友郵政局長出來，一直送到大門口。正在那時，猶太人莫希嘉手拿破靴，走進院子裏來。他沒有戴帽子，赤腳穿在套鞋裏；他另一隻手還拿了一小袋銅元。

他冷得發抖，對醫生微笑着說：『給我一個戈比！』安諸從來不會拒絕任何人的任何要求的，便給了他十個戈比的錢。

他望着猶太人的赤腳和牠們的紅腳踝，心裏想道：『多麼不好呵，唉，受了潮溼呢。』他被一種似乎是憐憫又似乎是厭惡的情感所激動，便跟在猶太人的後面走到六



號室裏去，一會兒望望他的光頭，一會兒望望他的腳踝。醫生走進去的時候，倪克泰趕快從一堆雜物裏跳了起來，規規矩矩的立正。

安諾溫和的說：『倪克泰，你好。你應該給那個猶太人一雙靴子或是別的穿，他會要受涼的。』

『院長，自然囉。我要去對管理人說。』

『請你去說罷。你就說是我吩咐的。』

通六號室的門是開着的。伊凡支着肘躺在牀上，驚詫的聽着不熟習的聲音，忽然認識了醫生。他遍身氣得發抖，跳了起來，臉紅而且發怒，眼睛鼓了出來，跑到房間當中。

他大笑着嚷道：『終於醫生來了！先生們，我恭喜你們！醫生居然下顧到我們了！』他又尖叫着道：『該詛咒的鄙夫！』他又蹀着腳發狂，六號室裏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情景。他又說：『殺死這個鄙夫！不，殺還是待他客氣的。把他丟在糞缸裏去浸死罷！』

安諾聽見這話，從門外望了望病室，溫和的問道：『幹什麼？』

伊凡帶着威嚇的神氣走到他面前，深深的裹上睡衣，嚷道：『幹什麼幹什麼？賊！江湖醫生！絞刑吏！』他說時帶着憎惡的神情，動着嘴唇，好像他要唾他似的。

安諾受了委屈似的微笑着說：『把氣平下來罷！老實對你說，我從來沒有偷過東西；至於你所說的其餘的話，都是你過甚其辭。我看你是生了我的氣。我求你，把氣平下來罷，要是你能夠的話。並且請你平心告訴我，你究竟爲什麼生氣。』

『你把我關在這裏幹什麼呢？』

『因爲你有病呀。』

『不錯，我有病。可是你要知道，還有好幾十，好幾百個瘋子在逍遙自在呢，不過你太愚蠢，看不出來罷了。爲什麼許多人無關，單單把我和這幾個可憐人像代罪的羔羊一樣的關在裏面呢？你的助手，管理人，以及一切你的醫院裏的暴徒，在道德上都看低我們每一個人；爲什麼要把我們關在裏面，不把你自己也關在裏面呢？這算是什麼邏輯呢？』

『道德和邏輯都沒有關係，全靠機會。如果他被關起來，他就只得住在裏面；如果他

沒有被關起來，他就可以到處走，如此而已。在我做醫生和你做病人之間，並沒有道德和邏輯的關係，沒有別的，只是懶惰的機會而已。」

伊凡用重濁的聲音說：『這種空談我可不懂……』說時他就坐在他的牀上。

倪克泰當着醫生的面不敢搜檢莫希嘉，莫希嘉將麵包，碎紙和小骨頭鋪在牀上，依舊冷得發抖，很快的唱歌似的說了幾句猶太話。他大約以為他在開雜貨店呢。

伊凡顫抖着聲音道：『讓我出去罷。』

『我不能讓你出去。』

『爲什麼呢？爲什麼呢？』

『因爲這不是我的權力所能夠達得到的。你想，就是我放你出去，這於你又有什麼用呢？去罷。城裏人或是警察要監禁你，或者還是把你帶回來。』

伊凡搓着他的前額說道：『是的，是的，那是實在的。這是很討厭的！但是我有什么法子好想想呢？』

安諾喜歡伊凡的聲音和他那聰明年輕的臉，帶着輕蔑的神情。他想要待那年輕人溫和一點，並且安慰他；他就挨着他坐在牀上，想了一想，說道：

『你問我有什麼法子好想。在你的地位最好的事情就是逃跑。但是，不幸，這是沒有用的。你還是要被捉。社會不容許罪人，狂人或者其他有害的人，這又是不能克服的。現在你只有一條路可走：放棄你自己，以爲你在此地是不可避免的。』

『這對於任何人都沒有用處。』

『只要監獄和瘋人院一日存在，總要有人關在裏面的。不是你，就是我。不是我，就是另外的第三者。等到遙遠的將來監獄和瘋人院不再存在的時候，窗上也就不會有鐵條，也就不會有瘋人的衣服了。自然，這時候遲早總要到的。』

伊凡冷冷的微笑。

他呆定了眼睛說：『你在說笑話。像你和你的助手倪克泰這樣的紳士是不管將來的，但是先生，你應該相信，好的日子要來到的！我自己是不值一錢，你也可以嘲笑我，但是

新生活的黎明是在手裏；真理和正義要勝利的，並且——輪到我們的日子就要到了！我此生不能看見，我將滅亡，但是有幾個人的曾孫總可以看見的。我以我的全心全意來祝賀他們，與他們一同歡欣，歡欣前進罷！朋友們，上帝幫助你們！

伊凡眼睛閃着光，站了起來，向着窗子伸開兩手，繼續激動情感的說：

『在這些鐵條後面我祝福你們爲真理和正義而歡呼！我歡欣！』

安諸以爲伊凡的動作是戲劇的，雖然他是被伊凡引得歡喜起來。他說：『我看沒有應該歡欣的特別原因，監獄和瘋人院可以不復存在，真理如你方纔所說，也可以勝利；但是事情的真實，你要知道，是不會改變的，自然的規律也依然一樣的存在。人們要忍受痛苦，年老，死亡，都和現在一樣。無論黎明的光是怎樣輝煌的照在你的生活上，到了結果你還是釘在棺材裏，拋到墳墓裏去。』

『至於永生呢？』

『喂，你來！』

「你不相信，我可是相信的。杜思退益夫斯基或是福祿特爾的作品裏有一個人物說，即使沒有上帝，人們也應該創造一個出來。我堅信即使沒有永生，最聰明的人遲早也應該創造永生出來。」

安諾欣喜的微笑著說：「你說得好。你有信仰是一件好事情。一個人有了這樣的信仰，就是關在四堵牆內也可以快樂的生活的。我想，你在什麼地方讀過書罷？」

「是的，我進過大學，不過我沒有畢業。」

「你是一個能夠沈思的，有思想的人。在任何環境裏你可找到你自己的平靜。了解人生的，自由而又深沈的思想，和對於世界愚人紛擾的蔑視——這兩樣是人生比任何都要大的福氣。你雖是住在三重鐵條裏面，也可以佔有這兩樣東西。提奧奇尼斯 (Dionysius) 住在桶裏，然而他還是比一切地上的國王都要快樂。」

伊凡含怒說：「你的提奧奇尼斯是一個木頭。你為什麼跟我談到提奧奇尼斯和一些人生的愚蠢解釋呢？」他忽然氣得跳了起來嚷着說：「我愛生活；我熱情的愛着生活。」

我得過迫害狂，一種繼續痛苦的恐怖；但我有時渴想着生活，就怕我自己成爲瘋子。我非常，非常的想要生活！

他煩惱的在病室裏走來走去，並且低聲說道：

『我做夢的時候，總被幻象所追逐。人們到我這兒來，我聽見聲音和音樂，並且我以爲我是穿過樹林或是在海濱走路。我熱烈的想要動作，想要趣味……』伊凡又問道：『喂，告訴我，有什麼新聞沒有？有什麼新鮮的事情？』

『你想知道城裏的事還是國家的事呢？』

『先告訴我城裏的，再告訴我國家的。』

『城裏非常沈悶……沒有一個人有一個字談到牠，沒有一個人聽牠。沒有新的人。最近一個年輕的醫生名叫何博託的到這兒來了。』

『他倒來了。他是一個鄙野漢子，是不是？』

『是的，他是一個沒有受過教化的人。你知道，這是很奇怪的……從任何方面看來，

我們的重要城市裏沒有智識的停滯；有一種運動——所以也就應該有真的人；但是不知爲甚他們送來給我們的人，總是我所不願意見的。這真是一個不幸的城市！

伊凡歎息了一聲又笑了起來：『是的，這是一個不幸的城市，國家的事怎樣呢？報上和雜誌上他們說些什麼呢？』

現在病室裏已經黑了下來。醫生立起身來，站着敘述外國和俄國的事情，以及現在可以看到的思想趨勢。伊凡注意的聽，常發着問，但是忽然好像記起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似的，搔了一搔他的頭，就躺在牀上，背對着醫生。

安諸問道：『怎麼一回事？』

伊凡無禮的說：『你不要跟我說話。你請回罷。』

『爲什麼呢？』

『我對你說，你請回罷。你爲什麼一定要留在這兒呢？』

安諸聳了一聳肩，嘆息了一聲，就出去了。他經過門口的時候說道：『倪克泰，這兒你



要打掃清楚，氣味悶人得很。」

「是，院長。」

安諾回到他的平屋，心裏想道：『多麼可愛的年輕人呵！我在這兒住了這麼許多年，我相信在我所遇見的人裏面，他是第一個可以談得來的人。他有理智，並且對於事情看得很清楚。』

他在讀書的時候，後來在上牀的時候，他都不住的想到伊凡，第二天早晨醒來，他記起昨天他曾經認識了一個聰明而且有趣的人，便決定在最短期間以內再去會他一次。

一〇

伊凡與昨天一樣，躺在原來的地位，兩手緊壓着頭，腿縮了攏來。他的臉是看不見的。安諾說：『我的朋友，今天好。你不會睡熟，是不是？』

伊凡頭藏在枕頭裏，一字一頓的說：『第一，我不是你的朋友；第二，你的能力是無用

的。我不跟你說話。』

安諾很不好意思似的喃喃的說：『奇怪，昨天我們還安安靜靜的談話，忽然不知爲甚，現在你就生了氣，立刻把一切關係都打斷了。……大約我表現我自己太壞，也許我說的有些話不大合你的口味罷？』

伊凡坐了起來，眼睛發紅，帶着諷刺和不安的神情望着醫生，說道：『是的，有一點像！你可以到別處去偵探，你在此地玩這套把戲是不中用的。我知道你昨天是幹什麼到這兒來的。』

醫生笑道：『真是異想天開，你以爲我是偵探麼？』

『是的，我以爲……你是一個偵探或是一個醫生奉命來考察我——橫豎都是一樣——』

『呵，對不起，你真是一個怪人！』

醫生坐在牀旁的凳子上，憤怒的搖着他的頭。

他說：『姑且讓我們假設你是對的，讓我們假設我是施展狡計，要想陷害你說幾句話，把你騙給警察。你要被捕受審。但是你受審或是坐監是否比此地還要壞呢？如果你被遣戍到殖民地，或者甚至叫你做苦工，那是否比關在此地還要壞呢？我想那不見得會比此地壞的……那末，你又怕些什麼呢？』

這些話顯然對於伊凡很有力量。他默默的坐着。

這時是午後四五點鐘——安諸常在此時在房間裏走來走去，黛綠常在此時間他喝啤酒的時候到了沒有。這時是晴朗光亮的白天。

醫生說：『我在午餐後出外散步。你看，現在我來了。真是大好的春天呵。』

伊凡問道：『現在是幾月？三月麼？』

『是的，三月末。』

『外面泥濘很多麼？』

『不大多。花園裏已經有路了。』

伊凡搓着他的紅眼睛，好像他剛醒似的，說道：

『現在坐着做馬車，到鄉間的一個地方去玩，大約這是很好的吧。後來回家，到溫暖舒適的書房之內，並且……並且有一個尊貴的醫生，醫治你的這樣頭痛……我像人一般的活着，已經很久了。真的，你有點討厭！非常討厭！』

昨天他受了驚駭以後，氣極並且疲倦，不大願意說話。他的手指拘攣着，從他臉上看來，可以知道他害着很厲害的頭痛。

安諸說：

『溫暖舒適的書房，和這病室，在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區別，一個人的平安和滿足，並不靠在一個人的環境，而是靠他自己。』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普通人只看得見外面東西的好壞，——那就是，在馬車裏，在書房裏，——但是——一個有思想的人，卻用他的內心來看。』

『你還是到希臘去傳授這種哲學去吧，希臘是溫暖而且芬芳的，有石榴花香，但此地卻不適宜於這種氣候。我是對誰在談着提奧奇尼斯呵？是跟你說的麼？』

『是的，你昨天跟我說的。』

『提奧奇尼斯不需要一個書房，或是一個溫暖的住室；希臘那地方太熱了。你可以躺在你的盆子裏喫橘子和橄欖。但是如果你把他帶到俄國來住，他就要求五月裏住在房內，十二月裏獨自居住了。他恐怕更加要怕冷。』

『不。一個人可以不怕冷，和不怕別的任何痛苦一樣。奧里留斯說：「痛苦是痛苦的活潑的觀念；用你的意志力改變這種觀念，除了牠，不要再訴苦，痛苦就會消滅了。」那是實在的。聰明人，或者只是能夠反省的、有思想的人，他的分別，就在於蔑視痛苦這一點上；他對於任何事，既不滿足，也不驚訝。』

『那末，我大約是一個白癡了，因為我對於人類的根本上感到痛苦、不滿和驚訝。』  
『你這是錯了！如果你對於這一個題目，再反省一下，你就可以明白那個是我們煩』

惱的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無足輕重了。一個人應該奮鬥，來了解人生，在那裏面就有真正的幸福。』

伊凡皺着眉重複着說：

『了解……外面，內面……對不起，我看不懂。』他爬起身來，發怒的望着醫生說：『我祇知道上帝創造了我的熱血和腦筋，是的，真的！既然有機組織是有生命的，受了任何刺激以後，當然應該反應。我就是這樣！對於痛苦，我就流淚痛哭，對於根本人生，我就憤怒，對於污穢，我就憎惡。在我心裏看來，這就是所謂生活。有機體愈低，也就愈不靈敏，對於刺激的反應，也就非常微弱；有機體愈高，對於實感的反應，也就迅速而且有力。你怎麼連這一點都不懂呢？也算是一個醫生，連這一點小事情都不懂，蔑視痛苦，時常滿足，對於任何事情都不驚訝，你就會達到這樣程度。』說時伊凡指着一個胖極了的鄉下人。『一個人麻木到這樣程度，他就會失去了一切知覺——那就是換一句話說，停止了生活。』伊凡繼續憂愁的說：『你應該恕我，我不是一個聖人，也不是一個哲學家，並且對於這些事情，我』

一點都不懂。我的理智是不充分的。」

『反之，你的理智是很好的。』

『你所宣揚的斯多噶的學派，是很聰明的人，但是他們的信條，停滯在兩千年前，沒有進步，並且也不會進步，連向前一寸都不行，因為那不是經驗和生活。這一派的成功，只有少數人，他們畢生裝點着各種的學理，嘗着各種學理的滋味；大多數人是懂的一個信條辯護財產及人生的安慰與痛苦和死亡的蔑視，是沒有什麼不同的，這種信條，大多數人都不相信，因為大多數人從來不知道財產或是人生的安慰；蔑視痛苦，意思就是蔑視生活本身，因為人的整個存在，是由饑餓，寒冷，損害，虧失，和哈孟雷特一般的死之恐怖及感覺造功成的。整個的人生，全靠這些感覺；你可以受牠的壓迫，你也可以恨牠，但你卻不能蔑視牠。是的，所以，我重複着說斯多噶派的信條，是不會有將來的；從開頭起，一直到現在，你可以看到，對於痛苦的敏感和掙扎，以及對於刺激的反應的容量，是在繼續的增加。』

伊凡忽然失去了他的思路的線索，便停住了口，煩惱的撫着他的前額。

他說：『我想說幾句重要的話，但是我忽然找不到了。剛纔我在說些什麼？我想起來了！我的意思是這樣的：有一個斯多噶派把他自己賣爲奴僕，以救贖他的隣居，所以你看，就連一個斯多噶派對於刺激都有反應，因爲犧牲了他自己，來救他的隣居，他應該有一個容納得住憐恤和憤怒的靈魂，我在此地的監獄裏，已經忘記了我所學習的一切，不然，我還可以回想起一些別樣事情。譬如基督吧；基督對於實感的反應，是哭泣，微笑，憂傷，並且感動得發怒，甚至被失意所克服。他不用微笑來忍受痛苦，他不蔑視死亡，但卻在果園裏禱告，說是他要喝乾杯裏的苦酒。』

伊凡大笑，坐了下來。

他說：『即使一個人平安和滿足，不靠環境，而靠他自己，即使一個人應該蔑視痛苦，並且對於任何事情都不驚訝，然而你憑什麼根據來傳佈這種學理呢？你是聖人麼？哲學家麼？』



『不，我不是哲學家，但是個個人都應該傳佈這種學理，因為這是理智的。』

『不，我想知道你怎麼會滿足於「了解」蔑視痛苦之類的判斷。你曾經痛苦過嗎？你也有那一點點痛苦的觀念嗎？我且問你，在小的時候挨過打沒有？』

『沒有，我的父母最憎惡體罰。』

『我的父親時常把我打得很厲害；我的父親是一個性燥多病的書記官，有長鼻子和黃頸子。再讓我們談道理，一生沒有一個人罵你打你；你強壯得同一條牛一樣。你在你父親的覆翼下成長，花他的錢來讀書，所以你立刻變成尸位素餐了，你二十年來，住着不要房租的房子，還有火爐，電燈，供給一切服務，並且有權利高興怎麼做就怎麼做。甚至什麼事都不做，你天生是軟弱懶惰的人，所以你想安排你的生活，使得任何事情都不打擾你，或者使你移動。你把你的工作，交給你的助手，和其餘的這些壞蛋，而你卻和平而又溫暖的坐着，除卻銀錢，讀書，用回想娛樂你自己，還有各種高尚的無意識，並且』（伊凡望着醫生的紅鼻子）『時常打噴嚏；總之，你對於人生什麼都沒有看見，你完全不懂，只是在理

論上與真實相接觸；你之所以蔑視痛苦，並且對於任何事情，都不驚訝，只是爲了一個很簡單的原故。虛榮的虛榮，外的和內的，蔑視生活痛苦和死亡，了解，真正的幸福——這種哲學，是適宜於俄國最嫩的人。譬如，你看見一個鄉下人打他的妻子。爲什麼要干涉呢？他打她，他們無論如何遲早都要死去的，並且，再說，他打她的妻子，他自己拳頭也痛，並不是他在打人，而是在打他自己。喝酒是不體面的，但是你喝是要死，不喝也是要死。一個鄉下女人牙齒痛……怎麼樣？痛苦就是痛苦的觀念，再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沒有病的；我們全都要死，所以，女人，你走吧，不要妨害我的思索和飲酒。」一個年青人向你發問他要做些什麼事，他應該怎樣生活；個個人在回答以前，都應該想一想，但是你的回答卻沒有預備爲「了解」而掙扎，或是爲了真正幸福。這個幻想「真正幸福」是什麼？自然，你回答不出來。我們是關在鐵窗裏面，忍受痛苦，讓他腐爛；但那是很好而且理智的，因爲這個病室和溫暖舒適的書房，是沒有分別的，好便利的哲學。你什麼事都不能做，你良心是清楚的，你還以爲你很聰明……不，先生，這不是哲學，這不是思想，這不是寬廣的幻想，而是懶

情，托鉢的和尙，疲倦的昏迷。」伊凡又發起脾氣來了，嚷道：「是的，你蔑視痛苦，但是我可  
以和你打賭，如果你把你的手指夾在門縫裏，你就要拚命的大叫了。」

安諾溫和微笑的說：「也許我不叫。」

「呵，我敢說你一定要叫的！如果你被打得麻痺了，或者有傻子，或是莽漢，佔了上風，  
在公衆面前侮辱你，如果你知道他這樣做了，可以無罪，那末你就可以懂得人們沒有了  
解和真正幸福的意義了。」

安諾搓着他的雙手，歡欣的笑道：「那是對的，我對於你的辨別非常的感動，你方纔  
對於我的性格說話的速寫，是很清楚的。不瞞你說，與你談話，給了我很大的快樂。好，我已  
經聽你說過，現在你應該聽我來說了。」

一一

談話繼續下去，大約有一點鐘之久，顯然給了安諾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從此他每天

都到病室裏去。他早晨和午餐後都去，時常在晚間也可以看見他在與伊凡談話。起初伊凡與他很生疎，疑心他有詭計，坦白的表示了他的敵意。但後來他與他逐漸熟，他那唐突的態度便一變而爲自卑的譏諷了。

醫生安諾到六號室去的事情不久就傳遍了醫院。沒有一個人——余吉，倪克泰，或是看護婦——能夠想出他爲什麼要到六號室裏去，爲什麼他在那裏一談就是幾個鐘頭，爲什麼他不寫藥方。他的動作似乎很奇怪。米海爾去訪他，時常總遇見他不在家，這是以前所不曾有過的，黛綠，弄得很心煩，因爲現在醫生喝他的啤酒沒有定時了，有時甚至要遲到用午餐的時候。

有一天——這時是六月將盡——醫生何博託爲了一件事來看安諾。在他家裏找不到他，他就到院子裏去找；他聽說老醫生去看瘋人去了。何博託走到六號室，在門口停了脚步，聽到以下的談話：

伊凡發怒道：『我們永遠不會一致的，你想使我變換爲你的信仰也辦不到。你完全

忘記了真實，你從來不知道痛苦，只是像水蛭一樣，倚賴着別人的痛苦爲生，而我卻是從落地起，一直繼續痛苦到現在。爲了這個原故，我明白的告訴你，我是自以爲比你要崇高的，並且在任何方面着，都比你要有資格一點。你不配教訓我。」

安諾懊惱着別人不會了解他，溫和的說道：『我完全沒有這種野心，想使你變換爲我的信仰。我的朋友，主要點並不在這上面，主要點並不在於你受過痛苦或是我沒有受過痛苦。歡樂和痛苦已經過去了；讓我們丟開牠們，不要去管牠們。主要點在於你和我的思想；我們彼此都知道我們是有思想的，有理智的，那就是我們結合的原因，意見不同並沒有什麼關係。我的朋友，你知道我是多麼的討厭一般人的無知愚妄和蠢笨，也就可以知道我時常與你談話是多麼的高興了。你是一個有智識的人，我喜歡跟你做朋友。』

何博託把門打開一寸，向病室張望；伊凡戴了晚帽，醫生安諾靠着他在牀上。瘋人皺着眉毛，癩癩着裹住長衫，醫生低頭坐着不動，面孔通紅，神情彷彿無助而且憂愁。何博託聳了聳他的肩，露齒而笑，看了看倪克泰。倪克泰也聳了聳他的肩。

第二天何博託走到六號室，有助手跟隨着他。兩個人都站在門口聽。

何博託走出六號室的時候說道：『我想我們的老人也快瘋了！』

有禮貌的余吉謹慎的躲避着泥潭，恐怕沾污了他的光亮的靴子，嘆息道：『上帝可憐我們這些罪人罷！尊貴的何博託，不瞞你說，我早就料到了。』

一一

此後安諾就注意到在他四圍有一種神祕的空氣。隨從，看護婦和病人看見他的時候，都驚疑的望着他。管理人的小女孩瑪霞是他在醫院花園裏所喜歡遇見的，不知爲甚現在每逢他跑來微笑着摸她的頭的時候，她總是跑開，離得他遠遠的。郵政局長聽他說話的時候，不再說『一點也不錯』了，只是非常難爲情的低聲說，『是，是，是……』並且帶着憂傷和思慮的表情望着他；不知爲甚郵政局長常勸他禁絕啤酒和燒酒，但他是有細心的人，所以他直接說，只是暗示，先告訴他軍隊裏的司令官是一個很好的人，後來又

說到聯隊裏的牧師也是一個很好的人，兩個人都因喝酒生了病，但在禁酒以後就完全恢復了他們的健康。安諸的同事何博託曾說過安諸兩三次，他也勸他不要喝酒，並且無緣無故的勸他喝安眠藥水。

在八月裏，安諸得到市長一封信，說是有要緊事情請他去。安諸按時到了城裏，看見陸軍隊長，縣視學，縣議員，何博託，和一個自稱是醫生的胖紳士都在那裏。這位醫生有一個波蘭的姓，很不容易讀音，住在離此二十里的某鎮裏，現在是到城裏來玩。

他們彼此寒暄，坐在桌前以後，縣議員對安諸說：『有一件事跟你有關係。何博託說，大屋裏沒有地方做儲藥室，應該移到一個房間裏去。這是沒有問題的——自然是可以移，但是主要點是在於那房間還要修理一下。』

安諸想了一會說道：『是的，這應該修理一下。比方，如果角隅裏的房間合於作爲儲藥室之用，我想至少要用去五百盧布。這真是不生產的費用！』

——個個人都沈默了一會。

安諸繼續低聲說道：『十年以前我就在你面前請決了，醫院像現在這種樣子是城裏的奢侈品。這是在四十年代建造的，但是那時的事情是兩樣的。城裏對於不必需的建築和多餘的職員花錢太多。我相信用別種方法，用同樣多的錢，就可以建造兩個模範醫院。』

縣議員活潑的說：『好，那麼讓我們用別種方法罷！』

『我已經向你說過，醫學事務應該移交杉士突管理了。』

胖醫生笑道：『移錢到杉士突，他們就要偷掉了。』

縣議員也笑了，點頭道：『這種事是時常會發生的。』

安諸以冷淡無光的眼睛，望着醫生說道：『一個人是應該行爲正直的。』

又是沈默。茶端了起來。陸軍隊長不知爲甚非常難爲情，從桌子那邊伸過手來，握着安諸的手說道：『醫生，你完全忘記我們了。但是自然你是一個隱士：你不打牌，也不喜歡女人。你跟我們這樣的人在一起，一定會要感到沈悶的。』



他們全都說一個尊貴的人住在這樣的城裏是多麼的沈悶。沒有劇院，沒有音樂，在俱樂部裏的末次跳舞，有二十個女子，只有兩個紳士。年輕人不跳舞，工夫都花在喫飲食和打紙牌上了。

安諸不看任何人，低聲慢慢的說着，這是很可惜的，非常可惜的，城裏人消耗他們的活力，他們的心血在紙牌和閒談上，沒有能力或是傾向消磨光陰在有趣的談話和讀書上，不願意得到心之享樂。只是這心就是有趣的，值得注意的，其餘都是卑小的。何博託注意的聽他的同事說話，忽然問道：

『安諸，今天是幾月幾號？』

得到回答以後，胖醫生和他，帶着試驗官的音調，曉得他們自己沒有本事，先問安諸。那天是禮拜幾，一年有多少天，聽說有一位聰明的先知住在六號室，這話是否是真的。

安諸回答到最後的問題，滿臉通紅的說：『是的，他心裏發狂，但他卻是一個有趣的青年。』

他們沒有問他別的問題。

他在門口穿上大衣的時候，陸軍隊長一隻手搭在他的肩上，歎息着說：

『這是我們這些老人應該休息的時候了！』

安諾出了過道，明白這是一個會議來考察他的心理狀態的。他記起他們問他的問題，滿臉通紅，不知爲甚，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對於醫學感到悲苦的憂傷。

他記起方纔那兩個醫生考問他的情形，想道：『天哪……他們最近纔聽到心之病的演講——他們經過了一種試驗——這樣蠢笨，有什麼法子好想呢？他們連心之病的概念都沒有！』

並且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受了侮辱，非常生氣。

就在這一天晚上米海爾跑來看他。郵政局長走到他面前，不等他歡迎他，就握住他的雙手，煩惱的說道：

『我親愛的朋友，我親愛的朋友，請你相信我對你的友情，把我當作你的朋友！』他

不讓安諸說話，更加煩惱的繼續說道：『我愛你的學問和寶貴的靈魂。我親愛的朋友，請聽我說。他們強迫醫生們把真話瞞着你，但我卻像大兵一樣，很隨便的洩漏了出來。你人不大好！對不起，我親愛的朋友，但這是實在的；你所相識的人全都早就留心到了。方纔醫生何博託告訴我，你最好是休息，爲你健康的緣故來調養你的心病。一點也不錯！好過一兩天我就可以有一個假期，想到別處去換換空氣。顯出你是我的朋友罷，我們一同走罷！我們跟從前一樣的去散步罷。』

安諸想了一會說道：『我自己覺得很好。我不能走開。容我在別的地方顯出我對於你的友誼罷。』

無目的的出門，不帶書，不帶黛綠，不帶啤酒，突然打破了生活習慣，這建設了二十年的生活習慣——這觀念先就使他狂想，但他記得杉士突會議的談話，他回家時的憂傷情緒，又想到他偶爾離開城市，一般愚人要把他當作瘋子，卻又很使他高興。

他問道：『你究竟想到什麼地方去呢？』

「到莫斯科，到彼得堡，到華沙……我在華沙消磨了五年快樂的生活。多麼神奇的城呵！我親愛的朋友，我們去罷！」

一三

一禮拜以後，有人傳言給安諾，說他應該休息一下——那就是說，請他辭職——這種傳言並且是非常冷淡的，再是一禮拜以後，米海爾和他已經坐在郵車裏，向附近的火車站出發了。天氣寒冷而且光明，有藍天和透明的天邊。他們在郵車裏要坐兩天，走一百五十里路，纔能到車站，途中要住兩夜。在驛站裏他們所喝的茶，連茶杯都沒有洗乾淨，馬車夫套馬又是懶洋洋的，這時米海爾就要滿面通紅，遍身震動的嚷道：

「住口！不許多說！」

在郵車裏他不住口的談了一陣，形容他在高加索和波蘭的戰役。他是怎樣的冒險呵！他高聲談話，眼睛帶着驚奇，睜得很大。他說話的時候，噓氣在安諾的臉上，他的笑聲，使

得安諸震耳欲聾。這使得醫生很厭煩，擾得他思想不能集中。

爲了節省的緣故，他們坐的是沒有吸煙間的三等車廂。一半搭客是上等人。米海爾一會兒就與個個人做了朋友，從這個座位移到那個座位，不住的高聲說話，說他們不應該坐這種倒霧火車。這簡直是欺詐！騎一匹好馬都比坐這種火車好。你一天走七十里，都不會感到疲倦。我們的收成不好是由於平斯克池水的乾涸。他非常興奮，高聲的談話，不讓別人插嘴。這樣無休止的吵鬧，加之高大的笑聲和表情的動作都使得安諸感到疲倦。他煩惱的想道：『我們兩個人裏面，誰是瘋子呢？還是無論如何也不想攪擾同車搭客的我呢，還是這位自以爲比任何人都要聰明有趣，不讓別人安靜的自私者呢？』

在莫斯科米海爾穿的是沒有肩章的軍服和鑲着紅帶的褲子。他戴着軍帽，穿着外套在街上走，兵士都向他敬禮。現在安諸覺得他的同伴是這樣一個人，把一切好處都丟掉了，只剩下以前他曾經有過的一切鄉間紳士的劣根性。他喜歡有人服侍他，即使這是不需要的。火柴一定要放在桌子上他的旁邊，他看了一眼，還要喊僕人拿火柴遞給他；他

只穿一條褲子，可以毫不遲疑的在女僕面前走；他對於僕人常用無差別的态度呼喚他們，甚至老人家，他發起脾氣來，也罵他是傻子木頭。安諸想，這很像一個紳士，但卻很使他厭惡。

首先米海爾就帶他的朋友到馬多娜禮拜堂去，他熱誠的禱告，兩淚交流，俯伏到地，做完以後，便長嘆一聲說道：

『即使是不信神的，禱告一會兒，也使得你輕鬆了許多。我親愛的人，吻這神像罷。』  
安諸很難爲情，他吻了神像，而米海爾則蹶起他的嘴唇，低聲的禱告，眼淚又在他的眼睛裏瑩轉着了。後來他們又到克勒謨林，去看大礮和大鐘，甚至用他們的手指摸了摸牠們，還讚美着河對岸的景色，又去看救世主的教堂和路姆揚策夫博物院。

他們在台斯托夫餐館進餐。米海爾對着菜單望了許久，摸了摸他的鬍鬚，帶着食者的語氣，好像老喫客似的說道：

『喂，我們倒要看看，你們今天拿什麼東西出來給我們喫。』

醫生踱來踱去，看着東西，又喫又喝，但他無論何時，都只有一個感覺：米海爾太討厭。他想要離開他的朋友休息一下，藏躲起來，而他的朋友卻不讓他離開一步，並且時常使他分心，以為這是他應盡的責任。沒有東西可看的時候，他就拿談話來娛樂他。安諾足足的受了兩天罪，到了第三天，他就對他的朋友說，他生了病，想要整天住在家裏；他的朋友答道，如果是那樣，他也要住在家裏——真的他也要休息，因為他已經幾乎跑斷了腿。安諾躺在沙發上，臉朝着椅背，咬着牙齒聽他的朋友說話，他的朋友熱烈的向他說，遲早法國要把德國打敗的，莫斯科有許多流氓，一個人只看外表是看不出來的。醫生耳朵裏嗡嗡的響了起來，心也跳了起來，但他爲了面子關係，不好意思請他朋友走開或是住口。幸而米海爾在旅館的房間裏坐倦了，午餐後他就出外散步去了。

米海爾走後，安諾纔舒了一口氣。躺在沙發上不動，知道自己是獨自在房間裏，這是

多麼的愉快呵！沒有孤寂是不會有真幸福的。安諸想要回憶近幾天來的所見所聞，但他卻不能不想到米海爾。

醫生煩惱的想道：『他因為友誼與和善的緣故，在假期與我一同出來，可是再也沒有比友人的監視還要糟糕的了。我以為他是一個性情和善，溫柔活潑的人，誰知他卻是這樣的討厭。真是受不了。他愈是賣弄聰明，人家愈覺得他是一個笨伯。』

接着一些天，安諸自稱是有病，不想離開旅館的房間；他臉對沙發靠背躺着，他的朋友跟他談話，他就感到疲勞的痛快；他的朋友出門，他就可以休息一下。他懊悔他自己不該來，他那朋友竟一天比一天的健談，並且一天比一天的隨便；他不能夠把他的思想引到嚴肅崇高的水準上去。

他憤恨着自己的渺小，想道：『我過的就是伊凡所說的真實生活。毫無道理……我要回家了，一切要像以前一樣的生活……』

在彼得堡也是一樣；他整天都不離開旅館房間，只是躺在沙發上，起來只是喝喝啤



酒罷了。

米海爾急急忙忙的又要到華沙。

安諸懇求的說：『我親愛的人，我到華沙去幹什麼呢？你一個人去，讓我回家罷！我懇求你！』

米海爾抗議道：『這是一個神妙的城，非去不可！』

安諸沒有意志力來堅持他自己的意思，便反對着自己的願望到華沙去了。他在華沙還是不離開旅館，躺在沙發上，向他自己，他的朋友以及侍者發脾氣，侍者固執的說是不懂俄國話。米海爾仍和平時一樣的健康愉悅，精神奮發，從早到晚在城裏跑，訪問他的舊友。他有好幾次晚上不回家。有一天晚上他在不知什麼地方住過夜以後，第二天早晨很早的回來，非常煩惱，面紅髮亂。他在房間裏踱來踱去的踱了許久，自己嘴裏噙咕了一陣，於是停住了脚步說道：

『名譽比什麼都要緊』

再踱來踱去的踱了一會，他就兩手抱着頭，悲哀的說：『不錯，名譽比什麼都要緊！我真該死，怎麼會想起要到這個巴比倫來呢！』他又對醫生說：『我親愛的朋友，你蔑視我罷，我賭輸了錢；借五百盧布給我罷！』

安諾一言不發的數了五百盧布給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依舊又羞又怒，滿臉通紅，不連貫的賭了一個無用的咒，戴上帽子，就出去了。他在兩點鐘以後回來，倒在安樂椅上，長嘆了一聲，說道：

『我的名譽是救回來了。我的朋友，我們走罷；我不願意在這該被詛咒的城市再留一點鐘。流氓！奧國的好細！』

朋友們回到他們自己的城裏來的時候，已經是十一月了，積雪堆在街上。何博託代替了安諾的位置；他依舊住在原地方，等待安諾來，把安諾的什物都搬了出來。那位他所稱作廚子的樸素婦人已經佔有了一個房間。

關於醫院的新謠言又在城內散佈開來。據說樸素婦人曾與管理吵嘴，管理跪在樸

素婦人面前，求他饒恕。安諸初到的一天，就找住所。

郵政局長膽怯的對他說：『朋友，恕我不知輕重的亂問：你可以自由處理的還有多少財產呢？』

安諸一句話也不說，數了一數他的錢，說道：『八十六個盧布。』

米海爾不了解他，羞慚的說：『我不是這樣說。我的意思是說，你靠什麼生活？』

『我已經告訴了你，八十六個盧布……此外我就沒有別的了。』

米海爾把醫生當作一個尊貴的人，他疑心醫生的私蓄至少也有兩萬。現在他知道安諸是一個乞丐，什麼也沒有，不知爲甚，竟忽然感動得落淚，便緊緊的擁抱着他的朋友。

## 一五

安諸現在住在一所有三扇窗的小房子裏。這小房子除了廚房只有三個房間。醫生住的是臨街的兩間，而黛綠以及房東太太和她的三個小孩就住在第三個房間和廚房。

裏。有時房東太太的戀人要來住夜。她的戀人是一個愛喝酒的鄉下人，他很喜歡吵鬧，孩子們和黛綠都怕他。他一到就坐在廚房裏要酒喝，大家全都感到不舒服，醫生動了憐憫之心，常把大哭着的孩子們帶到他的房間裏來，讓他們躺在他的地板上，這給了他很大的滿足。

他與以前一樣，在八點鐘起身，喝過早茶以後，就坐下看他的舊書和雜誌。他沒有錢買新的。也許是因為書太舊罷，也許是因為他的環境有了變遷罷，看書使得他很吃力，不再像以前那樣能夠引起他的注意。爲了免得懶惰的消磨光陰起見，他就拿他的書做了一個詳細目錄，在書脊上貼了小籤條，這種可怕的機械工作，在他看來，似乎比看書還要有趣些。可怕的單調工作很不舒服的催他睡眠，他毫無思索，時間就過得快了起來。甚至坐在廚房裏，與黛綠一同削蕃薯皮，或是拾取蕎麥的穀粒，在他都似乎是有興趣的。在禮拜六和禮拜日他就到禮拜堂裏去。他站在牆旁，半閉着眼睛，聽着歌聲，就想到他的父親，他的母親，想到大學，想到世界的宗教；他感到平靜和感傷，後來他走出禮拜堂的時候，又懷

惱着禱告做得太快。他兩次跑到醫院裏和伊凡談話。但是這兩次伊凡都非常興奮，脾氣很壞；他請醫生讓他安靜，因為他久已討厭空談，還說他受了這樣許多痛苦，只向醫院裏那些該詛咒的惡徒作一樣要求——那就是孤寂的囚禁。大約這一點要求總不會拒絕他罷？安諾兩次向他告別，與他道晚安的時候，他總是無禮的答道：

『你到地獄裏去罷！』

現在安諾不能決定第三次是否要再去看他了。他很想去。

從前安諾常在各個房間裏走來走去，在午餐後的休息時間思索，但現在從午餐直到晚茶，他都是躺在沙發上，臉對着沙發的靠背，想些片斷的思想，並不加以反駁。他感覺到羞辱，服務了二十多年，竟不曾得到養老金，也不會得到一點幫助的。確，他工作得不大努力，但是有些服務的人，不管努力與否，也還是可以得到養老金的。現代的正義完全在於爵位，勳章和養老金的賜與，不在於本人的德行如何，無論在什麼機關裏服務都是一樣的。爲什麼他單單的是一個例外呢？他一點錢都沒有。他羞於經過店家看那有錢的婦

人。他已經欠了三十二個盧布的啤酒錢。欠房東太太也有不少的錢。黛綠暗地裏把舊衣服和書賣掉，還對房東太太撒謊，說是醫生不久要拿到一大筆錢。

他很生自己的氣，不該把儲蓄下來的幾千盧布用在旅行上。現在要有這幾千盧布，是多麼的得用呵！他很煩惱，人們不肯讓他安靜。何博託時時來看他得病的同事，以為這是他應盡的責任。他的一切都使得安諸討厭——他那喫得很胖的臉，他那粗俗而且自卑的音調，他那「同事」一詞的引用，以及他那高靴；最討厭的就是他以為替安諸治病是他的責任，並且以為他真的是在替安諸治病。每來一次總帶一瓶安眠藥和一瓶大黃丸藥來。

米海爾也以為看他的朋友，引他歡喜是他的責任。每次他來看安諸總帶着親熱樣子，勉強的大笑，使他相信他今天的氣色很好，又說什麼感謝上帝，他現在快要復原了，從這一點看來，可知他是把他的朋友當作沒有希望的。他還不曾償還華沙的欠款，非常感到慚愧；他勉強的笑得更高，談得更加起勁。現在他的故事和敘述似乎是無窮無盡的，這

使得安諾和他自己都感到痛苦。

安諾看見他來了，時常臉朝着牆躺在沙發上，咬緊牙齒聽他說話；他的靈魂爲繼續增長的厭惡所緊壓，每次在會見他的朋友以後，他都感到這厭惡是在增高，似乎一直升到他的咽喉。

爲了拂去片斷的思想起見，他就趕忙回想到他自己，何博託，以及米海爾遲早都要滅亡，一點痕跡也不存留在世界上。如果你幻想着有一個妖精在地球的空間飛翔百萬年，他將除了泥土和石頭以外，什麼也不會看見，一切——文化和論理——都要過去，連一片牛蒡葉都生長不出來。那末在店老板面前又何必感到羞愧，何博託和米海爾的可憎又有什麼要緊呢？這些全都是細小而且無意識的。

但是這樣的回想現在是沒有用了。他剛剛一想到百萬年後的地球，穿高靴的何博託或是勉強大笑的米海爾就要在石頭後面出現，他甚至聽到羞慚的低語：『華沙的欠款……我親愛的人，我在一兩天以內就還，決不食言……』

有一天午餐後安諸躺在沙發上，米海爾跑了來。事有湊巧，同時何博託也帶了安眠藥水來了。安諸懶懶的爬了起來坐下，兩隻手臂倚在沙發上。

米海爾說：『你今天的氣色比昨天好一些了，我親愛的人。是的，你很高興。憑良心說，你的確很高興！』

何博託打了一個呵欠，說道：『同事，你的病就可以痊愈的。我敢說，你受苦已經受得夠了。』

米海爾歡樂的說：『我們就要復原。我們要再活幾百年真的！』

何博託莊重的說：『不是幾百年，只要再活二十年就足夠了。同事，很好，很好；不要灰心……不要煩惱！』

米海爾拍着他朋友的膝笑道：『我們要看看我們將做些什麼，我們要讓他們看看！』



明年春天，上帝鑒臨，我們將要到高加索去，我們要騎在馬背上在全境巡行——踏，踏，踏！我們從高加索回來的時候，如果我們全都在婚宴時跳舞，我也不會感到驚奇的。」米海爾狡猾的眨了一眨眼睛。「我親愛的人，我們要使你結婚，我們要使你結婚……」

安諾忽然感到增高的厭惡已經升到咽喉，他的心也猛烈的跳了起來。

他很快的起身，走到窗前，說道：『這太粗俗。你明白你說的是粗俗的無意識的話麼？』他本想很溫和，很有禮貌的處下去，但他卻辦不到，忽然捏緊拳頭，高高的舉在他的頭上。

他滿面通紅，遍身顫抖的嚷道：『讓我一個人在這兒罷，你們兩個人都走開！』這聲音好像不是他自己的聲音。

米海爾和何博託立起身來，注視着他，起先是帶着驚訝，後來是帶着驚嚇。

安諾繼續嚷道：『你們兩個人都走開！傻子！蠢人！傻子，我不想要你們的友誼或是你們的藥粗俗令人作嘔！』

何博託和米海爾昏迷的彼此面面相覷，顛蹶到門口，走了出去。安諸抓起安眠藥水的瓶子從他們的身後擲去；瓶子噹的一聲打破在長檻上。

他跑到過道，含淚嚷道：『到地獄裏去罷！到地獄裏去罷！』

安諸的賓客走後，他便倒在沙發上，好像發寒熱一般的顫抖，說了許多遍：『傻子！人！』

他平定了一些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可憐的米海爾現在一定要感到非常羞愧和傷心，這是很可怕的。他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事情。他的智慧和老練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他對於事物的了解和哲學上的漠然態度又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醫生爲了自己的羞慚和煩惱，整夜不能熟睡。第二天早晨十點鐘他就跑到郵政局向郵政局長道歉。

米海爾非常感動，溫暖的握着他的手，嘆道：『以前的事我們不要再去想牠罷。過去的就讓牠過去罷。』他忽然高聲的嚷了起來，使得全郵局的人員和在場的人都喫了一

驚：『盧百謹，拿一把椅子來！』又對一個將掛號信從鐵格子伸給他的鄉下女人說道：『等一會，你沒有看見我很忙麼？』他又親熱的對安諸繼續說道：『我們不要去想過去的事。我親愛的人，請坐。』

他默默的撫着他的膝一分鐘，於是說道：

『我毫無感到你冒犯了我的意思。我明白，病不是耍的。昨天你的襲擊使得醫生和我很喫驚，後來我們談論了你許久。我親愛的朋友，你爲什麼不趕緊治你的病呢？你不能像這樣生活下去……』米海爾又低聲說：『我是你的朋友，恕我開誠佈公的對你說，你生活在最不好的環境裏面，在一堆人裏面，在不潔的地方裏面，沒有一個人看顧你，沒有錢來長期醫病……我親愛的朋友，醫生和我全心全意的懇求你，聽我們的勸告：到醫院裏去罷！你在醫院裏可以有食物，僕從和醫治。在我們之間，雖然何博託的聲譽不大好，可是他能夠了解他的工作，你可以完全信賴他。他已經允許了我，他要好好的看顧你。』

安諸被郵政局長博大的同情和忽然閃耀在頰上的眼淚所感動了。

他手撫着心，低聲說道：『我尊貴的朋友呵，不要相信我有病！不要相信他們的話。這都是捏造的。我的病只是二十年來在全城只找到一個知慧的人，而他卻是一個瘋子。我一點也沒有生病，只不過是我走進了迷人的圈子，走不出來罷了。我不管；要我做什麼都行。』

『我親愛的人，到醫院裏去罷。』

『哪怕是到深坑裏去，我也不要緊。』

『我親愛的人，請你發一個誓，你將服從何博託的一切。』

『當然我可以發誓。但是，我尊貴的朋友呵，我重說一句，我已經走進迷人的圈子。現在一切，甚至連朋友們博大的同情，都引我向毀滅的路上走去。我將繼續毀滅，並且我有這勇氣能夠知道。』

『我親愛的人，你可以復原的。』

安諸煩惱的說：『你說這話又有什麼用呢？很少有人在他們生命的盡頭沒有經驗』

到我現在所經驗的。人家說你有腎臟病或是心臟病，你就要給人家診治，或者人家說你是瘋子或是罪犯——那就是說，在事實上，人家忽然注意到你——你就以為你進到迷人的圈子裏，逃不出來了。你愈想逃，事情就愈糟。最好你還是聽其自然，因為人力是不能拯救你的。我也就是這樣。」

那時人們已聚集在鐵欄前。安諾不願阻礙別人的計謀，便立起身來，離開住屋。米海爾又要他再發一個誓，就把他護送到門外。

就在這一天晚上，何博託穿了羊皮衣和高靴，忽然出現，他對安諾說話的音調，就好像昨天沒有這麼一回事似的。

『同事，我是有事情來的。我請求你，可否與我一同商量用藥呢？』

安諾以為何博託想要試驗他的心，或者真的想使他賺幾個錢，便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與他一同走到街上。他很高興他有除去昨天的過失的機會，他心裏很感謝何博託，他甚至不提到昨天的武劇，顯然是赦免了他。誰也想不到這樣一個不會受過教化的人竟

會有如此的溫柔。

安諸問道：「你的病人在什麼地方呢？」

「在醫院裏……我早就想請你診察這個病人了。一個很有趣的病情。」

他們走到醫院的空地，繞着大屋走，轉向住瘋人的房屋去，這些都是默默的幹着的。他們走到六號室，倪克泰還是和平時一樣，跳了起來，規規矩矩的立定。

何博託與安諸走進六號室，低聲說道：「此地有一個病人有肺病。你在此地等一等，我立刻就回來。我去拿聽診器去。」

於是他走了。

## 一七

天色漸暗。伊凡躺在他的牀上，臉伏在枕頭上；癱瘓病者坐着不動，輕輕的叫着，動着他的嘴唇。肥胖的鄉下人和前任檢信員都睡熟了。室內靜悄悄的。

安諾坐在伊凡的牀上等着。但是半點鐘過去了，何博託不會來，倪克泰倒走進室內來，臂上放着一件長衫，一件麻布製的內衣，一雙拖鞋。

他溫和的說道：『先生，請你換衣服罷。』他又指着一個空牀架說道：『這是你的牀；到這兒來。很好；感謝上帝，你的病就可以復原了。』這牀架顯然是新近纔搬進來的。

安諾完全明白了。他一句話也不說，走到倪克泰指給他的牀前坐下；他看見倪克泰站在那兒等待，便將衣服完全脫下，非常感到慚愧。於是他穿上醫院裏的衣服，內袴很短，襯衫很長，長衫有一陣燒焦的魚氣。

倪克泰又重復着說：『感謝上帝，你的病就可以復原了。』於是他把安諾脫下來的衣服一抱，走了出去，把門帶上。

安諾羞慚的穿着長衫，感到他自己彷彿一個穿了新裝的囚犯，心裏想道：『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要緊……普通衣服也好，制服也好，就是這件長衫也好，都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他的錶呢？旁邊口袋裏的皮夾呢？他的煙呢？倪克泰把他的衣服拿到什麼地方去呢？現在也許直到他死，他不能再穿褲子，背心和高靴了罷。起初這有些奇怪，甚至於不可解。安諸現在纔明白他那房東太太的房屋和這六號室並沒有什麼分別。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無意識的，虛榮之中的虛榮。然而他的手還是顫抖着，他的脚是冰冷的，他帶着恐懼想到伊凡不久要起身，會看見他所穿的長衫。他立起身來在房間裏走了一轉，又坐了下來。

他在牀上已經坐了半點鐘，一點鐘，便非常厭煩起來：難道真的可以像這些人一樣，在病室裏住一天，住一禮拜，甚至住許多年麼？他坐在那兒，又走，又坐了下來；他可以立起身來，看着窗外，從這一角走到那一角，後來便怎樣呢？整天的像柱子一般的坐着，默想麼？不，這是辦不到的。

安諸躺了下來，但立刻又爬起，用袖子揩去眉毛上的冷汗，感到滿臉都有燒焦的魚氣。他又蹣跚去。



他煩惱的翻着手掌，說道：『這是誤解……一定要弄清楚。這是誤解……』

這時伊凡醒了；他坐了起來，拳頭托着兩頰。他吐了一口痰。於是他懶懶的望着醫生，起初當然是不明白；不久他那睡臉便帶着惡意和嘲笑。

他一隻眼睛眯了起來，用那還不會睡醒的粗聲說道：『哈哈，老人家，他們也把你放到此地來了麼？很高興看見你。你吸別人的血，現在他們要來吸你的血了。好極，好極！』

安諸被伊凡的話所嚇住，忙說：『這是誤解……』他聳了聳肩，又重說一句：『這是誤解……』

伊凡又吐了一口痰，躺了下來。

他怨恨着說：『該詛咒的生活。最悲苦而且使人感到侮辱的，就是這種生活的結果，我們的痛苦是不會得到酬報的，也不會像歌劇那樣，結果是頌揚，但卻是死亡；鄉人要跑來拖着你的屍身的臂和腿到墓穴裏去。哼，這沒有什麼要緊……我們在別的世界可以得幸福的……我的精靈要從別的世界跑到此地來，恐嚇這些鄙夫。我要使他們的頭髮』

變白。』

莫希嘉轉身過來，看見醫生，便伸出他的手。

他說：『給我一個小戈比。』

一八

安諸走到窗前，望着廣闊的鄉野，天色漸暗，在右邊的地平線上，朱紅的冷月逐漸上升。離醫院的圍牆不遠，不過兩百碼光景，有一所高大的白屋，圍着石牆。這就是監獄。

安諸想道：『原來這就是真實生活。』他感到懼怕起來。

月亮和監獄，圍牆上的鐵叉，遙遠的燒骨廠的火焰全都是可怕的。在他後面有嘆息的聲音。安諸回頭一看，看見一個人胸前掛着閃耀的徽章和勳章，他微笑着並且狡猾的眨着眼睛。這也似乎是可怕的。

安諸心裏自己譬解着，月亮或是監獄並沒有什麼特別，甚至瘋人都帶徽章，不久一

一切都將腐爛，化爲塵土，但是他忽然被失望所克服住了；他雙手抓着鐵欄，用力的搖。堅強的鐵欄絲毫不發生影響。

他想減輕他的恐怖，便走到伊凡的牀前坐下。

他揩去冷汗，顫抖着喃喃的說：『我親愛的人，我絕望了，我絕望了。』

伊凡諷刺的說：『現在你可以用你的哲學的思索了呀。』

安諾彷彿哭訴似的說：『天哪，天哪……是的，是的……你說到全俄羅斯沒有哲學就要高興，可是一切人，甚至最卑賤的，也談哲學。但是你要知道，卑賤人的哲學是不傷害任何人的。我的朋友，爲什麼惡意的冷笑？這些卑賤的人要是不滿足，他們怎麼能夠想哲理呢？一個受過教育的知識階級，依着上帝的意旨產生了出來，驕傲而且酷愛自由，竟會毫無選擇的在一個污穢、愚蠢、可憐的小城裏當一個醫生，畢生只忙着藥瓶，吸角和膏藥，虛妄，狹隘，粗俗，天哪！』

『你說的是無意識的話。如果你不喜歡當醫生，還是當政治家去罷。』

『我不能，我什麼事情都不能做。我親愛的朋友，我們是軟弱的……我時常冷漠。我的理智勇敢而且堅實，但是粗略的與人生接觸一下，我就絕望了……喪氣……我們是軟弱的，我們是可憐的動物……我親愛的朋友，你也是智慧而且溫和的，你母親的乳使你成長，但是你還不會走進人生，你已經氣竭而病倒了……軟弱，軟弱！』

安諸在天將晚時，除了恐怖和怨恨以外，完全爲另外一個固執的感覺所苦擾。終於他明白了，他是想要吸煙喝啤酒。

他說：『我的朋友，我出去了，我要喊他們拿一盞燈來；沒有燈我過不慣……我是弄不來的……』

安諸走到門口，打開了門，但是倪克泰立刻就跳了起來，把門從外面門上。

他說：『你到什麼地方去？不行，不行！現在是睡覺的時候了。』

安諸說：『我只是出去一會兒，在院子裏散散步。』

『不行，不行，這是禁止的。你須知道你自己。』

安諸聳了一聳肩，問道：『我出去了，這對於別人有什麼兩樣呢？我不懂。』他又顫抖着聲音說：『倪克泰！我一定要出去！我一定要。』

倪克泰決然的說：『不要擾亂秩序。這是辦不到的。』

伊凡跳了起來，忽然嚷道：『太豈有此理！他有什麼權利不讓你出去？他們怎麼敢把我們關在這兒？我相信法律上是這樣規定的，不經審判不能剝奪他人的自由！這是迫害！這是暴虐！』

安諸被伊凡激厲起來，也說：『自然這是暴虐。我一定要出去，我一定要。他沒有權利！我對你說，打開。』

伊凡用拳頭敲着門嚷道：『你這笨豬，聽見了沒有？開門，不然我可要把門打破了！殘酷的東西！』

安諸遍身顫抖，嚷道：『開門，我一定要！』

倪克泰在門外說道：『說下去說下去……』

『不管怎樣，去請何博託來！你說我請他來一分鐘！』

『院長明天自己會來的。』

這時伊凡繼續說道：『他們要永遠不讓我們出來了。他們要我們在此地生根！呵，天哪，難道別的世界裏真的沒有地獄，這些壞東西可以被饒恕麼？正義是在什麼地方呢？』他自己走到門口，粗聲的嚷道：『你這壞東西，把門打開！我悶壞了！謀殺者，我的腦子要炸了！』

倪克泰趕快打開門，粗魯的用他的雙手和膝推安諾的背，又搖他的手臂，用拳頭打他的臉。安諾彷彿覺得有一陣大的鹽海的浪從頭向下展開，拖他到牀上去；他的嘴裏真的有一種鹽的味道；大約血從他的牙齒裏流出來了。他搖着手臂好像想要游泳出來似的，並且抓住了牀架，同時感到倪克泰在他的背上打了兩次。

伊凡高聲叫了起來。他大約也挨打了。

於是一切都沈默。微弱的月光從鐵欄裏穿過來，像網一般的影子撒在地板上，這是

很可怕的。安諾屏息着氣，躺着；他恐怕再挨打。他感到好像有人拿了一把鐮刀，擲在他的身內，在他的胸和腸臟上攪動了好幾次。他痛苦的咬着枕頭，將牙關緊閉，忽然在他混亂的腦筋裏閃着可怕而又難受的念頭，這些人此時在月光中映着好像黑影，將一天一天的忍受許多年的痛苦。他怎麼二十多年來不會知道這一層，也不知道呢？他不知道什麼叫做痛苦，沒有痛苦的概念，所以他是不該怪的，但是他的良心，與倪克泰一樣的殘忍粗暴，使得他從頭頂到腳踵都發冷。他跳了起來，要想大哭一場，趕忙跑去殺死倪克泰，後來再殺何博託，管理人和助手，最後再殺他自己；但他胸口已經沒有聲音，他的腿也不肯服從他。他喘着氣，撕破長衫和胸前的襯衣，暈倒在牀上。

## 一九

第二天早晨他的頭痛，他的耳朵裏營營作響，感到遍身非常軟弱。他想起昨天的軟弱，並不感到羞愧。他很懦弱，甚至怕月亮，從來不曾這樣開誠佈公的表現他的感情和思

想；比方，想到思索哲理的卑鄙的人真的不滿足。但是現在他什麼都不在乎了。

他不喫，也不喝。他默默的躺着不動。

他們問他問題的時候，他想到：『這在我好在都是一樣。我不想回答……這在我好在都是一樣。』

午餐後米海爾帶給他幾兩茶葉，一磅癖廬香料。黛綠也來了，臉上帶着沈悶的憂傷表情，在牀邊站了整整一個鐘頭。醫生何博託也來看他。他帶來一瓶安眠藥水，還叫倪克泰用一樣東西把病室燻乾。

到了晚間安諸中風死了。起初他顫抖得非常厲害，感到有病；彷彿有一樣反抗的東西透過他的全身，甚至達到他的指尖，從胃催迫到頭上，又流過她的眼睛和耳朵。他的眼前有一陣綠。安諸知道他的末日到了，記起伊凡，米海爾以及幾百萬人都是相信永生的。真的有永生又怎樣呢？但是他不要永生，他只想了一會。一羣鹿，非常美麗並且和善，這是他從前在書上看過的，從他身邊跑過；後來又是一個鄉下婦人拿了一封信向他伸着手。



……米海爾說了幾句話，後來什麼都看不見了。安諸便永遠埋沒了。

醫院的僕人走來，擡着他的臂和腿，送他到小教堂裏去。

他睜着眼躺在小教堂的桌子上，晚間月光灑在他的身上。早晨余吉走來，虔誠的在十字架前禱告，替他以前的院長合上眼睛。

第二天安諸便葬了。只有米海爾和黛綠兩個人送喪。

